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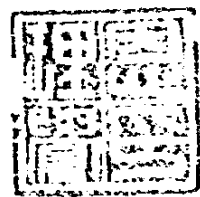
利亨張、耆 著
社昌王、耆 譯

亞爾斯本鑿聖維佳內傳



版出會學理真港香

香
港
聖
教
恩
函





鐸 本 斯 爾 亞
~ 納 雅 維 聖 ~

亞爾斯本聖維雅納傳

著 利 亨 張
譯 社 昌 王



香港真理學會出版

THE SECRET OF THE CURE D'ARS

(Le secret du Curé d'Ars)

by **HENRY GHEON**

Translated by **Mr. Silvester Wang**

(王 昌 社)

L-3

**Catholic Truth Society
King's Bldg. Hong-Kong**

亞爾斯本鐸聖維雅納傳

Henri Chéron
上海王

第一章 青年時代

一 引子

在十八世紀末葉，法蘭西大革命快要爆發，恐怖時代快要來臨的時候，它的一個小鄉村裏誕生了一個看來似乎極平常，其實真是了不得，真是偉大得不可思議的大人物。這位大人物憑着他自己崇高卓絕的精神生活，在祖國同胞遭慘浩劫之後，給他們傳達基多的和平，教他們反本求原，激悟人生真意義，恪盡做人的大本分；感化頑梗放蕩的人心，糾正不良的風俗和偏激的民情，消除彼此間的嫌怨和仇恨，因此消弭了階級鬭爭；療治他們的身心疾苦，引他們去惡從善，恢復健全康樂的精神。他的功業是富有建設性的——法國民族的精神建設——雖則在一般世俗人眼裏看來似乎卑微不足道，可是我們却以為比了他的同時代大偉人。人稱蓋世英雄的拿破崙一生所有純屬破壞性的豐功偉業。簡直要較勝百倍！這位大人物便是歐洲爲公教國婦孺皆知的聖若翰瑪利維雅納（Jean-Marie Vianney）神父。便是那出身微賤、天資又極凡庸，却漸漸修成了極高聖德，具有無上明智，善能燭照人心，洞見隱微，一輩子在神職界中佔着最低位置的亞



爾斯小鄉村的本堂司鐸。

給這位亞爾斯本鐸立傳的人有許多，各國都有亞爾斯本鐸傳的創作或是譯本刊行問世。我們讀了這些傳記，只覺得其中所記的，的確是極樸實却又極不平凡的史實。書中的故事果然是千真萬確的事情；可是這些事情實在太質直，太超越尋常了，使人覺得這是聞所未聞，簡直有些不可思議。所以我們複述這故事，講起來，教人聽了，總要想這篇故事多少帶着些神話意味。這却不妨。我們講的有憑有據的真情實事，決不能有半句空中樓閣，或是模糊影響之談。所以這裏我們先得概括講一遍，做個引子，然後再加以討論，使讀者們有所準備，不嫌突兀：

「從前，法國里昂省區內有一個鄉下小孩子，是基多信徒，從小就喜歡幽靜，知道愛慕天主。只因那在巴黎掀起大革命風潮的幾個自作聰明的大人物，不准人民誦經祈禱，這孩子慣常便和他的父母親屬同在倉屋中恭與聖祭。

那時司鐸們都匿迹藏身，不敢出頭露面；因為不幸被黨人拏住，就得慘遭殺害，落一個身首異處，連屍首都不知去向。正爲了這個緣由，若翰瑪利維雅納這孩子的腦筋裏，就想見司鐸職位的可貴，因此有了做司鐸的志願。

「可是他雖然祈禱很殷勤，却苦沒有學問。他只做着些牧羊鋤田的工作。趕他進備修院的時候，

他的年紀已不小了，明悟遲鈍，記憶力又很薄弱，每逢考試，總是「名落孫山」，慘遭失敗。他徒步遠行，去朝聖類日思的墓地，求聖人佑助。果然，他得蒙恩佑，記憶力增強了，繼續奮鬥；又因那時司鐸很稀少，限制較寬，所以他終能如願以償，學成晉鐸，奉派任職亞爾斯本鐸，便在那裏度他畢世的生活，一輩子在法國最小的鄉村，做着全國最小的本鐸。

「但無論如何，他的確終身做着亞爾斯本鐸。這不是常有的事情，因為慣常一位本鐸做了幾年後，總是要升遷調任的。而且他一生非常盡職，做這小鄉村的神牧，做得非常澈底。因此，法國最渺小的鄉村，竟擁有全國最好最偉大的本鐸。不久，他聖德的聲名傳遍遐邇，於是法蘭西全國的信衆絡繹前往，都到那裏去朝聖，都要見見他，瞻仰他的丰采，求他指教。來朝聖的人和他相見，聽了他的教誨後，都被他感化了。如果他不死，不難使法蘭西全國同胞個個殷殷向化，改過遷善。」

「他治愈了人靈魂肉身的疾病，復能洞燭人心的隱微，像看書一樣窺見他人的肺腑。童貞聖母親來探望他，地獄裏的惡魔把他恨如刺骨，抓住他的脚跟，把他拖着走，却不能阻止他做成聖人。」

「神長們拔擢他做主教的顧問；政府當局也把他列入榮譽團，給他加上騎士榮銜。後來，大家都稱他爲聖人。」

「可是他活着的時候，總想不出他們爲甚要如此。這正是一個極好的證據證明他應當享受這一切

的光榮。

「這一些事情都是在十九世紀中發生；在天堂上大家都懂得人的真價值，都要稱這一世紀爲「亞爾斯本鐸的世紀」，可是在法蘭西人民，我們不能期望他們都懂得這回事」。

上面說的無非是真情實事，但我們還該翻過這面金牌，看看它的背面。那裏，我們可以看到一齣戲劇，是其他千把齣雜劇的壓軸戲——我們看見有一個專務拯救人靈的主角，看見他所付的代價，看見他救得無數靈魂。在這壓軸戲裏，天堂、地獄、和世界都會了面。你要正式寫起來，總得寫上五六大本，那齣「人道」大喜劇比了在亞爾斯同時演了三十多年的這本戲，簡直是「瞠乎其後」，可是在亞爾斯演出的這本戲所有一些線索，都操在一個赤手空拳，毫無財勢的窮苦司鐸手裏，從頭到底，全由這個鄉下老頭兒一人導演着。

但我們寫這本書的目的不在追求高深玄奧的事理，不過根據蒙寧（*Morin*）若瑟維雅納，和德羅虛（*Trochu*）三位史傳家的傳紀和我們所徵信的種種特點，作一忠實的描寫罷了。其人其事，是莫測高深的，我們不想在這裏說個暢盡。但我們決不憑空臆造；我們敢說這本小書是一部信史。

二 「積善之家」

天主的聖召必然是一件神奇玄奧、難以索解的事情。這裏我們不揣譴陋，想給它設法解說一下。當十八世紀的末葉，法國的朝廷和一般都市中人，對於這一類的事情，大概已不再深信不疑了。可是鄉下民間，仍保持着他們的傳統信仰，絲毫沒有動搖，至少里昂一帶的人民是如此；他們的信德始終堅定不移，而且似乎有一點「固執不化」。有些人苦身克己的功夫，看來比了陽森派色彩還要濃厚。事實上，他們的信德是那麼堅強，只重實行，不尚空言，甚至有如若翰馬利的祖父這等人，竟肯留走江湖的窮光蛋在家過宿。這不是因為那時江湖上沒有壞人，不過那時的人還不至於像現在的可怕；再則，他們只知道謹遵聖經的教訓，以為只要是窮人，便是基多的活影像，招待他是理所當然，便把人情的顧慮丟在腦後了。

給本書主人維雅納司鐸立傳的幾位作家都津津有味地講着怎樣有一個神秘的乞丐會到他祖父伯多祿維雅納家踵門求乞。這個乞丐和尋常湖海客大不相同。他是一位德高行篤的苦修士，聖本篤拉伯爾（Benoit Labre）這裏，我們不妨把他的生平事順便提一提。

這個不速的怪客登門造訪的時候，正當年富力強的少壯時代，在一般人眼裏，當然不免要大為詫異，表示鄙棄。那時，他正從亞刀斯（Artois）來，打算到七泉（Sept-Fonds）地方的苦修院，好在那裏度他最艱苦的生活。可是他一路行來，不但風塵勞頓，亦且飽受飢寒之苦，身體就弄壞了，只得做一個遊方朝聖的行者，從此飄流露宿，沒有安居的處所。他也像全聖亞歷克西（St. Alexis）一樣，是個超等的窮人，

到處受人嘻笑怒罵，拳打足踢，抓住了摔在一邊。偶然也有幾個好人看他可憐，款留招待他，比他自己對待自己還要好。他每星期要守三次大齋熬着大暑嚴寒，長了滿身虱子，却全不放在心上，刻刻誦經祈禱，從不開口說話。有人問他，他就很客氣地點頭示意。凡是有名的聖地如羅馬，洛來得（Loreto）岡包斯底辣（Compostela）等他都去朝覲過了；他畢生的光陰一半行走趕路。一半跪地祈禱。他只活到三十五歲就溘然逝世。他的死簡直是因不堪窮困而死的。他好像是基多憂苦的暗影，在這崇尚物質文明，習慣驕奢淫逸放僻邪侈，忘却人生根本，甚至不信宇宙真神，否認自己是受造物世俗中，踟躕徘徊，給它一個警告，使有心人想見大難快要臨頭，這些頹敗的世俗中人不久就要墮入深淵，慘遭浩劫。

他到伯多祿維雅納家登門求乞時，是在一七七〇年，那時他正要到羅馬去朝覲。天主上智的手引他到這「積善之家」，他便蒙屋主殷勤款待，讓他烤火取暖，供他飲食，又留他過宿。合家人見他不同凡俗，便猜度他是個有聖德的人，請他給孩子們祝福，若翰瑪利的父親瑪竇便是其中之一。

本篤拉伯爾這回去叩維雅納的門，不見得是件純屬偶然的事情吧。十六年後，本書主人，伯多祿維雅納的孫兒，誕生入世了，領洗時取名若翰瑪利。難道也是偶然的？天主上智的措施決不是無緣無故的。同樣，一個初生的孩子領洗時的題名是給他一種終身的保護，更好說是天主給他指定了保護人，使聖人們一概要成別的聖人們精神上的後裔。天主既已指定了先輩聖人們作後輩聖人的主保，這些聖人不論是已經去

世，或是尚在人間，便都要來佑助被保護者的家屬。本書講的這位聖人是在三重基多的印號下誕生入世的；就是「謙遜」，「神貧」，「貞潔」，三種基多信友所當奮勉勤修的德行。這三種德行歸結到一個「愛」字，是實行愛德功夫的三種不同的方式。這個「愛」字，在聖維雅納的祖先眼裏，原是看得極重的哪。

三 幼時的背景

在里昂城的北鄉有一座村莊叫大笛里（*Dardilly*）居民約有一千餘人，維家便是其中的一戶。那裏，有一座高爽整潔的農家宅屋，正是若翰瑪利的祖宅，至今依然無恙。他的父親瑪寶維雅納，母親瑪利亞白羅氏（*Blaise*），先後生下了六個子女，他居第四。

那時，法國的農學生活是怎樣的光景，在相隔兩世紀的我們實在不容易捉摸。我們必須想見那時農民工作繁忙，却幸生當盛世，克享昇平之樂。農忙時，田間需人耕作，迫他們專心俗務，可是他們的宗教信仰，沒有受到擾亂，就拉住他們向慕天堂，不忘救靈要務。他們的信德很堅強，彼此相見，談談聖經上的故事，正和現代人們談論報紙上不實的新聞一般。總之，我們必須承認，那時，先知們說的話，和新聞記者的言論一樣有價值。每天晚上，大家要公念晚課經；鄉人們昭事的虔誠要比現在好得多。若翰瑪利從小學習教中道理，他懂得五穀怎樣生長，同時也知道了耶穌基多降生的故事。他大了以後，父母就教他牧

羊，他雖則還是個孩子，却是頭腦十分清醒，思想十分活潑，知道父親操作勤勞；見母親熱心恭敬天主，也知道羨慕。後來他曾說：「德行很容易從母親心裏傳達到兒女們心裏」。

聖類斯公撒格生長王廷，正當道德墮落到不堪設想的文藝復興時代，我們可以了解他爲什麼要厲行修省功夫，度着極端克苦的生活。他要保持靈魂的純潔，不得不雙目下垂，不敢正視。但若翰馬利儘不妨睜開眼隨意看人，那裏全沒有不堪入目的人物，景像，使他留下不良印像。不過他性情躁急，而且從小就感覺到幽靜的需要。他的目光轉向着他的內心，不是爲避免接觸不善的景像——因爲他只聽人講起，才知道種種的不善——却是爲要更清楚地照見諸善。他在正經的勞作，日常的生活，和他每天的祈禱以外更看出那諸善所依歸，至高無上的至善。他欣動操作，也喜歡遊散，却更領悟得更高深的事理。他懷抱着極偉大的心志，絕不畏縮苟安，爲要掙得一切，竟把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意願完全克除了。

保祿鮑勒 (Paul Borri) 曾有一幅很好的圖畫，描寫那大家始終深信不疑的一件傳說的故事，一天，傍晚，白羅氏夫人找她的兒子，只見孩女遠在牛棚那一邊跪在草堆裏，一隻手擎着一尊小型聖母像——是孩子心愛的玩物——他正在虔誠誦禱，沒有聽到母親來找他。一個四歲的小孩子，竟會這樣玩耍，這實在是件令人詫異的事情，可是天真爛漫的孩子們是慣會教大人們打驚失怪的；什麼不平常的事情，他們都害怕做出來。要是只看他們的任意行動便對他們的將來加以判斷，那真是妄人了。若見某孩子有些好處，便

担保他一輩子做得好人，那更見得是愚妄極了——當然在有人攻擊他不得不替他出頭辯護時，又當別論。小小的反對並不傷靈心中最深的情感。即使人類已受創傷的本性不記自己受過洗禮，使若翰馬利有了機會，便可以重新控制，他的靈魂，但時世的恐怖就會毅然決然飛躍到那對面的戡盤裏，使他平衡。再過一年法蘭西大革命便要爆發，這孩子要躲起來才可以做他分內應為的事情，當然，法國的大革命，決不是為造就成功一位聖人而爆發的。

四 恐怖時代

法蘭西大革命突然爆發，這件震動全世界的大事情，在大笛里村中，差不多不會引人注意而悄然過去了。可是政權落在一班粗魯無知的暴徒手裏，素來奉為國教的公教教會勢必不免大受擾害。全國主教司鐸們都得向革命政府宣誓効忠，和羅馬教廷脫離關係才准繼續供職；因此，便有許多守正不阿的神職人員飽受艱難，備遭荼毒。大笛里的本鐸起先也會宣誓，後來自覺羞愧，取消前誓。讓那已宣誓的司鐸來繼任。維雅納一家先還想不到自己的神牧是個徒叛，但漸漸聽出他講的道理，儘是些奉公守法的話，並不教人熱心恭敬天主，謹遵聖教規誡才恍然大悟，於是合村信眾逐漸退出舊堂，不再聽他胡說；大笛里人於是開始遭到磨難了。

於是一般違背政府命令，被地方當局下令緝捕的司鐸們不得不一齊隱匿，却幸信衆一致擁護，竭誠援助，才能掙脫惡魔的毒手。大家都願意留他們躲在家中，幫他們喬裝改扮，供給他們衣服飲食，和一切的需要。鄉人們約定了秘密集會的處所，每逢主日，請一位司鐸來行聖祭，這些地方往往很遠，很秘密，信友們在半夜裏就得起身趕路。才能趕到。他們回到聖教初興時代的地窟生活，把倉屋作爲聖堂，用一隻麵包箱做祭台，誰都不得高聲誦禱；因爲不幸被軍警發覺，司鐸就得上斷頭台，與祭信衆都被監禁，或是流放到荒島上，生在這樣的時代，做甚多信徒，真是十分值得呢！

那是若翰馬利所參與的聖祭，實在是出乎尋常。聖祭的儀式果然和尋常一樣，可是價值已到了最高點。因爲參與這些聖祭的人不但把吾主耶穌的聖血奉獻天主，還準備把自己的生命和熱血一齊奉獻。這孩子會問人：「司鐸是甚等樣人？」有人告訴他，司鐸是一個爲救衆人靈魂，情願自己受死的人。顯然司鐸的職務是極高的極尊貴的；死亡對於人生也有了更廣大的意義。

聖堂的巨鐘不響了，整個大笛里村籠罩在愁雲慘霧中。這當兒，若翰馬利每天夜裏要帶到床上的聖母小渾身像，連聖人聖女們的聖像，和吾主的苦像，只怕被人掠奪，不得不什襲珍藏。法蘭西已把天主擯棄攆走了。這孩子也許已經許下心願要迎接他回來。

五 小牧童也是小教士

我們生當舉世若狂的二十世紀，對這鄉下牧童的處境已不再有所詭羨了。他度着幽靜、沈默、逍遙無礙的生活，這一切正是靈魂必需的食糧。現代鄉村兒童，識得幾個字，每到田野間，便隨手帶一本粗俗不堪的俚歌小說去消遣光陰；一般都市青年，更大都醉心影劇，崇拜影星，和同伴們閒談，總離不了這回事：這種光景誰能責備他們呢？在十八世紀時代，法國民風還撲實，牧童們到了田野間做父母的總教他們織襪消閒，使他們比較坐得穩，因此更注意自己的職守，還可以保得他們不至把心思完全用在撈魚，摸鳥窠，這一類頑皮孩子的勾當上，甚至玩昏了，丟失牛羊。他們祈禱，時候也多一點，無論如何，總比現代人自然些，因為他們還沒有受到邪說謬理的流毒，沒有人教他們相信「天堂是屬於航空人員的」這一類的歪話。鄉下孩子們即使不是一律好得多，至少還沒有人剝奪他們學好的一切可能性，所以很有許多看牛牧羊的男女兒童們都成爲天主的朋友。

若翰瑪利做罷了織襪的工作，讚美天主便成了他的賞心樂事。他的一雙手並不呆笨，閒着沒事，便取些泥土塑成幾個小型聖像，特別喜歡做聖母像。他把自製的聖母像供在一棵老楊柳的空窠裏，採些野花放在四週做供獻，不時跪在像前恭念玫瑰經。這種舉動使附近牧童們見了覺得新奇，他們不能到堂與祭到如

今已有三年了。他們的父母沒有維氏合家的熱心和英勇氣概，聖堂封閉了，他們只得聽天由命，把自己的信仰隨便放棄了，毫不躊躇。這些孩子們便問，若翰瑪利在幹什麼；那泥塑的婦人是誰。他於是欣然給他們仔細講解一番。他心裏感覺十分愉快。不是爲愛虛榮，只爲着自己的信心；爲可憐這班孩子的靈魂才如此。真這像靈蹟一般從他這麼一個孩子的嘴裏傳達出來，這竟可說得是一種靈蹟。由於他母親的諄諄教導和幾位不變節司鐸的秘密訓誨，他小小年紀，已學得真道真理，無疑地，他也必會蒙天主親自啓迪，因爲天主鍾愛他，這時候已把他提拔到知識的境界。孩子們圍住他，蹲在草裏聽他講道。他彎着身子向他們細說端詳。我想假使我們能聽到一次他的這些臨時的宣講，便知他講的話必然和他三十年後在他所創辦的上智孤兒院中講的相彷彿。那時，他已是六十以上的白髮老翁了，歷年勸化的罪人也許已有十來萬，可是他講來依舊和孩子一般，用爽直的音調，令人悅服的說法，和十分的好意，侃侃而談，毫不躊躇。他每每要向屬下信衆說：

「我的孩子們，我們必須愛慕天主於萬有之上。」

「我們必須孝敬父母，聽父母的命。」

「我們切不可犯罪，因爲犯罪是得罪天主的。」

「我們要是犯了罪就該痛悔，趕快滌淨我們的靈魂。」

他年幼時，常在桑德梅勒（*Chante-Merle*）山谷中牧放牛羊，便已開始理會牧童生活所有深刻的意義了。後來他在講道中會借牧童生活作比喻闡發他的道理。這種觀念必然是從他自身的經歷得來。他說：「我們該和牧童們在冬季的田野裏所做的一般做去——人生正是一個嚴寒的隆冬呀！他們生火取暖，却要不時冒着寒冷，跑出去到四下裏拾柴添火。假使我們能像這些牧童一樣，知道怎樣保存天主「寵愛之火」，用祈禱善工做燃料添火，使它常燃不熄，那麼，這火就決不會熄滅」。

一個七歲的牧童向儕輩宣講聖道，幾個年長的聽了，有時自不免要譁然大笑。但他也能發笑，便也一笑回報他們；那笑他的人反覺得自己笑得太沒意思了，只得也像其餘的同伴一樣洗耳恭聽。這位小教士於是贏得了衆牧童的心，個個都服他。他們不再拒絕和他一同祈禱了，也肯和他同唱聖歌，排隊遊行，參加迎聖母典禮，——這孩子竟想得出自己捧了聖母像，在田野間巡行，做一個粗草的木十字，教一個孩子擎了在前開道。他舉行這大典禮，自己做主禮，雖則是遊戲，却頗有莊嚴肅穆的氣象，他教大家一本正經，幹這件事要相當鄭重，必要時還該肅靜無譁。他的小朋友們都能像他一樣，理會得這一切舉動是崇高卓越，在天主前有功勞的，尤其是因這是政府所認為不合法的，所以更見得這是好事。

八歲時，他開始上學讀書；十歲，就在二位司鐸手裏行初告解。這位司鐸在煌煌禁令上，扮作平民模樣，天天冒着生命危險，在鄉村往返巡行，秘密行使他的神聖職務。這回他按臨大箇里村，由羅家招待供

應。若翰瑪利便在自己家裏，一座時辰鐘下面，跪在這位司鐸跟前，第一次「自訟自承」。告明自己的罪過，求天主赦宥。他初領聖體時，已十三歲多了。這回，他和其他幾個孩子們，在鄰近某大戶堡邸中，同時恭領這聖體聖事。教友們在集會行禮時，把門窗都緊閉遮掩了。

到了一八〇〇年，各處聖堂重行開放，法國又把已擯棄的天主迎回來了；但許多人已經忘掉天主啦。幸而若翰瑪利的母親白羅氏出身的地方，和大笛里相去不遠的愛古里（*Bully*）村新來了一位有德行的巴蘭（*Balley*）神父做本鐸。他真是一位富有宗徒精神的神牧。因此，天主便派他担負一件光榮而煩惱的任務，先是懷疑莫決，接着便加鼓勵，末了決心陶冶範鑄，努力從事於造就一位聖人的工作。

六 失學後埋頭苦讀

假使天主願意顯揚全體聖人們，使他們個個受人尊敬，那麼，巴蘭神父一定會被迅速捧上祭台。無如聖人聖女們經天主顯揚，使我們得以知道尊敬的真是寥寥無幾；惟有那些蒙主特選，親自直接參加救世偉人大功業的聖人聖女們，天主才讓我們知道，教我們公開敬禮。巴蘭神父的同胞兄弟中，一個哥哥曾經背叛天主（差幸後來終於悔悟了）另一個却爲天主而捨身致命。他的剛毅而精細的靈心因備感憂苦，而飽經磨折；一方面得見兄長爲主捐軀而向慕情殷，一方面又痛惜同胞的背主從邪，而亟思拯救，他內心的

痛苦，真可說是無以復加了。魔鬼遇有機會，便多方設計，滅除熱心救靈的神職人員，盡力阻撓他們的收穫，然而收穫畢竟是豐盛的，迫切的要圖只在物色新人，獎掖後進善加訓練，使他們努力工作罷了。

同時，維家的農務，也須添人工作。家主馮資漸漸年老力衰了，更需要兒子們做帮手，分担他的重負。於是若翰瑪利雖然尚未成了，也得跟兄長們下田耕作。但他有心替父分憂，往往不嫌勞苦。加倍努力。他習慣了勞動生活，身體就結實得多，所以後來能不怕辛苦，獨膺煩劇。他早已有天主的聖召，這時候仍始終保守着。他喜歡看聖書，四聖史的「福音經」，「師主篇」，和「諸聖行實」這幾本書常愛不釋手。他也並不性急，只等着天主預定的時刻。他的母親却已猜到他的心事了，便勸丈夫把若翰瑪利送到愛古里，她的妹夫翁培（Bumbert）家住下，托姨母瑪加利大翁培照管，好教他從那裏的司鐸讀經受課，學習要理。

一個人決不能知道對於自己，甚麼是最好最有益的事情。這個胼手胝足，容顏瘦削得像皮包骨一樣的大孩子，從初領聖體到如今，過了五年隱晦的生活，和吾主耶穌在家推創一般，天天在田裏揮着鋤頭，不住操作，眼看如駛的光陰一年又一年的過去，自己的志願，一步也沒有走近：試問他在這五年中究竟得到了甚麼益處呢？你看，益處一定是有的。他在這五年中已有了很大的修養功夫。順聽主命，秉性良善，恒心忍耐，這些都是他日後修成聖德的基礎。不過他把學業拋荒了，五年過後，他已成了一個十九歲的農家

壯丁，却不學無文，程度還不及一個小學生，比一個鄙野村夫好得有限，就這樣去拜在巴蘭神父門下，求他教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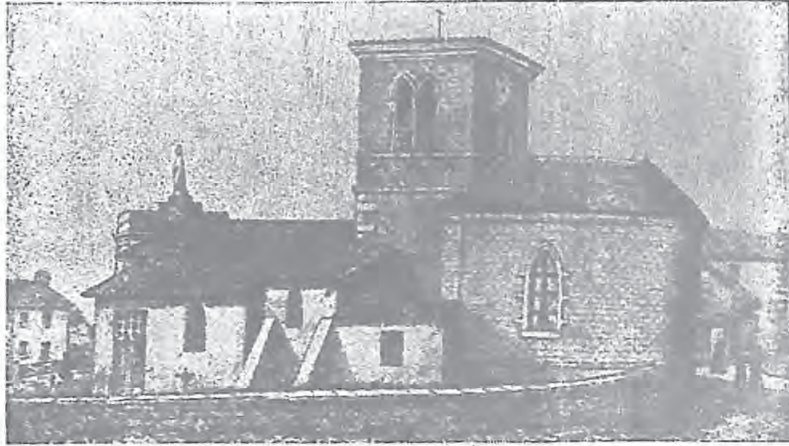
老實說，巴蘭司鐸初次和他相見時，沒有得到什麼良好的印像，但後來聽他講的話那麼懇切，那麼明白，對於唯一重要的天主所啓示的大學問，又是那麼有把握，這位神學家就張開兩臂。竭誠歡迎他了。他想這孩子欠缺的是記憶力呢，還是只短着教誨？他的外貌很粗笨，不知他的頭腦是不是一樣？

經過一兩回試驗，巴蘭神父就看出這大孩子苦的是沒人教導了。他拿起書本，正像一個小孩子拿起鐵鎚一樣，知道大概怎樣使用，自己却沒有力量拿起來使用。他用終身慣用的方法打算克勝這愚昧不學的困難，這種方法，以後使他獲得最確定的勝利，制勝了那窒息人明悟的肉身的惰性。這個方法，便是克除肉身的偏私。如今他要從事比在田間耕作十倍困難的奮鬥了，所以他在姨母家裏只喝湯，不吃菜，還囑咐她在沒有加上奶油時，先把湯盛出一碗，留着給他。他又把自己的一份麵包減少了。同時，他哀矜窮人的善工，也做得比以前多了，一天，竟脫下自己的新皮靴，和道旁乞丐的木屐交換。他因自己明悟遲鈍，只怕學業無成，不能晉鐸，便專心祈禱，懇求天主矜全；他的祈禱既懇切，又冗長，要把所有的衷懷向天主盡心傾吐；夜深人靜時，更向天主細訴苦衷，久禱不輟，直到失眠害了病，才罷。無奈他的腦筋依然遲鈍，前途仍不見有半點光明。他滿懷悵惘，幾乎要知難而退。

在這緊要關頭，他似乎得到了一種啓迪，突然起程上道。他決計不辭道遠辛苦，要爬過魯萬斯克（*Lourea*）山，到維伐萊（*Vivaraia*）去朝聖求恩，還要像聖本篤拉伯爾一樣，一路乞食求宿，徒步前往。維伐萊是耶穌會司鐸聖類日埋葬骨的聖地。類日思神父生前在這一帶地方敷教訓人，救得無數靈魂，建樹了極大功業。不論盛暑嚴寒，他整天坐在告解座中，聽信衆絡繹不絕的前來行告解，甚至廢寢忘食。他的死可以說是爲給人聽告解罪而死。他爲多引幾個靈魂歸向天主，不惜犧牲自己的身體健康，至於心力交瘁而死，只要一息尚存，決不肯爲自己的眠食休憩，錯過了拯救一個罪人的機會。這時候，若翰瑪利竟不知道天主上智的措施早已給他安排下同樣的境遇和歸宿了，要他日後追蹤前賢，同樣担負這榮主救靈的偉大使命。這回，他不帶分文，跋涉長途，走的又多崎嶇難行的山徑，走了約有一百多公里才到達了目的地。一到維伐萊聖地，他就跪在聖類日墓前，求聖人做他的中保，轉求天主賜他力量，光照他的明悟，開啓他的茅塞。他這樣懷着一片至誠心去朝聖，自然要有求必應咧。

從他朝聖一回來，似乎那擋住他思路的一層障幕就揭去了。天上的甘露滴在他的厚腦壳上，把它化去了一層；他的記憶力立即由遲鈍而變爲靈敏。從此他學過的就能懂得記得。以前，他總想自己愚笨無比，現在，漸漸覺得自己並不那麼蠢。可是這一重障礙剛撥開，新的障礙又擋在前面了。

七 在災難中



◁ 堂 聖 斯 爾 亞 ▷



◁ 宅 住 鐸 本 納 雅 維 聖 斯 爾 亞 ▷

幾個給他立傳的史家們憑着滿懷好意，不憚煩勞盡力找尋種種誘過的緣由，替他辯護，駁斥那教仇們對他所謂「入伍潛逃」的攻擊。這正完全不必。我們的立場非常明白。他果真有「潛逃」情事，那正是他的正當行爲，而且他確有兵役的天職。在現在時代，凡是能執戈衛國的法國公民都得向國家繳納這「血稅」。除了幾個儒夫和愚夫之外，誰也不想規避，這做國民的應盡義務。這在上次大戰時便已證實了。可是照世界上的現行局勢看來，似乎這條不容規避的法律是爲適應公共安全的需求，那簡直是更不合理，更足令人駭怪的事情。我們處於神職人員的地位，只得憑順聽天主命的心意接受下來，有時候也許要欣然接受。但我們有絕對主權對這法律表示痛恨。這正是一種回到野蠻時代的不能錯認的記號。在比較得享和平，基多聖化比較昌明，因此比較文明鼎盛，軍隊出於召募的時代，各國的君主和人民見了這種強迫徵兵的法令，必然要表示駭異。當一八零九年若翰馬利被徵入伍的時候，法國教會當局所倡導而發動的那徒然塗炭生靈無裨實際的十字軍，引起了拿破崙的稱霸野心，幾番無故興兵，東征西討，終於釀成兵連禍結，全歐鼎沸的局面，然而這却治愈了法國農民千餘年來依據正義人道和簡單常識所有牢不可破的成見。那時，我們對於所謂「公民」的抽象定義還沒有成立，可是公民的痛苦却已充分暴露出來了。無論如何，凡是基多信徒決不能想像專心奉事天主。給世人傳報和平的神職人員，只爲着遵從國家法令的要求，便該從事流血慘劇的義務。如果換了一個觀點，國民被徵入伍是爲參加抵抗外來侵略，保衛國家民族的神聖戰爭，那就

截然不同了。所以上次大戰時，司鐸修士們個個毫不遲疑，挺身應召，到戰場上執戈殺敵，捍衛國土。可是那時拿破崙的稱霸戰和一九一四年法國抵抗鄰國侵略的戰爭顯然大不相同；那麼，當時一個修院生所處的地位，和一位參加凡爾登戰役的司鐸所處的地位，當然也不能相提並論。若翰瑪利對於自己的身靈，對於自己的聖召，對於天主，都有拒絕應徵的天職，因為凡是國民都有天賦的人權，尤其是獻身事主的主教、司鐸們，更不該爲了獨夫求逞他的野心，徒供無謂的犧牲哪！

關於本事件的原則有如上述，這原則是很容易了解的，不必再加伸論。現在，我們不妨轉換方向，把當時的事實考察一下。一八〇七年封齋期間，若翰瑪利已在拿破崙舅父范樞機（Card. Fesch）手裏領了堅振。因着大革命的禍亂，里昂全區已有好幾萬青年早該領堅振聖事而落後了；因此，范樞機每次按臨各屬，每天總得有兩三千男女青年在他手裏領受聖神的神恩。若翰瑪利領了堅振後，只過得幾天，便已奉到了徵召入伍的命令。可是事實上，里昂總主教范樞機已向拿皇求得了特准，所有屬下修院學生，也可以和本區司鐸們一般，一概免除兵役，而且若翰瑪利也已因着這特准免役的成案，挨過三年了，沒有被徵。不過這種寬典是暫時的，不能算是定例，要繼續援引，仍須及時申請。一八〇七年再度徵兵時，里昂區的修士們又因范樞機的請求，已重邀准免役了。可是總主教公署辦理造冊的人員，大概把若翰瑪利維雅納和其他三個修生的姓名漏列了，沒有替他們重行申請，所以事後要謀補救，也已不及。教會當局無論怎樣解

釋，徵兵事務所却執定不准。又因那時西班牙和奧國聯合來攻，軍情緊急，法國軍隊，經過了幾番大戰，折傷不少，亟待補充，徵兵命令急如星火，於是維雅納修士就被編入羅育納補充隊，奉令立即前往入伍，轉赴前線。

若翰瑪利在埃古里接到了這命令，巴蘭神父不由不大吃一驚，便急急趕到里昂，設法挽救，却因里昂神職班冊籍上沒有修院生維雅納的名字，軍部方面堅不承認；巴鐸再四力爭，終歸無效。維雅納修士却並不扭憂焦急，惟有順聽天主安排罷了。他一生始終是這樣事事奉行主旨。因為他認定萬事都是出於天主的措施，以為如果天主要他去戰死沙場，那麼，他的流血必然是免不了；假使天主別有緣由，要他留在這世界上，那麼，此去天主自會護佑他，使他不死。他於是先到里昂總部報到，準備跟大隊出發，不料到了里昂，他就病倒了。他被編入的這一隊是新兵。先得開拔到羅阿納（Roanne）去訓練，然後加入大軍開到前綫和西班牙軍作戰。他縱然有病，也不能不去，不過長官許他坐車去，總算是優待了。可是他一路顛簸，又受了寒，到得羅阿納時，病勢更重了，只得進醫院，治了六星期，才能勉強行動，便又奉到命令，催他起程，趕緊歸隊，向西班牙邊境進發。

在醫院裏担任看護的修女們見他大病新愈，身體這樣虛弱，都說這位熱心有德的青年，這一去定必死在途中，決不能到西班牙臨陣殺敵。維雅納修士却說：「沒奈何，這是國法呀！」當天——一八一零年一月五

日一下午，他就到隊長辦公處領取路由單，準備回醫院收拾一切，整裝待發。可是他路過某處聖堂時，邊不住愛天主的熱情，就身不由主的進堂叩拜，卸下肩負的行囊，放在師主腳下，開始祈禱了。他祈禱多時；他的祈禱的確太久了，等他禱罷出堂時，辦公處已關了門，大隊也早已出發去，得很遠了。他再去見隊長，竭力解說一番。隊長白朗嘉見他違令來遲，便大加申斥，幾乎要把他拘禁起來。不過仍發給他一切文件，着他趕緊追上，務必加入後隊。

這個可憐的步卒扶病出征，萬分盡力，却總沒法彌補已經耗費的時間。他走了一會，害怕自己走錯了方向，一天在暮色蒼黃中，他走進了福來（*Korea*）山，覺得自己筋疲力盡，再也不能舉步了，他就在一小叢林坐下，這當兒，忽然有一個素不相識的青年，迎面而來，見他容顏憔悴，力乏神疲，他對他說：「你是軍人嗎？」是的，先生——你是回轉到軍隊嗎？——正是——我想你不見得就動身，向前再進吧？——我的力量不行了，——對，跟我來吧，我知道有一處地方很妥當，你可以舒舒服服睡一宵」。

這並不是魔鬼借形出現來陷害他，却是個人，是個逃兵，他的名字叫茄葉（*Gay*）。這時候若翰瑪利疲乏已極，身上又大發寒熱，再也支撐不住了，只想找一個安穩的地方好好睡上一夜，明天再作計議，便身不由主的跟着他去了，心裏却懷着滿腔善意，以為睡了一夜，寒熱退了，精神也恢復了，下一天就能加緊脚步，追上後隊，全沒有想到這簡直是一件辦不到的事情哪！他也沒有什麼別的辦法呀？以前，天主安

排下教他做軍人，如今又使他做了逃兵，這都是天主的聖意。

他於是匿迹深山，度了兩年遁客的生活。

深山中有一座小村子叫諾埃斯 (*Les Noes*) 位在山林幽邃的地帶，離村五六里有一座莊子叫路家莊 (*Les Robins*) 是村長保祿惠育 (*Paul Fayot*) 的住宅。這位村長是本村的老農，爲人慈善和易，深得合村人的愛戴。可是他對於拿皇的政府心懷不滿。維雅納修士很微倖在這舉目無親的地方遇到了這樣的人物，只是他已收下兩個逃兵留在家裏了，如今要他再收一個，當然不免要大費躊躇啦。然而他終於不忍坐視不救，便決計替這新來的設法，打發他到寡嫂克勞底納惠育家裏，暫且托足。

若翰瑪利到了她家，便改名曰羅尼莫維增德 (*Jerome Vincent*) 惠夫人先教他在牛棚裏躲了兩個月，親自給他送飯食，然後教他和自己的子女相見，對他們說這是表兄，來村避難。到了晚上，這位「日羅尼莫表兄」才敢出外散步，換換空氣，給「表姊妹們教些經文，或是講些故事，和聖人聖女們的行實；白天在家做些自己的事情，或是幫助惠夫人做些家常雜務，從不敢探首門外；要想參與聖祭，當然更是有願莫償了。他小時候，地方當局不時到他家搜捕本堂司鐸，因此常在驚惶懼中度生活，想不到如今自己竟成了被人搜捕的目標，更不免要天天提心吊胆，坐立不安了。據說：有一天他正在近處工作，忽然得報憲兵來村，就跑到倉屋前，跳進牆洞，鑽在草堆裏蟄伏不動。不料憲兵們已跟蹤追尋，竟到倉屋中細加搜索；其

中有一個更用鎗刺擦撥草堆，刺着他身上。

起先，惠育夫人和她的子女們見日羅尼莫表兄虔誠誦禱，還有些疑信參半，想他未必是真熱心；但不久他的德表日見顯著，大家就對他心悅誠服，莫名欽佩了。後來，他辭別還家時，惠氏一家沒有一個不惜別依依，甚至潸然淚下的。他到惠家後，感念着惠夫人的恩德，便拜她作寄母，小心奉事她。他的「表姊妹們」也待他情誼殷厚，和手足一般親近關切。以後，他把惠氏一家當作自己的第二家庭，一輩子關懷掛念，永不能忘。

他在諾愛斯逃役避難整整過了一年，不敢給家中報一個信。合家人自從他失蹤後，就此音訊杳然，弄得生死不明，早已不希望再和他相見重聚了。但當然他未嘗不刻刻掛念着父母兄弟，不能長此緘默，終於找到機會，把自己的行蹤稟告雙親。恰好那時拿皇戰勝了奧國，恢復和平，並和瑪利亞露依斯公主成婚，大頒恩赦，羅雅納修士才得脫免了逃役的罪名；軍部方面還許他只要能覓人自代仍可依例免徵。於是他的胞弟小方濟各皆願代兄入伍。若翰瑪利便把自己名下應得的三千法郎讓給他承受，這樣，就結束了這件公案。後來，聖人的一位同志提起這回事會說：「這件事，不論是因他自信不差，才這樣幹，或者他相信這是出於天主的措施，可是他自問良心坦白，總不相信自己負有罪責」。

天主不許世界上的帝王當道奪去他的「特選之器」，也不讓他們妨礙他的計劃。

八 有志竟成晉登鐸品

若翰瑪利獲赦回家時，是在一八一一年一月初旬，不料歸來不滿一月，他的母親就一病不起了。他久別慈顏，深知母親心裏悲傷憂苦；這回災退還鄉，幸而還趕得上侍疾送終，不但安慰了慈母的憂心，還能稍盡一點孝道，真覺得不少安慰。他把自己的心事向臨死的母親和盤托出，好教她轉達上主。她自然沒有使他失望，巴爾神父讓他回到他那裏繼續攻讀。他還留他和自己住在一起，供給他膳宿，好替他加緊預備，趕早送入萬里埃（Verrieres）小修院肄業。萬里埃小修院加以整頓，已秘密重開。只因世亂時艱，司鐸非常缺乏，修生們只須專攻哲學一年，神學二年，便可晉陞司鐸，所以萬里埃修院學業的水準極低。可是維雅納修生的程度還要低。他如今已有二十六歲了，年紀比他的老師還要叨長一點，可是學問却不及那年紀最小的同學。他在全班中成爲笑柄，偶然開口，便惹得同學們哄堂大笑。但他自認愚魯，坦然樂受，依舊孜孜兀兀，努力攻讀，並不灰心。可是他雖則才疎學淺，聖德神業却是日盛月新，爲儕輩所不及。同學中有一位志在聖賢的同學，瑪塞倫尚巴匿（Marcellin Champagnat）和他同攻哲學，天資不佳，年紀比他只小三歲，學業也很落後，他們倆的境遇相類似，性情習尚也很相近，德業志趣更是相同，所以他們倆同堂課讀互相切磋砥礪，十分相得，不久便成知己。也許全院同學中，只有他們倆才能彼此互相認識，

各自辨認得出對方所有天主特選的標記，這在他們，要比世界上所有全部學識更有價值。他們兩人的才學雖感不足，可是他們的德業已儘够彌補這小小的缺憾了。

他們倆在萬里埃畢業後，同時升入里昂聖依列納（*St. Iréné*）大修院。但那裏師長們的耐性就差多了。維修士雖則滿懷善願，渴盼學成晉鐸，無奈五六月來努力奮鬥的結果，看來依舊成績全無。於是院長和教授們斷定他難以造就，便命他退學離院。他的拉丁文實在太欠缺了，幾番考試，他總是不能對答，這件事簡直毫無辦法，惟有徒喚奈何罷了。

晉登鐸品已絕望了，他不得已，只得退一步，想進里昂小公學修會做個教學修士，已和他幼時的同學若望杜蒙約定了，又虧巴蘭神父竭力慰勉，勸他取消前約，繼續未竟的志願。他重把這位被黜的大修院生留在身邊，不憚煩勞，悉心教誨，整天陪着他埋頭苦讀，好教他隨時質疑問難。大約過了三個月光景，便教他回到修院，去應低級神品的考試。他向主考諸公一力保舉，保證維雅納修士的人品學問，說他知道他的生平，比誰都明白。可惜這個天資遲鈍的學生，聽說主考的都是有名的碩學鴻儒，一經點名傳喚，便覺心驚胆戰，徧促不安了。他的拉丁文雖則比較已有進步，還是聽不懂艱難深奧的詰問，倉皇應對，講得毫無頭緒，使主考諸公不見他有甚心得。

巴蘭司鐸一見門生回來時的光景，便猜出這件事凶多吉少。他向他盤問得這回應試詳情，斷定已到了

千鈞一髮的緊要關頭；因此，第二天，他就動身親到里昂，找他的同志葛勞博司鐸，同去謁見主考的鮑夏副主教，竭力陳說維修士的德行。鮑副主教答應重加考慮，又因巴神父堅決請求，准下一天會同大修院院長同到埃古里親自接見這落第修生，再加考問。這回，維雅納修士比以前胆壯多了，不至驚惶失措，應對得總算不差。但副主教雖然滿意，可否晉鐸一層，他却不能自專，還得向總主教請示裁決。那時，拿破崙兵敗退位，已遭放逐。范煦樞機是皇室近戚，不容留國，便奉太后出奔羅馬，托庇教宗，里昂教務由首席代牧顏蓬司鐸暫行代理。這是一位熱心率直的人物，只問巴蘭司鐸的門生是否熱心，是否恭敬聖母，又因那時司鐸感極缺乏，許多本鐸區沒人主持，所以他認修生們學業稍差一點是不妨事的。巴葛兩司鐸於是極力保舉，說維雅納修士的確做得熱心的表率。顏代牧便說：「好吧！其餘的事情自有天主的聖寵光照他咧！」

顏蓬代牧這句話真說得再好沒有了。本書所講矮爾斯本鐸一生所有接連不斷的成功的奇蹟，唯一的秘訣便在始終一致，全憑着天主聖寵的扶佑，貫澈進行；也惟有天主的聖寵，才使他的成功獲得完全的解釋。一切都從天主得來，在人力一方面簡直是一無所有。

因此，這年七月二日，聖母往見瞻禮，維雅納修士獲得了特別恩准，便在里昂聖若望大堂領受低級神品，同時祝聖了五六品神職，主禮的是格倫諾伯（*Grenoble*）主教薛蒙大司牧。（*Mgr. Simon*）特地從依

才勒 (Iscariot) 趕到行禮。下一年 (一八一五) 六月二十三日，仍由薛主教在原處給他晉授六品神職。幾月後他徒步到格倫諾伯去領受祝聖。在洛倫若伯大修院的小堂，由薛蒙主教祝聖他做了專務奉事天主的司祭司鐸，他生平的志願終於獲償了；巴蘭神父多年教誨的苦心，終於獲得了預期的酬報，沒有成爲泡影。然而里昂神長們仍以爲他對於倫理神學尙多欠缺，雖准他晉登鐸品，暫時却不給他解罪神權。

維維納修士晉登司鐸神職的日子是一八一五年八月十三日，離法蘭西蓋世英雄拿破崙破崙在滑鐵盧兵敗被流時，還不滿兩個月。這的確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大事情。第二天，恰是聖母升天大瞻禮的前日，這位農家子若翰瑪利就陟登舉行祭獻天主大典禮的祭台，把天主聖子的羔羊祭獻天主；同時，他也把自己獻作祭牲，開始了他一生的祭獻。

第二章 一鄉歸化

一 埃古里副本鐸

新司鐸在埃古里老師巴蘭神父手下當副本鐸。做了三年，看來上峯的意旨，似乎說：「既然你要他做司鐸，你就把他留下吧！」事實上，總主教公署發來的公文，即使沒有這樣的字句，但主管神職班任免事宜

的負責人員，或是參與機要，具有相當努力的顧問司鐸，的確有這樣的用意。其實便是他的恩師也切願把這賢徒留在身邊，因為他深知其他上司決不能識得這位副鐸的賢德，如今派在他手下服務，真是再好沒有咧。

新副本鐸以前在埃古里讀書就學，住過多時，這裏的人大都和他相識，知道他熱心有德，對他久懷仰慕；後來知道他進了修院，便都等候他晉鐸歸來。值得注意的，是他不論到那裏，一般思想簡單的村人，都比才學優長的人物，早認識他。因此大家很自然地對他特表尊敬，他晉鐸回來，剛走進埃古里村，就被羣衆包圍了，向他歡呼道賀，求他祝福，攔住他，問長問短，使他好久不得脫身。那時，他的宣講極平凡，却有大批羣衆齊來聽講。他還沒有解罪神權，不能聽告，却誰都要來聽教誨。他回來後，差不多只過得一夜，便已成了世俗人重視的對象。這是何等的景象啊！這裏頭又有何等的恐怖啊！

他一生都是在逃避世俗。在十一歲時他已正切禱上主，求賜幽靜的生活。在那個時候，他最少他可以避開世俗人的纏擾，和幾個正經人或者至少有意義的人，在一起談談。除了書本外，他生平不知道大罪是甚麼一回事。他一生很嚴謹地保守潔德，從小就不讓和他同淘遊玩的女孩子們和他親熱。如今却見自己面對着腐敗的世俗，在他面前搬演罪惡的醜態，往往是儘够陷害靈魂的大罪。到處呈現着放蕩邪侈的生活；他晉登鐸品的時候，想得到這一切的景象會在他眼前赤裸裸地映現出來嗎？如今，罪惡當前，他自己也就覺

得原罪遺下的可耻的痕跡了。一個人渾渾噩噩不知道甚麼是罪惡，不難和罪惡絕緣，可是一朝知道了，又和罪惡叢集的世俗相接觸，要拒絕罪惡的誘惑，就沒有這麼容易了。

維雅納神父後來和一位知己的同志講起那時的光景，會簡接承認自己受過這樣的誘惑。他說：「這樣我就永遠擺脫了邪除邪念起見，曾立誓每天虔誦『天上母皇歡樂』，和聖母無原罪始胎經。他說：『這樣我就永遠擺脫了邪魔的誘惑』。可是他還從他的恩師學得驅除魔誘最有效的方法，在祈求天上慈母護佑以外，再加上各樣駭人聽聞的苦工。師生倆守嚴齋，束苦帶，打苦鞭，實在太厲害了，因此大受總代牧的責備。他的食物再粗糲沒有了，髮毛的襯衫常不離身；他特意去探望害着傳染病的人，在病榻邊流連忘返；他克制自己的肉身，不讓它感覺絲毫的安適。那最近出版，記他行實的傳記上，引聖方濟各撒助爵的話，說得真極好了：說他譴責自己的肉身，簡直無以復加，因此蒙主賜給他無上奇恩，『不必舉目看人，却能親見人人的隱秘』。如今，面貌身手，在他看來無非是靈魂的徵象，除了這些東西上有靈魂的印號，才見得美麗外，再也沒有甚麼美麗可言。

埃古里的本鐸住宅中，師生倆仿照隱修院的規律切實遵行；新進的維雅納司鐸便在這樣的生活狀況下，繼續攻讀神學，不過着眼在迫切的需要，實驗重於理論罷了。他的老師給他提出那些最精微最曖昧的良心案例，却見他逐層分析，解答詳明，竟是成竹在胸，全沒有模稜兩可的態度，不禁稱奇納罕。這才教

巴蘭神父明白這位青年副鐸已蒙上主特賜奇恩常得天主聖神的啓迪；他教給他的課程不過把天主的神恩加以開發罷了。他於是請求上宰給他解罪神權，好教他導引信衆，援救人靈。

巴蘭神父的請求一經獲准，他自己便首先向這位素稱愚拙的門生行告神工，就商靈魂上的要務。以後，維雅納神父一輩子要在聽告座中度生活，向他行告解，被他感化的罪人，盈千累萬，而且有許多是負罪深重，幾難得救的大罪人。可是這回他開始他的豐功偉績，破題兒第一道，聽的却是一位聖鐸的告解。

聖人們總想自己是罪人，便是和尋常人相比較，也必多少覺得自己是如此；如果對着一位諸德全備的典型人物，那一定更要自認卑污，只想自己滿身罪過了。巴蘭神父在臨終前。將生平用以克苦肉身的工具，交給他的翰瑪利亞。他說：「我死之後，這些東西你務必留意藏起，要是被人看見，他們要說我已經補贖了我的罪過，就不再想着我了，讓我留在煉獄裏，直到世界末日，不得出頭咧」。這是蒙年神父述說的。

像巴蘭神父這樣一位聖德巍巍的人還說着這樣的話，可知一個人要救己靈魂，真是很不容易呢。巴蘭神父臨終的教訓，便成了他一生苦身克己，專務援救人靈的原則。這位恩師正是他一生奉爲圭臬的活典型；以後，他要專心一志，追隨則效，度他一世的生活。他把老師的遺教奉作金科玉律，以後要用作權衡，作爲衡量他人的準繩，也用以審度自己的功過，這樣的心傳真是珍貴的遺產，可是他的責任也就

加重了。

巴爾本鐸逝世後，維雅納司鐸便戴上三角巾，穿着舊黑袍。只帶幾件應用的東西，真所謂一身之外，別無長物——欣然上道，前往東泊（Les Dombes）境內，這荒僻小鄉村，履新上任去了。

二 調任亞爾斯副鐸

他離開了這第二家鄉埃古里，從此不再回來了。以後，他在亞爾斯供職四十一年，只有一次，意外地會回到大箱里家裏住了幾天。

以前，我們概括敘述他三十二年的生活，連他在田野裏的生活一併在內，只怕佔的篇幅太冗長，所以描寫時，不得不捨繁就簡，諒必有許多人要說我們不該把他家鄉的風景完全略過了，甚至一字不提。我們不說若翰瑪利不愛他的家鄉，也不說他對於自己生長成人的里昂鄉野所有明媚的山水，日暖風和的良辰美景。始終漠不動心；只看他後來爲兒童們講解要理時，每每要提到自然的美麗就可知了。但我們以爲人世間的形形色色，對於他人格的修養却是毫無關係。凡是聖人，不管他，是亞爾斯的聖本鐸，是方齊各撒肋爵，或是聖五傷方濟各，總不爲求自己的娛樂，欣賞大自然的美景。他決不崇拜山水風景；那是一種人類本性的弱點且讓詩人們去顛倒流連，歌頌讚歎吧。在他眼裏，這在真美善的範疇中，只佔着最平常地

位，斷沒有把它抬高的道理。他只把它當作一本手冊看待，在實施教誨時，可以隨便翻閱，從中覓取比喻，或是用作辯論的依據，使人折服，好教他們想見造物主的偉大美善，祈禱是更爲誠敬。至於維雅納司鐸生平目不仰視，如今他前去履新，兩眼只看地上，踉踉跄跄，向着目的地緩步進發，世界上的形形色色，對於他差不多有等於無。他只揀自己所需要的取了，不再有所希冀。天主用他，可以完全照自己的意思加以驅使。

這一片新地方，風景很不一致，有的怪難看，有的極平淡。你可以登高俯瞰維勒弗朗許（Villeneuve）和脫來胡（Tremuz）間，薩歐納（Saône）河兩岸，廣闊肥沃的流域。要是你站在冷落的東泊平原的邊緣上，便見那些銅灰色的湖泊扇形似的，向着貝萊（Belley）和勃列斯堡（Bourg-en-Bresse）展開；你的背後，便是里昂人的那些可愛的果園。還眺東泊平原廣大的空間，你便可以不特看到海市蜃樓的幻景，這地方兩端的中間，有一帶作爲過渡的小段地形，這一邊還堪入目，那一邊就顯着民生困苦的最先迹像了，可是和兩邊的隣境比起來，却不見得有甚麼特殊的差別，既不令人大感愉快，也不大覺懊喪，甚麼都不足使人在心理上大起變化。

蜿蜒的地勢，使各處都有陡起的高坡，凌亂不齊地羅列着。田野間，阡陌縱橫，到處雜着如茵的草地，叢林茂樹，東一塊，西一堆，更見得是雜亂無章的散佈着。只有一角還看得入眼，那裏淙淙的溪流清澈見

底，看得出下面光潔的石子；夾岸綠柳成蔭，堪供遊人休憩。這條河濱的這一邊便是那小村落，遮斷了向北的視線；南岸有一座古堡，四週環繞着參天的老樹，每當霧散雲收時，却可以從扶疎的枝葉間，窺見遠處的金山和蒲育萊（Bearyohais）的羣山。這古堡是一座陰沉幽黯的建築物，紅色的城磚，和古樹的綠蔭，看去很不相配。村子裏的屋舍全用那帶着淡灰色的黃土造成，只因地勢高低不一，有兩條街道竟高出道旁的屋頂，在一處高阜上相啣接。本村的聖堂便在高阜上屹然矗立。這是一座十分簡陋的聖殿，只有一間正廳，和一個木料架成的鐘塔。靠近堂右邊，便是本鐸住宅，左邊是公墓；後面有一方場地，種着二十來棵胡桃樹。村子裏的屋舍散漫零落，而且都是矮小簡陋，連窗都沒有；走進了兩扇大柵門，便可以看見一個果園，一片農場，每天一早就有人趕着四五頭牛，幾隻羊，一兩隻山羊出牧，却有幾家小酒店，值得遊客的注意。除此以外，就甚麼都沒有了。

據說維雅納神父初到任時，走的一條路現在只是些農工走的。但他一走進這村子的邊界，就雙膝跪下，歛神默禱一番。大概他見這村子地窄人稀，心裏反覺得寬慰。他走到聖堂前，便又跪下祈禱，把前途一切，托付給本堂護守天神。這當兒，他腦筋裏忽然起了一個奇特的觀念——這是他自謙的說法，每次得到天主默啓時，便說這是妄念。這種觀念若說是出於自負的心理，看來這也未嘗不是可能的事情。大概一位聖人得到了天主的默示，知道天主要他做下一番大事業，便禁不住脫口說出來了，斷乎沒有絲毫自矜自

誇的心意。且不問究竟如何，他一見這座湫隘簡陋的聖堂，便作如下的預言：「將來到這裏來的人，不能完全容納呀」。

三 着手療治人靈

新本鐸到任的時候，是和一個老婆婆畢巴（Ribot）寡婦同來的。他們兩人一路步行，後面跟着輻輳大車，裝的是一張舊板床，幾件衣服，和巴爾神父遺贈給他的幾部書籍。他們走的都是難辨不通的仄徑，這就可知道地方的荒僻和民風的簡陋了。他一到任便先進聖堂；他喜歡聖堂的簡陋樸實，却因年久失修，漸趨頹廢，覺得這是件可耻的事情。他留心觀察，只見這座聖堂不過是一間高爽的方屋，兩壁開着狹隘的窗口；屋頂已有裂痕，所用的木料，已見朽腐，實在不堪用作天主的宮殿。

他見本鐸宅屋近在咫尺，很覺滿意；進去一看，却見裏面的陳設相當奢侈——六把羊毛絨包皮椅，和一把靠臂椅是一套；另外有一把暹羅青紅絨靠臂椅，一張大餐桌，兩張白花被大床；這些都是亞爾斯爵邸主人捐贈給前任本鐸的——便決計把這些華貴的東西送還給那古堡女主人謝來女士。他已有一副床架，兩張舊桌，一個書櫃，幾把繩穿椅，和鍋爐、鐵水壺、和刀叉等幾件必要的東西；吃喝、睡覺、起坐，儘够應用了，他從小過慣了鄉下農民的簡單生活，如今來做一鄉的神牧，物質生活還要比以前簡單些，而且他一到

這裏，便想久留不去咧。

他於是開始着手辦理那最重要的事情。他會奉代理天主教的示諭，說：「如今派你到亞爾斯去當本鐸。這是一個小鄉村，那裏愛天主的人不可多得。你務必設法灼熱人心，把愛主熱情灌輸給他們。」

這個小會口也和其他各處的大小會口不相上下，不見得更好，却也不見得更壞。這地方也會受到革命黨人的蹂躪，只因位在窮鄉僻壤，和外界相隔遙遠，盛衰興廢，完全聽其自然，沒人加以過問。大革命時，聖堂被亂黨佔據，改作俱樂部；以後七八年，村民久失神牧，幾乎把傳統的宗教信仰完全失掉了，直到一八零一年聖教復興後才漸漸記起了從前的光景。每逢主日，雖則有一班崇尚思想自由的人物寧願到小酒肆中高談闊論，可是婦女們差不多個個都要到堂與祭，便是男子們去的也未嘗沒有。以前，大家都知道恭敬天主是人生大本分，但如今邪說盛行，冷淡的實在太多了，一般有心奉事天主，却重世俗情面的人，就怕惹人耻笑，不敢表現自己昭事的虔誠。前任的本鐸們見村人信德薄弱，風俗澆漓，只得力謀保持外表的形式，不敢進行徹底的改造。

混亂時代所造成的粗鄙放蕩的風氣，連這窮鄉僻壤的蕞爾荒村，也不免沾染了。村人酗酒滋事，往往喝得爛醉如泥；貪眠晏起，日上三竿，依然擁衾高臥；恣情縱樂，如飢若渴，一有機會，便邀集親友舉行跳舞；賭神發誓，更是司空見慣，無緣無故，隨口脫出，毫不見怪。主日不守罷工，收割田禾違犯上主誠

命，簡直不當一回事。便是在倫理一方面甚麼做得，甚麼做不得，也沒有一定的區別。誰也不耐煩去查考自己該盡甚麼本分。別的事情也不管做得做不得，要做就做。大家不識不知，度着醉生夢死的生活。一位尋常的本鐸，沒有炎炎欲燃的神火，一見這種光景，就要覺得無從着手，徒喚奈何，只好好揀那比較好一點的努力去做，以爲這時候，只能把中等地位當作最高標準，如果能照此維持下去，總算辦得不差了。然而維雅納神父却另有見地；他到任後，不久便說：「天主究竟是有的呢，還是沒有呀？如果是有的，那麼我們必須恭敬他，因爲他要我們恭敬他，否則，我們就要受責問」。

聖人們不會有廣闊的頭腦，決不採取折衷讓步的辦法。他對自己的良心督責得非常嚴密，對於他人也是一樣，決不肯含糊過去。他以爲「大赦」這兩字的意思，並不是說一切都寬赦了。因爲罪總是罪，一個人犯了罪，無論如何靈魂上的污點是沒法抹去的。別人只講講罷了，聖人却看得見靈魂上的罪污，而且差不多看見了罪的形質，像迅速蔓延的大癩瘋，又像燎原的星火，一經燃着，頓時烈焰飛騰，無法撲滅。這一個位卑職小的鄉村司鐸，這回奉命而來，不是爲要援救一村人的靈魂嗎？他愛屬下信衆不是和他自己一樣嗎？他瘦削的肉身，常覺自己的靈魂戰慄不安，你想他怎肯讓人在負罪苟安的情景中，高枕無憂呢？如今，他也像幼時帶了父親的幾頭羊出去放牧一樣，照管着在天大父的羊羣，要對天主負責。到了天主召他的時候，萬一數目不全，他怎麼交帳呢？如果因爲他漫不經心，有一頭小羊不幸隨入陷阱，在荆棘叢中飽

受痛苦，他在天主前，又怎麼交代呢？如果天主的審判是逃不了，那麼，把千真萬確的事情故意輕描淡寫，好像沒有多大關係似的，那真是自欺欺人啦！

這位亞爾斯本鐸也像那人稱「雷霆的宗徒」，聖味增德費廉（*St Vincent Ferrer*）一樣，懷着最慈悲的心腸，憫恤世人無微不至，縱然罪大惡極，也不忍加以摺斥，却要憑着仁慈惻隱的深情，先給人宣講恐懼的福音。然而他嚴厲的宣化方針，屬下信衆一個也沒猜想到。他照常四出巡行，到各家訪問。村人見他光降，也都竭誠招待，向他表示敬意，這是個荒僻小村，難得有貴客貴臨；村人對於自己的神牧，還得不失相當的尊敬。大家見這位新本鐸為人極熱心，極撲實，又極謙恭遜讓。却也熟悉農家的耕作，便都覺得喜歡。他在自己的一角地，誦經祈禱，絕不擾及他人。人們爲他服務，他也肯給人幫忙。大家可以隨時去見他，和他閒談片刻；男子們到堂與祭的次數也許比以前增多了。因爲大家知道他對這件事似乎很有些重視，便不忍逆他的心意，傷他的情感。的確，他已贏得村人的敬愛了。

經過了一番訪問，地方上的一切情形和屬下信衆的境况，他都已知道了。他用委婉的言語，向他們探得目前的處境，所有的業務，和生活狀況。他並不心粗口拙，却會選擇相當的辭令，探悉他們的底細，有時在相對無言中，獲得更多的啓迪。因此，他頗能確實明瞭各人的靈魂怎樣利用了領洗時所得的神恩。他覺得所得的印象並不佳，在五十戶家庭中，真正熱心恭敬天主的只有五六家。此外，却有那古堡女主人謝

來女士，在任何標準下，的確是一位很有聖德的婦女。顯然，這種病症需要一劑強烈的良藥，才能挽救危亡。所以到了主日，他登台講道，便向滿堂信眾大聲疾呼，慨然說道：「基督曾爲日路撒冷而涕泣……如今我却爲你們涕泣了！教友們，我怎禁得不哭呢？地獄果真是有的呀！這不是我杜造出來的。天主已昭示我們了。你們却全不在意……你們幹了一切，必然要被遣送到那裏的事情，你們侮謾天主的聖名。你們在酒店裏消磨晚間的光陰。你們縱情跳舞，專愛有罪的娛樂。你們在鄰家的田裏偷盜。你們做下了許許多多得罪天主的事情。難道你們以爲天主不看見你們嗎？神子們，天主看見你們正和我見你們一般；天主要把你們依法處治咧。這是多麼可憐哪！地獄果真是有的呀！我請你們想想地獄是怎樣的光景。你們想當本鐸的，肯讓你們落到地獄裏，受火燒的刑罰，永永遠遠不得出頭嗎？你們要使你們的本鐸受到這種痛苦嗎？」

他練習講道，煞費苦心；但他並不照底稿背誦，他講得生動活潑，不含怒，不過火，滿眶熱淚和講話的聲音同時俱下。我們不難想像滿堂聽衆的驚奇。大家想：「怎麼？就是這個人嗎？那講田地、耕種、牲畜，講起來那麼切實的，就是他嗎？看來這人對於人身的病苦很表同情，還能給你開一張治愈百日咳的好藥方咧。」的確，他已叩入屬下信衆的心，叩入聽衆的心了。他指斥他們的罪過，捉着地獄永苦，使他們恐懼。他說的不是空談，却是很鄭重地把真情實理教誨他們。他說到，就要做到。凡是天主要人遵照奉行的

事情，他也件件要人遵照奉行。當然，這種事態，不容易使人理解。但他說出這些令人恐怖的話，說得那麼真切，却又那麼溫和，誰也不能聽了生氣。各人必須改變自己的生活：這件事放在腦後太久了，如今務必仔細付度，務必深思熟慮一番。

維雅納神父於是再接再勵，對屬下信友繼續加以督促，絲毫不肯放鬆。到了下主日，他又提到老題目，諄諄誥誡說的話比上次更見得嚴勵了。他站在講台上，傾身向衆發言，好比一位天神，特來毀滅罪惡，拯救人靈。他的一副長頭髮，他臉上隆起的顴骨，廣大的顴角上幾條深刻的縐紋，兩頰凹進；他的瘦削而感覺敏銳的鼻子，熱情勃發時，鼻孔就微微顫動；他嘴邊常帶孩子的笑容，下頤表現急遽的姿態，一副蔚藍的眼睛發出炯炯的神光，幾時你的目光和他的相接觸，就不覺被他吸住，窺見了你內心的隱秘；他的一雙骨瘦如柴的手，常指着永遠禍福，向信衆大聲疾呼，——這一切，都使人留下了一個永不能忘的印象。凡是重視現實生活的人，在沒有開始感覺恐懼的時候，未嘗不喜歡注視他這種神情姿態，聽聽他這種誠懇嚴勵的訓言。

因此，他往往借聖經上的教訓，比方那最後審判的教訓，作爲自己的講題，特別注重那全題可怕的警語：『你們被詛咒的，去吧！』他說：

『一個人被天主詛咒！這是多麼可怕的禍事啊！教友們，你們懂得嗎？天主原是愛我們，要降福我們的，如今被天主詛咒，被全善的天主詛咒了！而且一經詛咒，就永遠被詛咒着，不能再邀寬赦了！從此

被天主永遠棄絕了。」他講話的時候，熱淚盈眶，幾乎失聲痛哭，聽講的信衆沒有一個不驚心動魄，怎敢露半點笑容？大家只見他也像被詛咒的大罪人，像待決的死囚一樣，惶恐戰慄，縮成一團；又聽他接着說道：「到了世界末日，各會口的每一個教友，要見到他的神牧。吾主耶穌要說：『本堂神父你詛咒他們！』——『怎麼，吾主你要我詛咒這些神子嗎？我會給他們付洗，教他們認得你呀！』——我說，本堂神父，你得詛咒他們！——『吾主，我會爲你教誨他們，給他們送你的聖體，給他們分派你聖道的神糧，怎教我詛咒這些子民呢？』這位神牧便把自己爲他們所做的事情一一陳說。吾主耶穌却要回答「本堂神父，他們沒有充分聽從你的教訓。你得詛咒他們。我命你詛咒他們！」哎喲！教友們，這時候，當神牧的，心裏多麼難受哪！我的話你們不相信嗎？然而將來一定是這樣，一定是這樣。」

也許我們受到了魔鬼的誘惑，要想這篇道理實在太嚴厲了。可是正當信衆滿懷恐懼，好像已在地獄深淵縮成一團的時候，他們的神牧突然把他搶救出來，背着他們送到那古聖西默盎會把耶穌聖嬰抱在手裏的聖殿門口；到我們領受天主聖身靈魂的聖體台前；到吾主顯過聖容，只見他渾身雪白銀光的大博爾山上去了。「來呀，你們蒙受我父祝福的人哪！」

他在講道中，這一方面的話，也曾詳述無遺。甚麼也不能把它壓倒。要是沒有永福的話，永苦豈不成爲不可思議的事情麼？準備的時間過去了，天主的鐮刀就把我們刈割了，掃進他的倉廩。這位苦口婆心的

司鐸於是大聲納喊着：『我們要享見天主喇！我們要親眼看見他喇！教友們，這件事你們曾經想過嗎？我們要享見天主，我們要當面看見他的本性本體！』

我們不妨想見他已經享見天主了，捨不得掉頭不看。據一個當時目擊的證人講，一次，看來，他神遊天上，樂而忘返，一再說着，『我們要享見他！』經過了好幾分鐘，儘說着這句話。

在這一切情狀下，信奉聖道遠不是一種習慣，一種保障法律和秩序的干城，一種對於道德倫理所有應盡天職的督察，一種享受安和恬靜生活的機會，甚至是一種慈悲憫恤充滿洋溢的府庫。在這種情狀下的宗教，簡直找不到一個形容詞可以說明。這是簡單純粹的宗教，真正的宗教，就是說專為恭敬天主，奉事天主的宗教。的確：『這是一句很難說的話。』從前，猶太人原是這樣想，也早已說過了。這是天主的聖言——聖道——原是不容易完全了解的。可是一個冷淡的會口却因此回復了昔日的熱忱，重新趨赴着永遠的和超性的宗向——而且這件事差不多是隔宿成功的。亞爾斯這個小會口好比一座跨江的橋梁，由此踏上禍殃，或是光榮的道路。天堂地獄既是確實不虛，半信半疑就不成其為信仰喇。

聖本鐸留心訪問的結果，便知自己所負的責任很不輕。他見這地方的人大都愚昧無知，待人冷淡落寞，作事不照良心，侮謾上主，訕謗聖教，說謊話，犯邪淫，發瘋似的專想尋歡作樂。他的第一要務就在把這一切頹風惡習設法根除，代以廉耻，誠實，謙遜，克己諸美德，並使他們喜歡研究天主事理。但你要

說，假使他對屬下信衆督責得太嚴了，他就要毫無成就咧。像上次講的道理再來一兩次，滿堂教友就要跑個精空，誰還願意來聽講呢？他的信衆可以暫時耐着，却要牢牢記住，從此不再回來。這話不差，所以維雅納神父以後就不再只唱高調了，却用溫和的辭令講救靈魂的道理。

他的本鐸生活就這樣開始了。

四 初到任時的日常生活

前面我們講他到任後便在那貼近聖堂的本鐸館舍裏樓上一間住下，權作棲身之所。這是一座兩層的屋子，既低矮又簡陋，前面有一片場地，和園地相接連。從前，這園地原有籬笆圍着，還種着幾行果子樹；現在，只見有一棵不結果的接骨木老樹。維雅納神父吩咐把這些果樹砍了，免得鄉下兒童有偷盜的機會。

以後，他又拆去籬笆，改築圍牆。除此以外，其他各處，仍和他初到任那天一般無二。我們一到那裏，便不難想見這位年邁老翁怎樣來回往返；到了晚上，從他樓上臥室的窗口中，想見他怎樣點燈操作。這原是本村信衆當時目覩的情形。按實際講，他全沒有甚麼要瞞着屬下教友的秘密事情。他初到任的那一天，他的生活狀況，便已使他們大大的吃驚了。他除了樓上的臥室和樓下的廚房外，其餘的房間一概關起

不用。他不用女僕，也不用給他燒飯的管家婦。他從埃古里帶來的那個畢巴老婆婆，每天一次來替他打掃臥室。他還給謝來女士的傢具還包括着好幾樣燒飯用的器具，據說連那爐灶也還了。他只留着一隻小鍋子，一個書架，一張桌子，幾張坐櫈和一張床。

亞爾斯的一班滿懷好意的人，也像別地方的好人一樣，覺得一位本鐸，不論是怎樣出身，憑着自己的地位，總該保持着一種紳士風度；本區教友們，也該尊重他的地位，注意他的起居生活，使他享受某種程度的安適。當本鐸的，必須注意自己的身份；他有一種地位必須保持弗失。

慣常他要招待僑輩諸鐸，留他們吃飯，還得好好款待他們。這原是傳統的習慣，如今維雅納神父，竟要把這習慣打破嗎？自從聖教創興以來，神職人員的膳食素稱豐盛，大家也視為理當如此，至少在最初二百年中是這樣。如今維雅納神父打算革除先例，玷污聖教會的令譽嗎？外間議論紛紛，都說這小本鐸待客太簡慢了，因此大加指摘。但維本鐸却成算在胸，讓人譏評笑罵，全不放在心上。只是一件事他看得十分明白：就是這村子裏有一個魔鬼在作祟，非把它驅逐不可。他於是定下計劃，逐步進行。

他的臥榻本來是有帳蓋、帳帘，被褥齊備的，他却把它漸漸化成簡陋了。那軟褥子，不知那天到了一個害病的窮人手裏，棕褥和枕頭也不知在那天被他施捨給不知那一個窮人。被窩底下只剩得一塊硬板，蓋上一條薄褥單，只因牀向由本鐸自己鋪，所以誰也料不到會變成這個樣兒，他先在那裏睡了幾時，便到樓下

廚房裏睡在那砍下做柴的葡萄藤堆上。過了幾星期，藤上的濕氣蒸發入骨，他覺得兩腿麻木，才換地方到閣上，用板欄做一張床鋪，睡的時候就用一段樑木做枕頭。可是他已受夠濕氣了，以後竟成癱瘓症，害了十五年才痊愈。這樣嚴厲的苦工他還嫌不夠，每天臨睡時，還要脫去外衣，拏起他自己編製的苦鞭，向自己渾身上下狠狠鞭撻一番。這根苦鞭是用幾根打結的麻繩綴着鉛彈，嵌上些硬木削成的尖刺編製的。據他的貼鄰李娜（Bonard）老婆婆家裏，一位從里昂來的女客講，她每夜聽到這位聖本鐸的鞭撻聲，總要過一小時才罷，又據那給他洗衣服的意大利納顧薩納貞女說，他襯衫的左肩「完全破裂，還沾滿了血漬」。他睡的地方的牆壁上，也染着血斑，至今仍留着痕跡不能磨滅。有一處還有三個大血漬。

他覺得要贖罪少不得做苦工。可是這樣的苦工總嫌太厲害了，怎能繼續不休呢？他讀過聖經，知道本會口裏作祟的這一類的魔鬼必須邊嚴齋祈禱才能把它逐出。他謹遵聖經寶訓，只看原文的字句，直截了當的尋求解釋，決不自作聰明，妄加推敲揣測。因此，他就節減睡眠飲食，利用餘下的光陰，專心一志從事於祈禱神工。這一下就把祈禱和齋克兩件要務都做到了，真是一舉兩得的事情。

天還沒有明亮的時候，他便已起身，下樓，進堂了，必端必正地跪在祭台前，不用靠凳，靠背的坐椅更不必說，恭恭敬敬，捧着兩手，或是伸展兩臂，向着聖體龕凝神注視他的師主——白天黑夜守在那裏片刻不離的天主——向他祈求，涕泣嗟嘆默自存想，不時喊着：

「我的天主，我的一切，你知道我是多麼愛慕你，我却不够愛慕你。」

「我的天主，你把一切都賜給我了。看呀，我獻給你的却是這麼一點兒。求你賜給我力量，我好多獻一點呀。」

「我的天主，一切全在這裏了，求你全部收納了吧。只是求你感化本會口的教友呀，假使你不肯感化他們，那必然是因我不能稱職的緣故。」

「我的天主，我無德無功，但你的救贖功勞是無窮無量的。但願你看在你的聖血功勞分上，加我聖寵，賜我受苦。」

「我的天主，我甘心忍受你所要加給我的一切苦難。我情願畢生受苦，受一百年最大最難當的苦，可是你得感化他們啊！……」

他在祈禱時，有時候向天主大聲呼籲，所以上述的這些話，竟被有心人聽到了。

每天清晨，他徐徐舉行聖祭，差不多時時刻刻要流淚；有時候，面露笑容，好像對那拱衛在祭台四週的天神們含笑示意——他自己的護守天神，本會口的護守天神，和與祭衆信友的護守天神們。這當兒，他究竟是喜是悲，連他自己也說不出來。苦、樂、悲、喜、在祭台上的聖爵裏攪和攪亂了，使一個愛天主的人所有的歡樂看去像是悲苦，悲苦像是歡樂。他在天主前，只覺自己受恩深重，惟有時時刻刻感謝主恩，永不輟止。

當然，他不能絕食，無論如何要維持他的肉身生活多少總得吃一點東西。他在早晨吃一塊硬麵包有時候覺得餓，便再吃一塊。中午和晚上，吃一兩枚冷甘薯。他慣常一下要煮一鍋子，足夠吃一星期。他每次吃一兩枚，難得吃三枚。但後來他向人自訟貪饕，說吃到第三個，不是爲充飢，只是爲貪口腹了。替他管家做飯的，先是那跟他同來的畢巴老婆婆。她去後，便是李娜老寡婦。她們倆都會極力設法使他多吃一點。往往親自做了一碟小點心，小麵餅或是熟蕃薯送去。可是結果還是照樣收回來，不會動得分毫；下次再送去，他就不肯開門了，再三相勸，便說吃多了要害病，或者說某日再送來：屈指一算，要等好幾天，只得搖頭歎息帶回來。

偶然，他吃一個雞蛋代甘薯，把雞蛋放在鍋子裏，用火灰烘熟，有時候，他做一塊黑燒餅當飯食。這是一種最粗劣的食品，鄉下人叫它「殺飢餅」。的確，他想盡方法殺死他肚子裏的飢餓虫。他會掘取有酸汁的野草充餓，打算只靠這東西活命。不過他自己承認說：「無奈我撐不住呀！」有時他在封齋中，一連三天，一點東西都不食。每當進膳的時候，他就到用這閒暇的光陰，到本村各家去訪問。他知道這時候，大家都得在家食中飯，要找誰，準能找到。他進了門，並不坐下，只站着和人講話，聽人對他講話。這樣，他就漸漸和屬下信衆相熟了，不久便和家人父子一般的親密。

他訪問完了，便到田野間散步，有時候，突然跪下祈禱，口吻着地，默念着下次用作講道題材的聖經

原文，勉強牢牢記住，務必背得一字不差。他回到房裏，——往往不到房裏，——逕進更衣所，——便搜索枯腸，起這篇演講辭的草稿，却是東鱗西爪，想一句寫一句。他自恨既沒有好口才，又不曾做好文章，提起筆來不能一氣呵成，真覺得萬分難受，只得埋頭苦幹，把原稿換了又換，改了又改。有時候，他想不出該用怎樣使人動心的話，感化罪人，不由得擱筆長歎，幾乎灰心失望了。他爲這件事耗的心血真不少，費的光陰更不知有多少；他不住祈禱，默想，懇求聖神啓迪，早晨幾小時，午後幾小時，晚間又是好幾小時，直要到深更半夜，倦眼矇矓，再也支撐不住時才罷。他把睡眠時間減了又減，雖覺十分睏倦，還是要勉強掙扎着，不肯安歇。這的確是最難熬，却是最有功勞的克苦功夫，可是他也把它和其他種種的苦工一般看待，甘心情願，奮勉力行。他效法聖五傷方濟各的表樣，把自己的肉身，看作牲畜一般，要把這愚蠢頑劣的「驢兒」驅策役使個不停，直要到筋疲力盡，不堪再供驅使的時候，才肯讓它暫停歇力。

這樣節眠減食的克苦生活，他整整過了十年。這是一種堅苦卓絕的奮鬥，逐日進行，不容有一天喘息的機會。他每天上陣，總是得勝凱旋，却還該每天繼續作戰，每天要獲得新勝利，而且這是和人類大仇相戰，永沒有停戰的希望。因爲這個仇敵到這世界上來透惑人靈，直要到世界末日，公審判時，才肯罷休哪！

但一個人受到誘惑，並不是犯罪，誘惑不過是一種試探，可以加強人的力量，給他抵抗罪惡的武器，用以拯救他人脫於罪惡。進一步說，這正是天主聖寵不絕佑助的證據。因此，這位既乏口才，又鮮學問的鄉

村司鐸，便成了一個出類拔萃，萬人爭仰的聖人。

他常把吾主耶穌和諸聖的德表懿行放在眼前，記在心裏。他專心一志，如飢若渴的虔誦聖經，日課經，和諸聖行實等，想見吾主和聖人聖女們的一生言行。此外，他又喜歡看一本破舊得幾乎拆散脫落的書，在我們看來，好像是一部神話集，可是書中所記的一切事蹟，正和吾主許下要發生的完全吻合。天主自然能借聖人聖女們的手，做成任何大事業——人們把一切奇蹟歸功於聖女們，實在這並不是他們自己做下的。但教我們知道聖人們確能做到，這在我們却也未嘗不是一件大有益處的事情。維雅納神父在講道中所以要講那些最神奇的聖跡，便是爲了這個緣故——他確信只要是天主的聖意，他一定能使屬下信衆改過遷善，也是依據着這種信念。

『你要是信德，你可以把山移動。』若說亞爾斯本鐸沒信德，那麼，有信德的人簡直一個也沒有啦。

五 修飾聖堂

在一個小鄉村裏大大小小一切事情，大家就會迅速知道；一有了甚麼新聞就從這家傳到那家頃刻傳遍全村。那古堡女主人謝來女士已上了年紀，奉事天主素來極虔誠，每天要和她的老女傭按時同念大日課。她憑着地主的地位，對於本村教會所有一切需要無不盡心贊助。她對於新本鐸的做人行事，起先還不很明

瞭，如今却已完全看出他是甚等樣人，不再有所懷疑了。她先見這位新到任的神牧把她捐助的傢具全部送還，後來見他穿上又大又粗的鞋，登門造訪，在客廳裏和她講話時，雙目下垂，不敢仰視；讓他食喝，送給他精美的東西，甚麼也不接受，才明白他並不是一個怪僻不近人情的人物，却是個蒙主特選的靈魂。亞爾斯村長，孟迪（Mandy）老人也坦然直說：「他們給我們派來了一位聖人。」顯見得對這位新本鐸表示欽佩。

亞爾斯村經過了恐怖份子的蹂躪，村人大都已叛離聖道，背棄天主了，到如今能保持信德，熱心恭敬天主始終不渝的只有薛義愛（Cinier）夏發榮（Chaffangcon）顧若愚（Lassagne）萬賢（Vercheres）等四五家。他們知道新本鐸亟需他們襄助一切，便不時去謁見晤談，備他諮詢。此外，還有幾家雖則熱心比較差一點，却不知怎樣，好奇心漸漸變成向慕心，因此抵銷了他們的恐懼。維本鐸於是替這班男信友重新組織起來，成立一個熱心善會叫聖體會；接着，又為幾個熱心的青年女子組織玫瑰會。同時，他開辦了要理班，教兒童們學習聖教要理。每天清晨六下鐘就開講，使他們的工作不受妨礙。他要兒童們每天必到、不得作輟；衣服要穿得整齊清潔；聽講時務必認真注意。那每天報到，信守時間最準確的兒童要得到一尊渾身聖像，作為獎賞，以示鼓勵。他最喜歡教誨這些天真爛漫，靈魂純潔無瑕的兒童們，使他們懂得天主事理，知道趨善避惡，以為在這一片未經墾殖的新園地上耕作播種，實在是人生第一樂事。他自己

蒙主奇恩，常和兒童一般天真爛漫純潔無瑕，所以他教誨兒童知道怎樣站在和兒童們同等的地位，對他們說話。

他對天真爛漫，不會阿諛，也不會批評講話的兒童們，不用有所顧忌，就可以不受拘束了，覺得要比在講道台上適意得多。他可以像平常談話一樣隨意講論。可是他訓示的還是不折不扣，始終一貫的聖道；人生在世，第一必須奉事天主。他說：

「有許多教友不知道自己爲甚要生在這世界上，每說：『我的天主哪，你爲甚把我放在這世界上呢？』我說，『是爲要救你呀。』爲甚你要救我呢？——因爲我愛你呀。」天主造生我們，把我們放在這世界上，全因他是愛我們的緣故。我們要救自己的靈魂，必須認識天主，愛慕天主，奉事天主。人生是多麼美妙啊！認識天主，愛慕天主，奉事天主，是多麼美妙，多麼偉大啊！人生在世，所有應做的事情，除此以外，更沒有別的事情了。我們不做這件事，却去做別的事情，這無非是白費光陰罷了。」他又說：

「醉心世俗的人每說一個人要救己靈魂，這件事未免太難了。我說並不，這是再容易沒有的事：守好天主和聖教會的誠命，躲避七種大罪的根由，換一句說就是去惡從善。……怎樣做法，這裏有一條好規律：只要盡各人的能力去做，把一切奉獻給天主。」

這些話說得多麼簡捷，多麼透澈啊！這些字句用得十分扼要，已把他所有思想的精義完全傳達出來

了。而且這種思想也多麼有力呢！「只要盡各人的能力做事，奉獻給天主」。一個孩子只要把這條規律牢記在心裏，常常擺在眼前，那麼，不用再教他別的道理，一定能一輩子盡好基督信友的本分，到了臨終去世的時候，就德備功全，誕登天國了。維雅納神父對本會口的兒童和成人都一樣，給他們立下一個標準，比他給自己立下的標準並不較低。

他爲引人來堂敬拜天主，聽聽好教訓起見，決計把聖堂的外觀改良一下。這不但是爲要引人注意，也爲使自己在天主前，比較相稱一點。這裏，我們又可以看出他性格的一端。他對於人的一方面，他以爲穿的衣服越破舊越好，外表越難看越好；可是他憑着司鐸的尊位，到天主台前行使他的聖職，却要打扮得越體面越好，便是那最精緻，最華貴的服裝飾物，也不嫌價值太昂，不說太費。他平時身穿一件長袍，頭戴一頂大帽，腳踏一雙短筒破皮鞋，頸項裏裹條圍巾，都已破舊不堪了，却從不會有過一件髦衣；但他一到祭台上，就絕對相反了；他以爲代表天主的大司祭到天主台前，行使他的神聖職務，舉行這人世間祭獻天主的大典禮，總找不到充分體面的東西做裝飾。後來，他所有一切的收入——而且他收得的捐款着實不少——除了救濟窮人外，除下的款項，全都化在修飾聖堂，添置祭衣祭服，和聖堂裏的一切飾物上，毫不吝惜。精緻的祭披，祭台上的鋪陳，燭台，燈架，各式渾身聖像。無不齊備，這一切，他總不嫌價貴，要買就買。他初到的幾年中，刻不待緩的要務是修葺聖堂，加強它的結構；要是辦得到，還該把它改造擴大，雖然那時

候來堂瞻拜的信衆，還不至有人滿之患。

一八三〇年，他把木製的鐘架，改建紅磚的方塔，又造了幾根古羅馬式的柱子，支持那些雙扇的窗戶。他教人在鐘塔上添掛一座銅鐘，祝聖時，給它題名「聖玫瑰經鐘」。聖堂內部，他先在正廳的右邊，開闢了一間聖母小經堂，作爲信衆敬禮天上慈母的處所，把聖母像供在精緻的龕子裏，楣格上雕刻着麥穗和葡萄球，彼此相間，交配，十分美觀。不多時後，他又在對面另闢聖若翰小經堂。這回，他手頭正很拮据，沒錢償付木匠的工料帳；可是正當木匠催他付帳，不容再緩的時候，就有一個素不相識的人給他送錢來了。這人並不知道他正在爲難，可是他的這筆捐款，却正好救濟了他的窘急。這一類的事情屢見不鮮，每當他拮据困厄受到極嚴重的經濟壓迫時，天主就會大顯靈奇來援助他。然而他有了這回的經歷，以後就決定不再妄試天主了。從此他沒有把握，不敢大興土木，只買些聖像聖畫，修飾聖堂，因爲他常對信衆講論諸聖言行，亟願他們常觀諸聖丰采，使他們起敬起畏，留着活潑的印象。他陸續購置的有聖若瑟，聖伯多祿，聖西斯篤，聖伯來慈(St. Blaize)，聖彌額爾總領天神，和其他許多的天神們，聖五傷方濟各，聖女斐洛默納，聖本篤拉伯爾等的聖像。此外，他又買得了一幅耶穌聖容像。因此，他的聖堂雖然小，裏面居住的神聖却不少，好像是天堂的一角。

這一切的裝飾品，多虧着謝來女士的慷慨捐輸，維雅納神父才能陸續添辦。也許他在選購興辦的時

候，有許多地方會採納了謝來女士的意見。看來，維神父對於欣賞藝術這件事完全是門外漢，可是他購辦的東西差不多沒有一件不是合着審美觀念，具有正確目光的。我們但看他在亞爾斯遺留下的各種聖物便可以知道了，特別是一尊木質裝金，手上發出金光的天上母皇像——這尊聖母像會顯過幾次靈蹟——格外使我們嘖嘖稱奇。也許他也像別的聖人們一樣，具有一種神秘意識，使他爲了求真的緣故，選擇那更美麗的。當然，如果你要這位志在神貧，不知享用的司鐸對美麗兩字給你下一個定義，那你一定會把他窘住了。可是我們該記得，天主要賜他奇恩，使他有超性的視覺，看得見種種的異象：這是和人本性的明悟完全不相干的。我們不難想見這種超性的視覺，和本性最好的目光具有同樣的價值，能使一個腦筋簡單的人，養成一種摒除習俗，絕無成見的好尚。

後來，維神父又添造了三座經堂——聖女斐洛默納（*St. Philomena*）、諸聖天神，和耶穌聖容堂——重建堂前門面，古式門廊，兩行石欄杆和石梯石級。可是便是這樣，這亞爾斯聖堂仍不失它原來的格局，依舊十分湫隘。那些珍貴的東西也不及兩把木質坐椅使人動心，這兩把坐椅一把裝在S形的兩條鉄梗上，便是本鐸登台講道的座位：一把放在單級的平台，是他給兒童講解要理的座位。在聖堂裏，一切全按祈禱的方式和色彩進行，一切都是爲恭敬天主而設立。

六 革除頹風惡俗

維雅納神父初步奮鬥的結果，便是本村信衆到堂與祭比以前更欣勤了。亞爾斯人見自己的神牧不食飯，不睡覺，甚麼都捨得送給窮人，司鐸信友中從沒有像他一樣，熱心祈禱，登台舉祭，宛若天神；苦身克己，却把聖堂內外修飾得煥然一新；這種景象真教人驚奇訝異，怎能不引以自豪呢？大家雖然有些怪他督責太嚴，却見他以身作則，非但言行相符，而且樹立的表樣比聖人教法的高出百倍，也就不得不心悅誠服，體諒他諄諄誥誡的苦心，不忍違逆他的一番好意，不由不奮勉力行，遵從他的教訓，教他喜歡了。

到了耶穌復活大瞻禮，男子們告解領聖體依舊寥寥無幾。他滿懷憂悶，忍不住向衆信盡情傾吐出來，歎息着向他們訴說自己憂悶緣由。秋收的季節開始後，村人的農事更忙了，便有許多人來求他特准，許他們主日免與聖祭，讓他們一早到田野裏，多做些工作。他却直絕爽快的一口回絕了，說主日不罷工，已是有罪了；不罷工又不與祭，那更是加倍犯罪，更是加倍的壞表樣。一次，他遇到了兩個村人，一個喝醉了，正在賭神罰咒，一個沒有喝醉，却也同樣的發誓，他便加訓斥說：『神子們，你們這樣，不成了禽獸嗎？』？

將到本村節慶日，村人便籌備舉行慶祝。他們依照舊例，擇定聖堂前面的廣場作會場，在兩行胡桃樹上張燈結綵，滿綴鮮花綠葉。上一日，一到傍晚，就燈燭輝煌，照耀得和白晝一般。青年男女們便都挽着

手臂，唱着俚歌，結隊齊來，參加跳舞，通宵達旦的恣情作樂。他們雖則在名義上是在過本堂瞻禮，慶祝本堂主保聖西斯篤；可是這樣鬧到天明，這班惡少已鬧得疲倦不堪了，便都溜回家中，上床安睡，並不進堂與祭，結束這循例舉行的盛會。雖神父近在咫尺，種種情狀他都聽到聽見了。且不問他的感想如何，這樣不堪的事情怎對得天主呢？

顯然，他必須再度行使他療治人靈的神聖職務了。他對於這種根深蒂固的瘋疾，必須痛下鐵砭，非用燒得通紅的烙鐵在這麻木不仁的部份盡力熨烙一下不可。這班常常得罪天主的人，有甚名分來糟塌天主的聖殿呢？他於是在講道時把他們嚴加責斥，當衆把他們大大的羞辱一番。他只要能在這些妄人中勸得一個覺悟悔改，便是有一二十個聽了生氣，把他切齒痛恨，他也全不放在心上。他說：

「天主賜予我們養活肉身的日用糧，又把自己的聖體賜給我們養活我們的靈魂。他把自己的聖體賜給你們，你們領到了必然要覺得十分喜歡。那麼，你們爲什麼不肯領聖體呢？主日是天主的日子，是天主所專有，所以我們稱爲主日。一星期中其他的日子也是天主所造下，天主不妨完全留下，作爲己有。可是他把六天賜給你們，自己只留得末一天。這一天不屬於你們。你們有甚名分去侵犯它呢？」他說：

「酒肆是魔鬼的店舖，是地獄迸裂出來，把它的道理教訓世人的學校，是出賣靈魂的市場。那裏，有的傾家蕩產，有的傷身送命；口角忿爭在那裏開端啓釁，動武毆鬥，更在那裏鬧出人命。……唉！

這班酒店老關們，他們下了地獄，連魔鬼都瞧不起他們，光唾他們的臉，不屑教他們受多大磨難咧。」

末了，講到跳舞。他說：「教友們，凡是基督信徒，一踏進跳舞廳，就把他的護守天神丟在門外了；跟他進去的却是一個魔鬼。因此，這跳舞廳裏一會兒就有大批魔鬼了，有多少人進去，就有多少魔鬼。」

信衆聽了這些嚴詞訓斥，和剴切語誠的話，那些酗酒滋事侮謾天主的；那些主日不罷工，復活節前不遵聖教四規料理靈魂要務的；那些跳舞時興高彩烈，却不高興進堂敬拜天主，恭與聖祭的，便都面紅耳赤，低頭不敢仰視。他們目覩本會口的一班熱心人已經由本鐸召集，組織起來做他的後盾了，覺得自己的行爲，要被這班父老昆季一致反對。他們覺得自己有罪了，良心頓起不安，不能再像以前那麼麻木，毫無顧慮。

這層理由很簡單，一個人犯了天主的誡命，做了一件虧心事，總不免要「內疚神明」，顯出徬徨不安的形迹。維神父不時在街道中和田野間往來散步，似乎諸事不留神，甚麼也不看見，其實甚麼也逃不過他的耳目。他似乎預知某處某地方，有人要犯罪，好像已嗅到罪惡的臭味了，便閉上眼，走到那裏，走得一點都不差。且不問他究竟如何，聖人們自有一種特異的知識，一種特殊的本領，嗅得出罪惡的氣味原是不足怪的。

某主日，他循例出行，在路上遇見了村人正從田裏來，他的一輪大車上，已經裝滿了一天的收穫。這

人一見是本鐸，覺得十分慚愧，便想溜到大車後面躲起來。維神父早已瞧見他了，却很幽默地對他說：「喂，朋友，你在這裏碰到我，覺得很難爲情吧。可是好天主刻刻看見你，你該怕他才是呀。」

某處舉行跳舞會，村人某甲想帶他的女兒同去與會，來問本鐸使得使不得。維神父回說使不得。他於是推三托四，吞吞吐吐的說出了種種緣由，替自己辯護，末了，又說：「我不讓她跳舞，諒必無妨吧。」維本鐸却諷刺似的說：「喲，她的身子雖然不跳舞，她的心必然躍躍欲試咧！」

他對那些犯了罪不知悔改的人就毫不遲疑，不給他赦罪。這些人也許要一再抗命，可是到末了，差不多個個都服從了。自然年長的先服從，因此他們不像年輕人那麼愛尋歡作樂，見識也比較好一點，要他們聽訓受教還不難。他們仔細一想，便知神牧的話原不錯，主日不罷工，不見得會發財致富；時常上酒館食喝，或者浪費浪用，尋歡作樂，那更越過越窮了。原來亞爾斯村子裏共有四家酒肆，村人經本鐸諄諄語語後，這幾家酒肆的生意就一落千丈了，尤其是那近聖堂的兩家，一班老主顧幾乎完全絕迹。酒肆主人門庭冷落，生意清淡，只見他們逢人訴苦，怨本鐸壞了他的衣食。其中有一個更向本鐸當面訴說他的苦境。維神父聽說他沒飯食，不由不大動慈心，便替他設法籌集了一筆款項，够他買一座茅屋和一方田地，教他把酒肆閉歇了，改務農業。

那時，跳舞的風氣盛行全國，亞爾斯村的青年男女也如醉若狂，隨處結伴開會。聖本鐸決心要把這惡

俗革除，諄諄誥誡而外，還運用堅決的手腕直接加以阻撓。一天，早晨，他得悉一班惡少要在聖堂附近舉行舞會，便到大路上守候琴師走過。一會兒，琴師果然挾着梵啞鈴匆匆來了，維神父便問他可得多少酬報。琴師說了。維神父就加倍給他，教他回去。琴師很高興地歸去了。到了預定的時刻，這班與會的青年等了好久不見琴師來到，只得不用音樂起舞。惡少們按不住滿懷忿怒，便又老脾氣發作，對天咒罵起來。他們決定硬幹一下，不管有沒有提琴，跳舞會非開不可。便有一個自告奮勇，提高了調子，唱一支歌曲代替琴聲。但歌聲那裏比得琴聲清脆響亮，而且才過得一會兒，就唱得力竭聲嘶，上氣不接下氣了。在這種場合下，姑娘們就不肯伴舞，雖然有幾個被惡少硬拉共舞，勉強跳幾下，却是很不合意。無論如何，誰都提不起興緻來。大家勉強說笑着，極力裝出高興的模樣，嚷着鬧着懷着一團怒氣，把脚使勁蹬着，只聽得劈拍的脚步聲，沒有抑揚頓挫的音樂伴奏，全不合拍的亂跳一陣，真教人感覺十分乏味。這當兒，他們望見本堂神父從宅裏緩步走出來了，好像是照常走到聖堂裏一樣。他一言不發，也不準備開口說話。可是他雖然是一個窳司鐸，自有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威嚴，正人君子見了他肅然起敬，邪妄小人不免要望而生畏；他不必開口斥責，這班惡少一見他便已心虛胆怯，被他的神威懾伏了。當下，這些青年男女們歌也不唱了，舞也不跳了，頓時寂靜無聲，一個個溜開走散，像老鼠見了貓兒一般。

那倔強頑梗的於是到野外去跳舞，但去的只有幾個。聖本鐸聲討惡俗的奮鬥，雖未能克竟全功，總算

已收得偉大效果，無論如何，他不再容忍這種寡廉鮮耻傷風敗俗的勾當，在和天主的聖宮相距咫尺的地方表演出來了。事實上，他這回得勝奏凱以後。堂前廣場上從此就沒有人再來跳舞了，便是本村節慶日循例舉行的跳舞會也一律取消，由孟廸村長出示佈告，嚴加禁止。後來一班惡少雖然仍有些心不死，設法重開舞會，却找不到舞伴。本村年輕姑娘們已被本鐸感化了，都在聖堂裏誦日課經，敬拜聖體，去與會的只有兩三個農家僕婦，和幾個鄰村婦女，只得垂頭喪氣，敗興而歸。

我們看了這一切的事情，便可以斷定這位亞爾斯本鐸已使屬下信衆知所敬畏：他的德化已廣被全村，這一羣久已失離正道陷入迷途的亡羊，如今已由他引歸聖棧，一心向慕天主了，從此擺脫了魔鬼的掌握，再做天主的子民。他到任後，努力奮鬥十來年，亞爾斯村的情景已大非昔比，顯見得必須定些新章程，適應當前的環境。主日上停工休息，沒有娛樂消遣光陰，勢必要感覺枯寂無聊，這的確是不容否認的實在情形。維雅納神父便設法移轉村人的好尚，使他們到堂恭與聖體降福，公誦中正經，漸漸養成愛好的習慣。只是這儀式所費的時間很簡短，所以他更進一步提倡誦罷申正經，加誦五端玫瑰經。看來這個辦法大家很歡迎，所以不久便成了一班熱心神業的青年婦女的嗜好，還做着她們彼此互相團結的新維繫。後來，他許她們到他的果園裏採櫻桃。他回館退休的時候，她們還可以隨意說笑玩耍，等她們玩够了，再出來領她們一齊到廚房裏，給她們念聖書聖傳，讓她們聽聽聖人聖女們所有稀奇特別的故事，這當兒村子的那一頭，一

班青年男女正在大開舞會，恣情作樂，這裏的姑娘們或許有因錯過了機會，心裏覺得不自在的。然而她們在這裏難道比在那裏不更快樂嗎？

她們在這裏更快樂，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如今苦樂的觀念，已有變遷了。維雅納神父竭力設法使天主的兒女擯絕世俗中粗鄙放蕩的快樂，代以高尚恬淡，有益身心的娛樂。這種恬淡的娛樂的益處最少不會得使人厭倦。因此，亞爾斯一般殷殷向化的男女信友，不久就由冷淡化為熱心了，除了主日外，平常的日子，也要每天進堂，公念晚課經，總不缺失。

這樣，維雅納司鐸十餘年來和時世的惡神相奮鬥，雖則飽經憂苦，歷盡艱辛，終於大奏凱旋，獲得了完全的勝利。堂前廣場上，一班醉心跳舞的青年男女，和那主持舞會的經理人終於完全絕迹了。開張酒肆雖無明文禁止，再開不算違法，但店主們却怕沒有顧客上門。不敢冒險嘗試。村中不再有醉漢鬧事了。偶然有一兩個野性難馴的姑娘，瞞着父母到鄰村去趕會伴舞，回到家裏，一頓結實的鞭子，決難倖免。

然而世界上到處有自甘暴棄的壞人，把自己的良心埋沒了，死心塌地要做魔鬼的工具，當然亞爾斯村也在所不免。這個小鄉村的居民十餘年來聽了聖本鐸的諄諄訓誨，被他的聖德善表所感化，差不多個個覺悟前非，敬畏天主，去惡從善了，却仍有幾個怙惡不悛的無賴青年，失去了勾引婦女，尋歡作樂的機會，竟把那替他們受苦贖罪，拼命把他們從地獄裏救出來的神收恨入骨髓：只因不敢公然毆擊他，便想出種種陰

謀說計來誣陷他，造作謬言蜚語來毀謗他。他們到處宣傳，說他叫姑娘們到他館舍裏勾引成姦，但看他面黃肌瘦就是個老大證據；說他對人裝腔作勢，做假聖人，暗地裏却度着奢侈的生活。他們寫匿名信，編造歌謠，成羣結隊帶了銅鍋鐵罐，到本鐸館舍大插大唱，鬧得震天響，叫罵不休。這一切侮辱，他都忍受了。惡黨再接再厲，非把他攆走不可。便有七個羽黨用團體名義前來和他相見，迫他剋日離村。他仍置之不理。這班惡少於是更施毒計，甚至買通了一個街頭蕩婦，每天晚上到他窗前，口出污言，對他大聲辱罵；誣他和她生下了孩子，怎的拋棄不顧了。早晨，他出宅進堂時，每見門上潑滿了污穢的東西，發出難當的惡臭。

總之，善惡勢不兩立，教人欽敬天主，攻斥撒殫——魔鬼的魁首——必遭羣魔報復。這一點，維雅納未嘗不知道，而且早已期待禍害的來臨了，——這不過是報復的端開，魔鬼利用它的工具和他作難，以後還要親自出馬，對他大肆擾害，為報仇洩恨。他知道惡黨的鬼域伎倆，讓他們與風作浪，概不理睬；知道他們技窮智竭了，就會偃旗息鼓，捲甲遁形的。他自己仍集合這一羣無玷羔羊，加意翼護，並使它日有增益。他對惡黨的誣蔑不加駁斥，侮辱暴行也不加追究，却守着他的職位，決不憤然出走。亞爾斯人真該感謝天主，使他繼續留着，守嚴齋，做苦工，鞭扑自身至於血流注地，替罪人做補贖，深夜不寐，向天主涕泣哀求，賜罪人們悔罪改過；憑着這一切的豐功盛德，加強廣揚聖化的力量，只要他守着不去，就誰也不

能消滅他已經做下的善工。

第三章 聖德彰聞

一 創立上智院

這時候，法蘭西剛把地中海對岸，非洲的重要港口亞才利亞（Algiers）征服兼併，因此又有一個王位被推翻了。同時，大文豪魯俄的大名也開始被人稱道。但國內外雖則發生了許多重要事件，一般崇尚思想自由的法蘭西人雖則漸漸和基督聖化背道而馳，法國內地窮鄉僻壤中，却有小小的一角，漸漸知道重視天主的聖言。事實上，亞爾斯小鄉村自一八三〇年以來，確已改頭換面，和以前大不相同了。因此，它的本鐸維雅納神父，曾在講道中向衆宣告，說：「現在的亞爾斯不是從前的亞爾斯了」。

這個位卑職小的鄉村小本鐸，素來沒有赫赫的聲名，不得村人的信任；他的立身行事又處處不合時代的潮流，違反時人的見解，自然不免要受人非難，被人謗毀咧。然而他十餘年來，艱苦奮鬥的結果，竟把那久已喪失的教會神權，訓誨世人，判斷良心，制裁罪惡的神牧職權，逐漸恢復，更雷厲風行似的，督責着屬下人民去惡從善，毫不寬假。合村信衆也竟俯首就範，唯命是聽了。這個小鄉村裏數十家居民，

被他感化以後，他就照信友生活的典型，着手革新他們的社會。男子們每天下田耕作，路過聖堂，就把鋤頭鐵鏟等耕種的工具放在堂門外，順便進去念幾遍經，拜望天主，不久就成了習慣。放牛牧羊的，進堂瞻拜，也把牛羊羣留在路上。到了念晚課經的時候，婦女們一聽得鐘聲，就齊集堂中，聽神牧誦經祈禱，隨時接念應經。誰也不再偷盜田裏的東西了，便是不值錢的蘆葦也沒有人私自摘去一枝。誰也不再欺騙鄰家的孩子；到市場上去出賣牛馬更不敢搗鬼哄人，希望獲得善價。

粗魯的村人也變得精細文雅，再進一步更變得彬彬有禮了。主人待傭僕和子女一般，不但照顧他的肉身，還要照顧他的靈魂。主日上罷工與祭的規律大家一致恪遵謹守，決不稍有違誤。每到這一天，合村人都非常靜默，便是婦女們的服裝也使人覺得有了改變。以前，她們喜歡學時髦，沾染了鄰邑維勒弗朗許和縣城德來伏的風氣，如今却已恢復了原有的農家婦女的本色：衣服整潔樸素，只求適合身材，全不講究顯色剪裁。本來鄉下不比城裏，鄉下人原不宜跟城裏人學樣。現代婦女不知道美醜和人品所有真正的價值截然不同，常把這兩件事混爲一談，以爲只要打扮得好看，就會教人看得起；服裝不時髦，就會把人品降低了。這種見解真是再愚妄沒有啦！然而現在一般人却認定都市站在前進的地位，鄉村站在響應的地位；於是鄉下人不問青紅皂白，一律要跟城裏人學樣，怎怪得世道人心要江河日下呢？

聖本鐸到處都和在家一般十分隨便。他常在午餐時到各家訪問閒談，身子倚在牆壁上，站着不坐。幾

時人們請他食東西，他便食一枚甘薯，有時候也肯接受半杯淡酒，「只不過嘗味道罷了」。他知道家庭中的爐灶一經他親手燃燒，合家大小就會從這爐灶裏獲得神火，增加神力，勤修諸德，熱心神業。有幾個經他識拔的人，他去訪問的次數似乎略多些，却要因此責備自己的私心。其中如謝來女士始終一致擁護他，做着他的後盾；她的兄弟謝來男爵，不時從巴黎回鄉常肯爲天主慷慨捐輸，不稍吝惜。又如那熱心有德的克勞弟的賴薩納夫人，她把自己的女兒加大利納教育得非常妥善，因此後來能替他服務，帮他管理上智孤女院。再如，那後來做加大利納助手的斐諾德拉潭（*Benoite Tardet*）姑娘；那給他服役的李娜老婆婆；那頗有聲望，也很熱心的西彭（*Chevas*）子爵；那守正不阿，十分盡職的孟迪村長等，這些都是他特加選拔的人物。末了，還有那個不平凡的類斯夏發榮老伯伯，常留在堂裏好幾小時也不出來。他的嘴唇一動也不動的；他好像是和天主談話。出堂後便問他：「你對天主說些什麼話呢？」老神父問。他說：「我看着好天主，好天主看着我罷咧」。

的確，世界上最偉大的神秘學家要說明人的靈魂和天主相對晤談，再也找不到比這句話更簡單，更確實，更詳盡，更精當的辭令了！

維雅納神父到任六年後，便傾他羞澀的阮囊，買下了一座鄰近的房屋，開辦一個女子小學校，題名「上智」院。這一下，他把他父親給他遺下的全部貲財用完了。這座屋子有兩層，樓下一大間用作教室，樓

上兩間作爲臥室，屋子前面，還有一片相當大小的場地。他於是遣派額薩納和拉潭兩位女士到福倫司（*Forcins*）的聖若瑟女修院，受訓學習幾個月，然後回來服務。此外，又有一個名叫若翰納瑪利亞夏南（*Jeanne Marie Chanay*）的女子，她原是雅桑（*Jassans*）人，以前很喜歡跳舞，名譽不很好，後來被離本鐸感化了，自願棄俗修道，便派她在上智院服役。

這是個完全免費的義務學校，開辦時學生只有十五名，以後當然迅速增加了。鄰村人家相繼送住讀書入學。維神父便把閣樓改作宿舍。不久，學生來的越多了，這座屋子不能容納，不得不設法擴充。因此，他也像聖方濟各類日思一樣，成了一位建設家，不但把人的靈魂，加以改造，便是在物質上，也興辦了許多光榮天主的大事業。

那膾炙人口的「上智院」就在這種情景下誕生了，顧名思義，他題的「上智」兩字真是再適當沒有。他開辦了這小學校以後，又在校中附設一個收容所，收容附近十里以內，那些沒有家屬照顧，或是父母無力教養的女孩子們，和被遺棄的孤女們，代天主盡教養的責任。據說，有幾個還是他在路上遇見了領回來的。這些孤女們年齡大小不一，有的七八歲，有的二十來歲。他却不問大小，一概收容；最多的時候竟有六十名。這許多大大小小的女孩子，衣服，飲食，住宿，都得由他供給，到了寒冷的冬天還得給她們生火取暖，費用十分浩大，却全沒有一定的經費，全靠各方面隨時捐助，得以維持過去。但需要日見增加，常

苦青黃不濟；所以上智院始終一致的原則是絕對依賴天主上智的安排。他深信天主決不會聽任自己的兒女凍餓而死，因此，決計不給它籌募基金，使有固定的收入。

這個收容孤女教養她們的上智院，的確是亞爾斯全村最幽勝，也是最安樂的地方。屋子低矮，却空氣流通；方場前面的空地開闢成爲園地，園外便是田野，屋子前後三行窗戶，開得十分均勻，樓上還搭出一座輕便的陽台。我們登台瞭望，可以像天真爛漫的孩子們一樣，呼吸到一種超自然的空氣，這就教我們明白後來聖本鐸爲甚每每要揀這地方去躲避煩囂了。

維雅納神父爲了供給上智院數十名孤女的衣食，奔走跋涉，不知受了多少辛苦。上智院既然沒有基金，他就不得不出外募捐，向人求乞。可是這一帶地都是些種田人，他們天然是把錢看得很重的。聖本鐸循善誘，已把他們侮謾天主，酗酒、跳舞，和種種放蕩不羈的毛病治癒了，却不能療治他們慳吝的毛病。節儉原是一種美德，但慳吝和節儉很難加以區別。農人們便是經濟很寬裕，却大都愛財若命，抓住了不肯放手，連自己也不享用，怎捨得送給他人，讓人受用呢？這也難怪他們要如此，因爲錢財是他們終歲勤勞，胼手胝足，辛苦掙得的代價，得來很不容易；何況種田人誰都要防荒，今年豐收，難保明後年不遭凶歉，儲財積穀，不得不先事預防。

因此，他只得向那縉紳閥閱的富貴人家去求援乞助，漸漸山近及遠，甚至不嫌路遙，走到里昂大都會

勸募。他每到貴族富紳的邸第，謁見幾個熱心慷慨的夫人命婦。這些女主人大概知道他的生平行事，聽到他聖德的聲名，都很敬重他；他一開口，無不慷慨解囊樂輸願助。多虧他親自奔走求乞，上智院的孤女，個個飽食煖衣，安居無慮，始終不會鬧過飢荒。實在，她們過一天是一天，差不多天天要人捐助，却一天也沒有受凍挨餓。她們每天求天主賜她們「日用糧」，天主就每天賜她們有飯吃。這實在是每天顯示的靈蹟。無奈人們對於這一類的靈蹟大抵漫不經心，視而不見；自從有史以來，天主爲傳教興學，創辦各樣慈善事業所顯無形的靈蹟，層出不窮，無時或已。

但仁慈的天主可憐他們的盲瞽，就教他們看看有形的靈蹟了。

上智院的經費全憑着一位窮苦的本鐸奔走求乞繼續維持，他把它完全托給天主了，深信到了危難關頭，天主決不會棄置不顧的。果然，上智院成立以來，天主沒有一天不是在暗中護佑着，如今更要大顯靈奇，教人看看兩個窮人的大聖蹟，爲證明他不住的恩佑。

這兩個大聖蹟便在這時候錄入聖維雅納神父的本傳，從此證明了天主真正和他在一起。

二 兩個大聖蹟

這是一八二九年。院中六十名左右的孤女，糧食就告絕了。聖本鐸一時無計可施，又不好意思再向施

主們捐助，他的本性縱然十分率直。上智院的倉屋早已吃空了；地上的散麥，抓起來只有幾把。聖本鐸在這窘急的當兒，早就不住向天主呼籲了，並向主保聖人們迫切陳情，懇求他們居間代禱。他見一切的祈求呼籲，影響全無，沒奈何便想把孤兒們遣散一部份；一轉念，却又不忍坐視這些無告女兒墮入黑暗深淵，靈魂肉身一齊失落。他忽然想到自己素來特別恭敬聖方濟各類日斯，想起他生前曾顯奇蹟，養活無數窮人；如今他在天堂上，必然也肯供養。他於是向聖類日思和別的聖人們懇切祈禱一番，然後到倉間裏把零星散麥掃做一堆，把聖類日思的聖骨藏在裏面，再命全院孤兒和他同心切禱。禱罷，他心裏就覺得平安了。過了幾小時，那管做麵包的夏南姑娘來告訴他麵粉用完了。他便命她姑且去收取倉中餘粒。

她想：『這幾把麥怎能濟事呢？不收也罷。』但她終於聽命去了。她到本鐸館舍，懶洋洋走上樓梯。大概她心裏別有所思，所以她走來很不踴躍，慢吞吞走到倉間門前，隨手推門進去。不料這扇門竟抵抗起來，不比平常一樣容易開闔，却是門背後有甚麼重東西抵住似的，要把它推動，非用力不可。她覺得有些奇怪，便用力一推，門仍不能開直，却見門縫裏麥粒像潮水一樣湧出來了，直瀉到樓梯跟前。這當兒，她驚喜得只想自己眼花了，又疑惑自己在做夢，簡直不相信竟有這回事。她再用力推開門，定神細看，只見滿屋子全是麥，而且堆得直碰到屋頂。這才使她相信是真的。她立即拔腳飛跑，跑到神父房裏去報告。維神父聽了，當然也很驚喜，但他早就料到這回祈禱必有應驗，正在靜待好消息。所以他心裏果然十分歡喜，

却也不至過於驚奇。但他依舊不動聲色，好像他不相信似的。同去察看：

他對孤女們說：『我的苦孩子們呀，前幾天我不曾一心依靠天主的仁慈，想要遣散你們咧。果真天主罰了我啦』。一個親眼看見這件聖蹟的人說麥的顏色和平常的不一樣。就這樣信德把天上的倉粟充實人間的倉廩呢？

大約過了三四年，天主又顯了第二個大聖蹟，爲救濟聖本鐸的窘急，解除了他養育的孤女們的飢餓。

正確的日期已無從查考了，但依據官方的記錄，我們可以看到那時亞爾斯一帶的大旱荒發生在一八三四年。這一年，本村的收穫壞極了，麵粉駭人地昂貴。本鐸館舍的倉屋空了，上智院裏的麵粉也只有這麼一點兒；說得準確些，只够做三個大麵包。磨坊主人見麥沒有送來，聖本鐸吩咐管麵槽的說：『孩子，你去把所有的一點兒麵粉加酵，用水搓和了，把麵槽蓋好，明天照常辦事』。

第二天，夏南開槽，只見麵糊漲得很厚，便加水再搓，不料越加越漲，越漲越厚，而且漲得很快，幾乎不及加水。一會兒，麵糊已漲滿了一麵槽，直到槽口上，好比平常時候倒下了一整袋麵粉。她於是不再搓和了，但麵糊已溢出麵槽，掉到地上。據加大利的記載，她們於是做下了十個大麵包，每個稱重二十磅，以至二十二磅。合院人個個都吃飽了。那些在場目覩的，都驚奇得說不出話來。維神父只能說：『好天主真好啊！他總肯照顧窮人咧』。第二天，得了麥，磨坊裏才把麵粉送到了。

除此以外，上智院裏後來又顯了兩個同類的聖蹟。一次，在院中服務的費雅（Marie Filliot）姑娘，原打算從一個酒桶裏倒出只够兩小杯容量的酒來。她把酒倒在另一個空桶裏。怪得很，這一點酒就裝滿一桶。又有一次，一天，聖本鐸親自到院，給孤女們分派南瓜。他一手端着一大盆南瓜，一手給她們分派。他見孩子們都餓了，便不加斟酌，給她們每人分了一大份。兩位管院修女和執役姑娘們都替他擔憂，心想這樣分派，算來總有一半人吃不到。豈知個個都派到了，盆子裏還有餘剩的南瓜。大家不禁嘖嘖稱奇。

上智院真正是聖本鐸翼護下的聖家庭。只因這是神貧的徵象，所以他喜歡常去看看，親自照料一切。他把要理班搬到那裏優先的地位，後來，索性而且在那裏進餐，他常怪人待他太好了，他教少備些飯菜偏不聽。他自以爲吃的太好了，只得加功祈禱，多做些補贖，他認上智院的好女兒們却會祈禱，每說天主賞賜這許多恩典，不是他求得的，却是她們。天主所賜的一切恩寵都是看在窮人面上。在真正窮苦的地方，人和天主間的隔閡就完全消除了，甚麼也不能阻礙天主頒賜各樣的恩典。

維雅納神父常懷着這樣的思想，簡直是牢不可破。有一天，天主要默啓他，問他一句無可答覆的話，却对上智院將來的生存再給他一個保證說：『到如今，你還有甚麼別的東西短少的沒有？』聖本鐸自己講起這回事，會說：『事實上，我常有充分的錢物足以應付。我每見那有一定收入的人，常向人訴艱道苦；他們常有短少的東西，反是那甚麼也沒有的，却甚麼都不欠缺。……天主要的是依恃心，比甚麼都要緊。』

我們只要把所有的事業完全交給天主，讓天主獨自照管，就會感動他的公義仁慈，來助佑我們呀」。

三 和聖女斐洛默納合作

我們看了上述的兩個大聖蹟便知維雅納司鐸已贏得了天主的佑助，從此不再孤立無援了。他眼見自己的神女們在他肘腋下漸漸長大成人。這些孤女在院中個個度着祈禱，工作，艱難，克苦的生活。她們的神父把她們管教得十分嚴謹，不但吃的穿的都很清淡簡陋，讀書操作也很勞苦。至於享受那是甚麼都沒分，便是花也不許種，因為這是自然界中賞心悅目的東西，不是窮人們所應有。無疑地，這正是天主所以對她們格外加恩的緣故吧。這樣，他的神女們將來個個都做得好僕役；長大了以後，有的還要替她擇配成家，更可以做個賢妻良母。他心裏最看重的，便是那幾個幫他管理教育孤女們的修女和守貞姑娘。修女中，拉潭體質嬌弱，後來因為過於煩勞，不幸早夭逝世。加大利納頗薩納老成和易，見夏南姑娘性情暴躁，常加規勸，始終忍耐着。夏南姑娘素來有些脾氣，對別人還好，對加大利納却冤家似的，老是和她作對。拉潭去世後，便由瑪利亞費雅替了她的職位。

可是我們常該記着聖本鐸最親密的好友不在人間。他一生的語言行事，日盛月增的聖德，和因此所有超越尋常的能力，全不是人的明悟所能了解。這一切都是屬於超性方面的事情，要是我們不憑超性的目光

來觀察，那我們斷乎懂得其中的所以然，一定是「莫明其妙」。聖本鐸一生常和天朝神聖相晤對，起先還只是神交，後來竟是現實了。前面，我們已經見過，他怎樣只憑些微聖骨，聖類日斯竟肯爲了他大顯靈奇。但這還不過是最初的表記。以後，我們還要看到聖母和聖人聖女們多次向他顯現。這些事情都是曾經偶然在旁目覩的有福人證實過的，這就可知除此以外，其他沒有福份的人，不能乘機目擊的顯現還多着。他生平特別恭敬聖母，聖彌額爾，諸聖天神，和他的主保聖若翰，以及後來勸人特加敬禮的聖女斐洛默納，會給他們先後在聖堂中建立經堂，看來這班神聖他都會在異像中見過面，凡是要推測他和天朝神聖不時往來交接的秘密的人們，只須一看他的行徑，便可以得到一個綫索。但在我們，這宗任務未免太艱巨了。

然而我們要講這位亞爾斯本鐸的事蹟就不得不把聖女斐洛默納和他相提並論，因爲他們倆有很密切的關係，講起來不能分離；他爲人所有轉求代禱，感化罪人，和顯示靈蹟的大功業，處處和她息息相關。

聖女斐洛默納是一位年幼的致命聖女，在古羅馬帝國聖教初興時代，爲天主捐軀殞命，葬在地窖裏。

她致命後經過了一千七百年，她的聖骸才在羅馬地窖中發現。假使你懷着興廢存亡悉由天命的觀念來翻閱整個世界的歷史，便和聖女斐洛默納的事蹟，的確是幾件值得提起的故事中的一件。我們看見歷史上記載着國君相見言歡；列強訂盟立約；寇羅巴屈拉（Cleopatra）的艷姿制定了一個帝國的命運；蠻酋擾亂歐

洲，大肆屠殺；哲士創立新說，使一個國家的國運蒙受重大影響，過了五百年才見轉變；有人發見了電力，更有人創造火藥，建築鐵路，發明印刷術。這些事情件件燴炙人口，永遠成爲後人們談論的資料，誰都津津樂道。却有一件比這一切百倍神奇，百倍重要的事情，便是一個素不相識的閨女，在經過了一千七百年以後，竟會和一位沒有學問，却極有聖德的鄉村小本鐸相逢合作。

在第一世紀末葉，（無論如何不出第二世紀的上半世紀）有一個十三五歲的小姑娘在羅馬致命身死，她死了以後，便葬在潑利西拉（Priscilla）的地下公墓裏，身邊放着一個小瓶，貯藏她所流的義血，墓前蓋着三塊大磚板，上面描着紅字『斐洛默納願平安和你相偕！』又繪着三枝箭，兩隻鐵鎚，和一枝橄欖樹枝。這橄欖枝代表和平，和天主的神國。鐵鎚表示這致命小姑娘已覓得了超登天國的道路。一小瓶的血便是致命的徵象。三枝箭更繪出了那治死她的凶器——那時奉教的官員和貴家眷屬被判死刑後大抵是用亂箭射死的。也許墓碑上寫的斐洛默納的名字不是她的真名字。因爲這句話的意義是「親愛的，」她的親友們在葬她的時候墓碑上不提姓名，只用這句話來表示他們的傷感也未可知。

人們對於這些古代的遺蹟，但憑一己的推測加以臆度，自必聚訟紛紜，莫衷一是。要是專講事實，那麼關於這位聖女的事蹟，我們所知道的盡在這裏了。她在地窖中長眠了一千七百年，沒有被人發見。她在天堂上替人代禱，人却不會向她有所懇求。羅馬城裏有名的古蹟伽大公——古羅馬時代基督信友們避難的大

地窖——早已開始發掘了；那些爲主致命者埋骨的墓穴已有好幾英里的地方掃除整理過了，却沒有發見斐洛默納的墓穴。她在世的歸宿地，經過這麼悠久的歲月還不會破壞，也不能破壞，似乎從此埋沒不彰了。豈知天主特地替她保留着，要等世人在暗中摸索了一千七百年，少不得需要她援助的時候，才命她出而問世。

一八零二年，當羅馬人在地下繼續發掘的時候，便發見了幾位致命聖人的埋骨處。三年後，奈泊爾斯（*Naples*）主教區內有一位青年司鐸方濟各呂濟亞（*Francois de Lucia*）跟着他的主教上華諦岡聖京公幹，便乘機表示切願獲得一位聖人的遺骸，迎回到他會口裏，助他感化屬下頑梗的信衆。主管聖部許他在幾位不知姓名聖人的遺骸中揀一位。他想：向一位不知名的聖人祈求有何用處？羅馬聖部便格外施恩，給他帶到了三位聖人的遺骸，都有確實的姓名，却還沒有指定給誰。他見了斐洛默納的名字很中意，便請本區主教正式呈請，領回這寶貴的聖骸。

回到了奈泊爾斯，卜登閣（*Potenza*）主教謹敬開封，按例把聖骸正式檢驗一番，便敬藏在一個小型雕像中，像上刻着一隻手捏着一枝箭，一隻手捏着棕枝，和一枝百合花——得勝和童貞的標誌。

有一位熱心夫人奉命把聖像包裹拂拭，準備迎回慕仰諾（*Mugnano*）村。她的手指一觸着，只覺得渾身微微一震，她所有十年來百治不愈的宿疾竟立即痊愈了。他們把聖骸供在一間淨室裏，在起程前一天晚

上，聖女又顯了兩個靈蹟，治愈了某律師的坐骨神經痛，和某貴婦的手背疔。聖骸迎到了慕仰諾，聖女更大顯靈奇，聖蹟多得不可勝計；因此聲聞遐邇，便有許多修士、修女、主教、司鐸、王公、貴族們接踵而來，虔誠瞻謁。便是法國的司鐸也有許多不嫌路遠，絡繹來朝，向這位年幼的小聖女求恩乞佑。

斐洛默絡聖女的生平事蹟早已失傳了，經過了這麼悠久的年代，簡直無法查考，大家只知道她是個以身殉道，爲義捐軀的小女子，死了這麼久，才蒙天主顯揚，顯了許多靈蹟。除此以外，其他一切，概不明白。可是她既然是一位童貞致命，又顯了這麼多的聖蹟，必然是一位聖女毫無疑惑了。因此，羅馬教宗便決定將她列入聖品，昭告普世信衆對她公開敬禮。這件事情的確值得大書特書，聖教會把一個素不知名的信女捧上祭台，這在聖教史上實在是件絕無僅有的事情。

維雅納司鐸獲得聖女斐洛默納聖骨的經過是這樣：一八一五年，慕仰諾聖若望修會(St. John of God)的修士們被革命黨驅逐，從義大利逃入法國境內。他們狼狽出奔，處境十分窘迫，便唱着聖女斐洛默納讚美歌，到各處都市中挨戶求乞。他們的會長蒙茄隆(Mongallon)司鐸路過里昂時，投在富室謝禮谷家作客。那時謝家的小姐保利納，(便是後來創立傳信修會的謝禮谷女士)，還只十七歲，正害着一種不治的絕症，聽說蒙茄隆司鐸從慕仰諾帶得聖女的聖骨，便向他乞得，求聖女療治她。聖女就顯了一個極大的靈蹟，使謝小姐的病症頓時消失——這個大聖蹟幾年後就成了教宗決定把聖女列入聖品的因素。謝女出閣後，

住在離埃古里不遠的帶商（*Tassin*）地方。一天，巴萊司鐸帶了他的門生同往謁見她，因此相識。後來維雅納神父從謝女士分得了一小份聖女的聖骨；他調任後，就帶到了亞爾斯。

我們不知道他究竟在甚麼時候開始向聖女祈禱。我們只見他忽然爲聖女特建一所經堂，敦勸屬下信衆恭敬聖女，向她祈禱求恩，想必這是由於一種向慕多時的心意所驅使，是祈禱已蒙垂聽，奇恩已蒙俯賜的結果；否則，這一切不將成爲無意識的舉動麼？他開始講起她的時候，便已把聖女引爲同志了，以後，他更把一切的靈蹟歸功於聖女。

也許你要說經聖教會列入聖品的聖人聖女們多着啦，維雅納神父知道的總有幾百位，總是孜孜不倦地向信衆公開，或自私下講他們的嘉言懿行，教人努力則效。那麼，他爲甚麼特別揀選這位聖女呢？我們姑且把天主的聖意丟開不講，只就人類的意向尋求解答吧。在我們看來，這些緣由中主要的緣由便是這位致命小聖女確是一個比較完美的模範，要比他理想中所有任何其他隱晦不彰的人物，更見得完美齊備。總之，這位聖女真可說是最隱晦的了。對於她，一切都不知道，大家只知道她怎樣離開這世界，却絕不知道她在世時所有一切的光景；不但年齡、籍貫、家世、身份、生活狀況，一概不知道，便是她的姓名也不能確定。當她在天堂上享受光榮，照理自應該在這世界上有反響的時候，天主却把她隱藏起來，不教她受世人的讚美。她雖會誕生入世，在世人看來，却像沒有存在過一樣。這樣隱晦的時期直過了一千七百年。天

主於是顯示了百把個聖蹟，證明這死人的骨灰，這卑鄙微賤獨特的表記和徽象，在天主眼裏，却是多麼偉大啊。亞爾斯的聖本鐸曾想：「學做聖人是我們的天職，只是不可教人知道了。聖女斐洛默納正是我們成聖的南鍼」。

另一理由，在恭敬聖女斐洛默納需要盲目的信德，這正是切合着本鐸心意的。我們依據歷史和人類本性的知識，不能確定她是否存在。因此，教宗要把她列入聖品，不得不一反前例。我們確實知道的，只有她的聖蹟，和教宗的示諭，除此以外，絲毫不能有所增損。維雅納司鐸更不需要這麼多作為恭敬她的根據，何況她又是一個小姑娘呢。

天主為亞當造厄娃，也為厄娃造亞當，男女相配，這正是天主親自規定的神聖事件。天主又為增加這婚配聖事的光榮，提高它的原有地位，解除它肉身上的關係起見，還喜歡把在世的聖人聖女們聯繫起來，使他們在精神上成為淨配。可惜世人沒有充分注意到天主所有這一層的深意。這不但在配偶間是如此，便是在父子兄弟間也是如此。幾時我們在精神上成立了父子昆季的關係，便把本性愛情所有一切的聯繫完全化為超性神秘的關係了。比方聖五傷方濟各和聖女嘉辣，聖女德助撒和聖若望十字架，聖方濟各撒助爵，和聖婦向信助，（St. Jeanne de Chantal）聖保祿味增爵和魯意絲麥略克，（Louise de Marillac）聖本篤和她的胞妹聖女史高拉斯底加（St. Scholastica）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亞爾斯的聖本鐸從來不會和任何婦女有過密切的友誼，便是在精神上也是如此。然而他的心是够溫柔的。他一旦晉登司鐸職位，便把自己的家屬完全拋在腦後了。他對上智院的神女們一視同仁，不分軒輊。但天主已在暗中替他選定一個早已不在人間的人物，一個古代的閨女做他的伴侶了，教她立即做他的夫人，做他的未婚妻，做他的姊妹，後來，還要做他的女兒；因為那時他漸漸變成了白髮老翁，而她却常常在青春時代，常是個十三五歲的小閨女。不久，他可以用父親的口吻對她說話，幾時有甚麼事情央求她，就更容易勉強她答應了，那時，他無須再小心翼翼的伺候她了；也許竟可以責備她，雖然是很溫和地責備。

她奉天主命來和他合作的時候真是再相當沒有：她來了，正好替他移轉世人的讚美，免得他因此傷及他的謙德，而使他迅速感受極大的憂苦；免得他受魔鬼驕傲的誘惑。事實上，這正是他所以遵奉着天主的默示，敦勸屬下信衆特敬聖女最有力的理由。原來，那時聖本鐸不幸已在開始大顯靈奇了。這原是可喜的事情，但在謙卑自下，不敢居功的聖人們却要自認爲可耻咧。

聖本鐸自己完全明白天主揀選他做毫不足道的工具，爲更顯著地表現自己的全能。他知道天主未始不可揀選不拘那一個比他不及的人，只要這人近在咫尺。他僅有的一點功勞，只在沒有拒絕應選，沒有說出一個「不」字，讓天主神力的波濤經由他身上衝出。可是在局外人看來，聖蹟總歸是聖蹟，顯聖蹟的人，託

詞推諉是徒然的；誰也不會相信他說這件事情和他自己全不相干。他無論如何不能躲避羣衆的嘖嘖稱道，而且人既然是有情感的，也必不免多少有一點沾沾自喜的心意。聖本鐸正如他過去在顯過了麥倉聖蹟後，利用聖類日思做掩護，躲在後面一般，如今又利用他特敬的主保聖人，若翰授洗者，利用聖彌額爾，和諸聖天神，作爲掩護，自己躲在他們後面。但這些天朝神聖已好多年不見有何聖蹟了，信友們於是互相詢問：『甚麼事情把他們一齊喚去了呢？』

他們竟說本堂神父打算哄過他們了。

正在這當兒，一位名震全歐，義大利的小聖女來了。只因她是一位新聖女，又是新來，所以大家對她格外尊重，更加恭敬。在世俗人眼裏，聖人聖女們很快變成陳舊，所以全知的天主既然要借他們行使他的全能，就不住把新成聖的啓示世人。於是聖本鐸便請聖女斐洛默納轉求天主顯幾個聖跡，不必是頭等大聖跡，至少是最容易教大家看得見，也就是最能使信衆滿意的聖跡。

在這位小聖女和聖本鐸作初步接洽的時候，我們不難寫一篇很動人的對話，而且這篇對話很可以寫得和真實的一般無二。也許他要向聖女說：『我和你先約定，每次有病人來求療治，我一定教他來求你。如果合着天主的聖意，你就醫好他』。這樣，他們倆就約定了。以後三十年中，那位「天上的公主」，和這位在世的臣僕就常是這樣親密商談。他們倆不但在精神上感應晤談，聖女也竟向他顯現。不論是否見面，她

總和他相離不遠。幾時他受了苦，她就把自己受過的苦告訴他。他每稱聖女爲「親愛的小聖女」，他的「顧問」，他的「借名」，他的「天主前的代辦」。所以他們倆手挽手的跟時代前進，永垂千古。這世界期待着一位郭篤（Giotto）一類的名畫家來給他們摹繪一幅神配訂婚圖。

所以，現在當大批信衆成羣結隊，絡繹而來，到這久被遺忘的小村落，踏進這座小公堂時，維雅納本鐸以爲從此可以安然無慮了。他們不是來謁見本鐸，却是來瞻拜這位供在水晶龕內的小聖女，他儘可以置身事外，不問外人毀譽如何。

第五章 療治人靈的聖手

一 化及隣鄉

自然，維雅納神父這種自典的見解差了。大家都要找活聖人，比找已經去世的好得多。一般朝聖信衆來找的不是別人，正是他。他們結隊前來，潮湧似的衝入這小小的亞爾斯村，把它擠滿了。我們記得他的預言：「將來，來的人多了，這座聖堂就要容納不下咧」。這句話無非是天主聖神啓迪他說的；天主聖神自然決不會說謊話，這句預言如今應驗了，他却並不覺得驚奇。這鄉村小會口漸漸由冷淡化爲熱心，當然對外

不能不發生深刻的影響。風聲漸漸傳開，便有許多主教司鐸們不禁撫躬自問，維雅納神父怎會如此。那些素來知道他才疏學淺，替他覺得可憐的同事們，到此才對他的真價值有了比較正確的意識，却還不明白其中的底蘊，沒有甚麼清晰的感想。鄰近各會口的本鐸們於是不再遲疑，請他代庖，或是央他前來襄助了。他總是有求必應，從不推辭拒却；因此，請他幫忙的紛至沓來，幾乎成了定例。他一經邀請，便一早動身，徒步前往；到了晚上又徒步回來，料理本區的事情，眼見諸事平安才放心，因此，常走得腰痠背痛，疲乏異常，又須冒着風霜雨雪的苦。他的身體原很羸弱，又常害着一種奇怪的寒熱病，要時常發作；漸漸根深蒂固，到死沒有痊愈。他却不辭勞瘁，每天朝去夜回，絕不向人道苦。

那時，里昂有一個加都制會，(Carthusians)它的宗旨是在襄理教務。凡是人口稀少的小會口，本區主教按律不應派一位司鐸常駐專任，他們便遵派司鐸前往助理。亞爾斯地小人稀，正合着他們的條件，原該享有一位助理司鐸的權利。可是他們見那裏的常駐司鐸是維雅納，便都認爲不必多此一舉了。不久，鄰近各村每當舉行四規大會的時候，都爭先恐後的請他前去襄助。因此，香水(Chameaux)、蒙梅勒(Montmerle)、列麥(Limas)、和本縣縣城德蘭伏(Trovois)等處的信友都聽到了他的講道，向他行告解。他多年出外爲主宣勞，結果使他的德化日隆，聲聞遠播。如今，周圍三十英里以內，誰都知道維雅納神父的大名；不論是贊成他，或是反對他，沒有一個不會聽人提起過他的名字，講起過他的德行。然而這些人大都疑信參半

有許多更全不置信。這時候，他的名聞廣譽還沒有達到引起外鄉人的深切注意，使他們到這窮鄉僻壤的葛蘭荒村來專誠謁見他的階段。可是他一到他們會口裏，他們就十分注意，誰都要來見他，不肯錯過機會。

他們初次聽了聖本鐸的講道，就不得不承認亞爾斯人稱道他的功德，說來果然並不誇張。他沒有大演講家滔滔雄辯的口才，却有蔑視雄辯的聖神的光照，因此，滿堂信衆似乎都覺得新穎動聽。他三番五次，重伸幾端緊要的道理，甚至同樣的事情，說過了十幾遍，廿來遍。這在他的同儕司鐸們早已成爲老生常談；聽講的信衆早已聽得爛熟，覺得厭倦了，只當它耳邊風，東耳朵進，西耳朵出，心不在焉的聽而不聞，那裏會有甚麼效驗。可是維雅納神父似乎刻刻想着這些事情，覺得這些話很有效用，越講越有勁。他憑這些話找到了一個激發人心的方法，要深深叩入人們的方寸靈台。

却有一件事誰也不能疑惑，而且要使世俗人莫名驚駭——修道人的驚駭更深一層。這便是他聽告奇才的發見。難道他已能窺見人心的隱秘嗎？難道人們和他單獨晤對時，便拜倒在他的信德和他神火炎炎的愛德權下嗎？這且不論，一八二三年他在德蘭伏襄助舉行四規大會時，他就座聽告的小經堂中，竟沒有片刻人空的時候。這是確定的事實。信友們初次向他行告解神工，不過是爲好奇心所驅使，再來時，却是迫於必要了。他們從他得知告解聖事所有無窮的價值。來就他料理靈魂要務的，有窮苦的平民，有知名的紳士，更有仰慕他盛德的司鐸修士們。據說：有時候，他的居停給他備了晚餐，要等到半夜裏才見他回來。那

時，就難得見他進食了。他的同儕某司鐸曾向人說：「我有一個好夥計，整天勞苦工作，却不吃飯」。

自然，他的聲譽日隆，很迅速地傳遍里昂屬了。他在列麥宣講「四十聖時」的那幾天，只見耳堂中坐滿了神職人員。他們是預先約定了，特來聽他宣講的。後來，他講起這回事，曾說：「開講時，我很惶恐。但我姑且開講愛慕天主的道理；看來我講得還不差，大家都哭了」。

要使一班聽講的司鐸們眼眶裏流出眼淚，便是那著名的聖道大講師也不見得一定辦得到。人們於是不敢小覷他所獲致的罪人們改過遷善的功業了，不敢輕視他人所稱道的他的德行了，（這原是許多人所以自覺可耻的緣由）。便是他第一次顯現的大聖蹟，曾使一班迂闊拘謹的儕輩聽到了，聳肩努嘴的，如今他們也一本正經，津津樂道，不敢妄加非議了。曙光已透露出來，黎明即在目前：這時候，維雅納神父不必再跋涉長途，去登山陟嶺，却已自到他跟前了，他就可以登峯造極咧。

這回，德蘭伏的四規大會結束了以後，再過四年，便見每天有二十來個朝聖信友結隊而來，爲了自己靈魂的好處，到亞爾斯向聖本鐸請訓就教。有幾個竟喬遷到這小鄉村住下了。來朝的信衆日盛月增，不到兩年，更要突飛猛進，使這可憐的小本鐸應接不暇，一天到晚不得片刻安寧。以後三十年中，他整天枯坐聽告，天天被無形的鉄鍊束縛在告解座中，直到他去世升天的日子，總沒有開鎖鬆綁的希望。我們如果設身處地想一想這種光景，那得不誠惶誠恐，而對這天主特選的工具，所要表現的偉大精神，歡欣歌頌，

讚歎不絕呢？

二 洞燭人心的隱秘

聖本鐸慣常在晚間九十時退休安息，但誰也不能確定他究竟安睡過沒有。半夜裏他就起身了，便提着燈籠，走下梯來。這時候，已有許多人在聖堂四週，在公墓邊，或是在他所建的門廊裏等候多時了。他提着燈籠進聖堂，先跪下求天主祝福他這一天的生活。他親自點上一兩枝蠟燭，恭念三鐘經，念罷，才去開聖堂的大門，讓朝聖信衆進堂，隨即步入聖若翰經堂，就座聽告，已有人跪在跟前，準備向他傾吐靈魂上的衷曲。

在我們看來，這一切事情很簡單，但在他却不然。他每次進堂聽告，好比搬演一齣戲劇，舉行一次試驗，背負一次十字架。

那是一處便是天神們也不到的秘密處所。人們到了那裏——告解座上——要訴說告明的，不僅是自己的行爲，還該把自己的思想，連曖昧不明的動機一併向聽告神師和盤托出；有罪的悔改求赦；嫌疑的聽他判斷；善的請他導引；有了憂苦讓他安慰，疑難請他解決；要修德立功便求他指數，聆他訓誨。這秘密處所一開門，座上的陌生人就變成心腹人了。這個陌生人兼心腹人，和其他的人們大不相同，是一個好奇知趣

的人，也可以說是甚麼話都說得的莽漢。他是天主教在世的代表，他的耳朵所聽得的只傳給天主，不傳給人。這真是天主的聖耳。那給人答覆，指導，安慰人，束縛或是解放人罪惡的嘴，是天主的聖口。亞爾斯聖本鐸正是那樣的耳朵，那樣的嘴。而且他自己也明白知道是如此。

他也和其他一切司鐸們一般，知道是如此，却知道得比他們更明白。他給人聽告，雖則快而且多，他却總不把這告解聖事當作一件例行公事辦。他憑自己的良心，恪盡他司鐸的本分，決不許自己有片刻分心。他每次聽人自訟，和天主一般的聽，一般的回答，却是戰戰兢兢的聽着說着。因為他自知在天主前，只是個卑微的僕人，却有天主所能賜予的一切的神智神力，諸般恩寵，確信基督在他心靈上生活着。

到他跟前，赤裸裸的把自己靈魂完全披露的人，不是個個出於自動自願的。那人要是有些害怕，他就鼓勵他，教他勇敢信任；要是想規避掩飾，他就盡情揭發；要是半吞半吐，欲言又止，他就直扶他的隱私。他自有一種靈活的辯才使人折服，誰也拗不過他。人們不妨各自向他傾吐生平，他也向人傾吐自己的生平，教人看見他愛天主的深情了無止境。那向他披露靈心的人，他也把自己的靈心盡情披露，教他看看這顆心裏所有愛天主的炎炎神火。要是這人的心裏空無所有，他就給它裝滿了。假使它對天主開始覺得飢渴，他就加速了它的飢渴。假使它不覺得飢渴，他就教它看見天主聖寵的泉流，在他自己靈魂上的井窪裏積貯着。

但在他眼前的是多麼荒蕪，頑梗，冷淡，落寞的景象啊！當他在座上開了門，將要揭開簾幕的時候，他又必不免平添一番悵惘了：這當兒，他勢必又要聽到那不肯充分愛慕造物主的受造物所幹下的壞事了。

罪人們的過惡形形色色，各不相同，因此，他對付他們的辦法也不一律。他見某人只是愚昧無知，便加教誨，某人心境晦暗，便加光照。他對冷淡的，便灼熱他；懈怠的，便激勵他，勸他改度新生活；麻木的，便驚醒他；沒恒心的，教他立志，懦弱的，教他發奮。他要打開頑梗的心，要使憂苦的獲得安慰，要對那縱情佚樂的給他當頭棒喝，戒他不要犯罪。幾時遇到了和天主已相隔絕的靈魂，他也知道怎樣使他和天主重相接近。

一個人站在那人生在靈魂上所掘的深淵邊，那得不目眩神昏，搖搖欲墮呢？但他正如有好說的好：「緊緊抓住了他的母親——聖教會——的手」，倚在她教誨世人的磐石上，作自身的支持，一心依恃着天主聖神的一呼一吸，就不怕墮下深淵了，因為聖教會常得天主聖神的啓迪，他也能隨時獲得聖神的啓迪。他越明白自己的弱點是多麼不可限量，就越覺得自己是在弱無能，因為那時他已知道了；一切都在天主手裏啦。

力量和痛苦是相偕並進的。他向天主借得的能力，和他自身所受的痛苦密切相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全人類的罪都担在他一人身上，做基督忠僕的，自該爲了那向他告解的人們所有的罪惡而分担一點痛苦，分得一點唾面掌嘴，拳打腳踢，凌辱怒罵，和各樣的傷痛。他白天一整天，——有時候往往要延長到夜裏，

——關在那木籠裏代人負起罪惡的重担，寬赦了他們的罪過。然而他並不被罪的重担壓得發昏；他的頭腦依然十分清楚；他還能指導他們。

當司鐸的光給人解罪還不够，還須能訓誨語誠；有時候需要大胆直言；有時候却該妥加斟酌，善爲措辭，使來告的不但能改除他的老毛病，更能托賴天主聖寵的助佑，盡力擺脫這種老毛病的牽累。如果要使人人達到至善的境界，他便該對症下藥，對各人靈魂上的毛病。施行個別的治療。

每一個靈魂有它的特殊情景。人的靈魂正和萬物一般各不相同：既然全部化工中找不到兩瓣一式同樣的青草，要找兩個一式同樣的靈魂自然更見得是不可能的了。天主原是無窮盡的，天主的聖意更是變化無窮，淵深莫測的了。天主既然常以不同的舉措，逐一創造人靈，那麼，便是那些最簡單的，也不會完全相同了。當人呱呱墮地的時候，他的靈魂也就跟着誕生入世，一到這世界上，便要遇到種種的環境，經過種種的變遷，感受種種的影響，自然更見得彼此懸殊了。不幸這一切光景，釀成了一種境界，便是心理學家也不能窺見其中的秘奧，沒法分析其中所有錯綜複雜的原因。

便是那些心思最精細，感覺最敏銳的人比了那善於聽告，知道自己和來人的靈魂是否都能獲赦，要全看自己的做法如何，因此鄭重將事，不敢稍有疎忽的神師，正如孩子比大人一般。學者們只知紙上空談，無裨實益。其實，實際上效果如何，他們何嘗關心呢？

再則，一般心理學家大都忽視了那更重要的部份。這一部份是在辨明靈魂上的真情實況，究竟甚麼是眞，甚麼是假，甚麼行動是從它內裏出來，甚麼是從外面來；在外來的情況中，那一樣是出於魔鬼的詭計，那一樣出於天主的措施。他們也不能知道某人靈魂上賦有多少信德和愛德的神力，也不能預先看出該教他用怎樣的方法修成聖德，才恰合天主的聖意。他們一天否認着超性生活所應有各樣的聖德，天主聖神的神光籠照，和富有超性生活的聖人們所有一舉一動，或者否認其中的一端，他們就一天不能了解人心的隱秘，只可粗識人的外表，至多只能窺見人衷曲的一半。

亞爾斯本鐸却憑着天主的聖籠，富有神人的學識，能把人類共有的本性，人性因原罪而起的昏迷，各人的個性，惡勢力的侵襲，天主的護佑，以及天主聖籠所有能使人靈魂和天主深相契合的一切條件，合在一起，權衡輕重，斟酌損益，使得其平。

他爲天主爭取光榮，爲人類謀致幸福，目標只有一個，就是使人成聖成賢。他的目的端在使不善的成爲善人，已善的益求精進，止於至善；使大家一律誕登天國，不論高低前後，都能在天廷上佔着一個位置。維雅納神父向着這個目標努力做去，那小小的聽告座便成了他征討獄魔的大本營。於是整個社會上男男女女，各色各樣的人，都爭先恐後，擁擠着他跟前，各自向他自訟自訴，求他訓誨，不論是城裏人，或是鄉下人；愚魯的村夫俗子，或是智識界的優秀份子；世俗人或是修道人；司鐸們或是隱士們，都要聽

他指導，求他汲引，使自己得在天廷上爭得一個位置。他對他們却能個個了解。

蒙寧 (Monin) 司鐸會論：「導引人靈這件事，要點在遵從天主的聖召，並使人們一體遵從，和天主聖神一致步趨，順着各人的心意，使他們步武基督的芳蹤」。

維雅納司鐸具有無上精審的明智卓見，便是不在聽告時也必是如此。但有時候，他神遊天上，便把本性的明智拋到九霄雲外了，教一個不脫人性的靈魂做超越本性的事情，給它一點必要的援助，這裏插一句，那裏提一聲，便是當事人也不易察覺，却已求得了真正的平衡。這人或懷着超性的自信，挺身站起，毅然舉步，向着成聖的大道勇敢前進了。只要維神父給他一點正確的推動力，——而且這是決不會錯誤的——他就不得不勇往直前，向着目標邁步進行。

一個尋常鄉村小本鐸，但看他後來對自己的聖召也要懷疑起來，顯着自己多麼惶擾不安，就可以知道他庸才碌碌，是個不足道的人物了，却能在瞬息俄頃間替人切實斷定必取的前途，終身的結局，這豈不是咄咄怪事！但這一類的事情，有許多地方斷不是常人的明智所能索解，便是施行聖事，蒙主特恩的神職人員也不能加以說明。

然而維雅納神父的確有洞燭人心的本領。這是一種超越尋常的能力。蒙寧司鐸對於這位聖本鐸知道得比衆周詳：大概他自己多少也有一點洞燭人心的本領，所以他對於這一端的理論很見得明白曉暢。他說

，大抵一個人和天主相結合，就能透過肉身的翳障，照見方寸靈台中最幽邃的隱情。就常情論，人的靈心爲物欲所誘，就要躍動浮起，越出本位，和物質界相接觸了；而且一經接觸，就決不會再往下沈。另一方面，在神秘的境界中，功行深時，靈心也能自行收束，退回本位後，不再爲世俗塵囂所惑，而「轉向真道所從來的境界」；因此，便是在世間事物中，也能獲觀更真切，更清楚的景象。肉身的翳障經過神光的燭照，就漸漸變得透明了。人也多少能預先體味到死亡的真相；以後進入清淨之境，他的靈魂擺脫了肉身的控制，便神清形潔，有若天神了。這樣，他就和天神一般，用神目透視，不是用肉身的器官觀看了。他的神目對於一切世間事物便有和天神們所有一般的透視，一種超性的直覺；如果天主准許，他竟可以看見天主，還看見天主所佈置的過去和未來的事情，以及他人靈心中的隱秘。因此，在天主聖意所許可的範圍以內，他得分享一點天神們的知識和天主的全知。

這樣看來，聖本鐸雖則絕意人寰，不問世事，却要比留心世務專究俗情的哲學大家知道得多咧。

三 窺人衷曲如見肺肝

聖本鐸就座聽告，來人尙未開口，便已知道他靈魂上的光景，該怎樣應付了。不拘那一個，一到他面前，就甚麼也瞞不得。他竟像攢在這自訟者的肚子裏一樣，看得比他還要清楚，記得還要真切，似乎他早

已替他看好記下了。你要是躲在人叢裏，他就直入人叢，指着你，同你講話。如果某人事忙迫促，委實沒有閒功夫等候，只怕等不及向他行告解，却不敢說出口來，他好像已聽到這人心裏的呼籲了，立命他越次前來，不必等候輪到。正如他身上有千百條看不見的牽綫把在場的人們個個繫住了，他要那一個來，便隨手拉着繫住那一個的綫牽了過來。他心裏想叫誰，只須一揮手，這人就覺得指的便是自己，立即遵命前來。我們不妨舉幾個例，說明他蒙主特賜的這種奇恩。

一次，到亞爾斯朝聖的信衆人山人海，擁擠不堪。有三個女信友，一個小姑娘，她的母親和她的祖母，耐心等待了好幾天，仍沒有一見聖本鐸的機會，只得把她們的原來希望放棄了。看來她們良心上沒有甚麼大事情使她們感覺不安；母親和祖母一概不猜疑小姑娘靈魂上有大罪，使她惶恐難受，也想不到她這當兒急急要人拯救。聖本鐸却已親見她的隱衷了，立即暫停聽告，下座走出來，剛好阻止她們勿去，遲一步就趕不上了。他逕到她們面前，對那身負重罪的女兒定睛一看，便命她立即跟他去行告解。

又有一次，有一個攔路行劫的強盜得了病，到亞爾斯來求痊癒，却全沒有悔罪的心意。聖本鐸不理睬他。他去了，却又回來，再行堅請，還答應肯聽神父話，向他告罪，却準備揀他肯告的說。維神父聽他告罷，便問他：「完了沒有？」他說：「完了。」神父說：「你沒有告我某天你在某地方幹的這件事，某天又在別處幹的那件事呀！」接着，便把他的生平罪行一一揭穿了。這個強盜於是真心痛悔，定志回頭改

過，當下就獲得痊癒。

某青年和人打賭，說能哄騙聖人，就作腔作勢，敲着胸膛，唉聲歎氣，到他跟前，說：「神父呀，可憐我重大罪人！」聖人說：「朋友，你說的不差，但我沒有功夫給你打哈哈，你去向別的司鐸告罪吧。」說着，就轉身去聽別人，不理睬他了。這青年不料討了沒趣，退後便仔細思量。他省察良心，覺得滿懷羞愧，便真心悔過，再到聖本鐸前告解，才得他竭誠歡迎。

又有一個老頭兒，屬於自由思想派，跟着朝聖隊來到這小鄉村；一進聖堂，就被聖人擒住了，把他拉到更衣所裏。聖本鐸很親熱地拉着他的手，突然問他：「你有多少年數不告解了？」他說：「三十年了。」——「三十三年呢！朋友，那天你在某處某聖堂辦的神工。」——「對！對！」——「現在讓我給你聽告，好嗎？」他竟不敢違拗。他們兩人便在告解座上談了二十分鐘。這老頭兒只得把一生罪過和盤托出，許下以後不敢再犯。

駱才德 (Roquette) 老農的事情和上述的相類似。他素來很冷淡，一天領了老妻和他們患病的小兒子來堂求恩。維神父叫他，他不應；再叫，再不應；叫到第三次，他不想這樣沒有禮貌的待神父，只好跟着神父走到祭台後面。他一路想：「別管他，他總不至把我吃下去吧。」聖本鐸於是指着聽告座，叫他和自己一同進去。老農說：「我不預備告解呢。」——「那不相干，起個頭就是。」聖本鐸先開口，提醒他，有些

罪他忘記了，給他說出。這就夠了：駱才德老頭兒就毫不困難的往下說，自訟一生的罪過，辯了一次妥當告解。

說到這裏，我們不妨提起一件更困難的事情，講一個婦人怎樣敘述她自己的經歷。她會對蒙寧司鐸詳細講來，我們不妨照錄一部份原文如下。她說：『我會爲了我的聖召問題急待解決，因此心緒不寧，想把這件事告訴他（維本鐸）却又躊躇莫決，以爲我很難說得分明，又怕他沒有了解便下判斷，使我終身惶慮不安。可是我信任他，比不拘那一個信得過。我覺得人家不論對我說甚麼話，總不能把他給我任何勸告所有的印象加以磨滅。所以我想這件事便是不說明，也不致使我所領的告解聖事失却功效；經過了許多的考慮，終於決定主意，不向他提起。豈知我雖然想問，却決計不問的那件事情，他竟答覆了，而且答覆得非常正確，大出我的意料之外。這當兒，我心裏的感覺，我所有的驚奇，實難以言語形容！原來我以爲即使我萬分留神，把我的心事婉轉詳陳，也不敢希望他，會有這樣切實的答覆咧。』

他能看見在別的地方發生的事情。也能明知未來。關於這後者的奇恩，信而有徵的事實多得不可勝計。便是世人的身後事，他也能洞悉無遺。曾有某夫人因爲丈夫投河自盡，總想他定必失落靈魂，慘懼永禍，因而常懷憂悶，沒法排解，便到亞爾斯求聖本鐸指教，看有沒有幾微的希望。她見了聖人，還不會開口動問，聖人就說：『你不必悲傷。你的丈夫在橋下時已知悔悟了，發過一個真心痛悔。你替他祈

求吧。』

我們試翻閱聖人的本傳，便可以隨處看到有類戲劇的奇情異事。其中有一件更使讀者觸目驚心，牢記不忘。故事是這樣：

有一個交際場中夙負盛名的某女士度着一世犯罪的生活。她爲好奇心所驅使，到亞爾斯來遊玩，正在堂場上走過的時候，恰巧被維本鐸遇見了，對她說：『你跟我走。』她不覺跟他走了。他們兩人走到沒人的地方，維神父並沒有問她一句話，就把她的生平行事一齊說出，竟和燃犀照鏡一般，使她無所遁形：只見自己意志薄弱，再三再四的犯罪，漸至良心麻木，怙惡不悛。這個少婦聽了這些話惶駭失措，便自動求他聽告，替她解罪。聖人却說：『不中用。我看見你身上有兩個魔鬼，一個是驕傲的魔鬼，一個是邪淫的魔鬼。你要是不躲開，他們必然要細住你。我不能給你解罪。我知道你的心境，你還要墮落下去咧。』末了，聖人又詳細告訴她未來的結局，說她快要落地獄了，講來非常可怕。她聽了，不由得心驚膽裂，大喊：『那麼，難道我已沒救了嗎？』維神父說：『我沒有說這樣，不過你要得救，真難哪！』她急了，便說：『怎麼好呢？』他說：『你明天再來，我教你。』

當夜，想必聖人會替她求主矜憐，代她做補贖：這惟有他自己知道罷了。我們只知道他對她預先說明，她再要經過一番猛烈的誘惑，才不得已離了巴黎；又提到某處的那座房屋，說她走了以後，便要在這

屋子裏棲身避難——這便是她所有在地中海海濱的別墅——到了那裏，天主才賜她痛悔往罪的大恩。

後來聖人的預言果然句句應驗了。這就可知他不但能明見未來，而且能變更未來的命運，說得更切實一點，就是求天主格外施恩，准他爲這身負重罪的婦人求得她到了犯罪結局時所不應得，照理也不能得的救藥。

四 感化罪人頑廉懦立

聖本鐸對罪人們慣常很嚴厲。罪人們如果不聽他的勸告，許下不再犯同樣的罪，他就不肯替他們解罪。他從不輕視罪惡的嚴重性，每每直捷痛快地對他們說：『朋友，你沒救了！』——接着便加一句『多麼可怕啊！』——說罷，就淚流滿面哭出來了。罪人們每見他這樣傷心，爲了自己靈魂行將失落而懷憂涕泣，就不敢以爲這不過是他的虛聲恫嚇，因而覺得只靠天主的仁慈未必定能救得自己的靈魂。他要人明白天主對自己寬赦自己的人們，甚麼都不寬赦，都要向他們算帳。這樣，人就會覺得必須努力，做補贖，修德行，立下些功勞，才能得救。維雅納神父所以要罪人們做些重補贖，正是爲了這個緣故。

物落尼加 (Veronica) 修女是後來聖心祭牲修女會 (Order of Victims of S. H.) 的會祖母，未修道時曾到亞爾斯請聖人指教。維神父要試試她修道是沒有真心，便命她伸出兩臂交叉着跪在聖堂大門口前念

補贖經。有一個二十六歲的青年男子自願改過遷善，却不願教人知道。聖本鐸竟命他在他自己的家鄉，參與迎聖體，不但該排入儀仗隊步行，還該走在前排。凡是素主無神，不肯恭敬天主的人他來朝聖時，一朝悔罪改過，聖人就命他手拈念珠，到祭台前跪下，當衆念玫瑰經。他教人們做這些可耻的補贖，正所以使他們的靈魂獲得最大最經久的神益。

據後來接管聖本鐸遺職，最後陞任主教的福凡爾（Convers）司鐸說：「養成信德最短最穩當的路，便是多做善舉，這句話真說得一點不差。他爲支持他的理論起見，還引聖若望宗徒的話：『凡是按真道行事的人便達到了光明的境界』。我們看了聖本鐸的行事，便可以窺見他的救靈要訣了。他強迫那已經悔改却滿面含羞的罪人們當衆宣佈悔罪改過的事實；那瑟縮不前的，他偏要他走前來，那怕人知道的，偏要他做給衆人看。他往往要督促外貌沒信德的向他行告解，也是爲了這個緣故。前面，我們舉例，已不止一次了，這裏，不妨再把福凡爾主教講的一件事複述一遍，因爲這件事最足以說明聖本鐸的果敢。

一天，他見一個社會上地位很高的人走進了他的更衣所。這人和他素不相識却很有禮貌的走上前來。也許維本鐸這一次錯認了，或者故意做得如此，見他進來，以爲猜到了他的來意，便指着慣常行告解的人們跪的那小跪凳教他跪下。這人很有禮貌的急急聲明說：『我不是來行告解，只要和你商議幾件事情』。——『哦，朋友，你走錯了，我是沒有才學，不會商議的呀。不過假使你要得安慰，你不妨跪在那

裏，你要相信在你以前，曾有許多人在那裏跪過，却沒有後悔呢。——『可是本堂神父，我已經告訴你了，我來不是爲行告解，那是有一個極好理由的，就是我不相信這些事。我不相信告解的道理，正如不相信你所有其他一切的道理一般。——』你竟沒有信德嗎？我真可憐你啦。你在迷霧中過活。一個讀過問答的小孩子還比你要知道得多咧。我想我是愚昧的，你却比我更愚昧。你沒有信德嗎？好罷，到那邊跪下罷。我給你聽告後，你就跟我一樣有信德了。——『只是，本堂神父，你教做的事簡直是荒謬絕倫呢』，——『別管他，你跪下就是』。

聖本鐸的話說得那麼溫和，懇摯，却帶着權威的口吻，一再敦促逼迫，合着天主聖寵的作用，竟使這無神黨人不得脫身，沒法規避，心裏雖則萬分不願，却身不由主的走過去跪下了。他舉起手來畫了一個聖號。這是他近多年來破題兒第一遭的舉動。接着，他便開始自訟了。他告罷起來，良心上頗覺一輕鬆，不但獲得了安慰，更有了堅定的信德。聖本鐸只聽他說話，便已看清了他靈魂上的窘狀。他靈魂上雖然不見有明顯的信德，却發覺有良好的泥土，可以播散信德的籽種，或者那已經播下的籽種已有了生氣，不難漸漸滋長。

大家都知道聖本鐸從沒有單獨有所行動。但有時候，他公開要求他特敬的神聖們和他合作。假使有一個朝聖信友不肯聽從他的吩咐，他就教他到聖母經堂，聖女斐洛默納或是諸聖天神堂，仔細默想一番，只

須在天朝神聖面前，靜默半小時，便有說話所不能有的效驗。比方，那主張思想自由的地質學家梅西雅（*Maisiat*）先則背棄聖教改奉猶太教，後來又奉回教，過了幾時又加入社會黨，末了，更做共產黨黨徒，真是個無可救藥的怪物。他被朋友拉到亞爾斯來遊玩，一進聖堂，維神父就看見他了，揮手招他，命他進更衣所行告解。他先還不肯，隨後却玩兒似的跪下，滿不在乎的講述他一生的故事。他告罷，聖人只教他到聖女斐洛默納台前求賜感化。他竟去了。真奇怪，他一跪下，靈蹟就來啦！一會兒，人們見他掉下淚來了。他自己却不懂得怎會如此；出堂時，還沒有信德，不過他有了愿意要相信的志願。聖本鐸可以再回到他的靈魂上做點工作了。

維雅納司鐸感化罪人的方法不一，有時候，迂迴諷諫，相機誘導；有時候單刀直入，手到成擒，全要看光景隨機應變，他所有這種本領，誰也不能幾及。

一次，有一個青年雕刻匠叫陶勒（*Francois Dorel*）携着鎗，帶了獵狗，跟幾個朋友到亞爾斯，不是爲朝聖，只是爲打野鴨，順便看看這裏大名鼎鼎的本鐸，究竟是怎樣的人物，他和朋友們走到了堂場上便雜在人叢中，看聖本鐸經過。維神父走過時，一見他，便站定了，把他渾身上下相了一回，又對他的獵狗看了一回，才對他說：「可惜你的靈魂不如你的狗體面呀！」這句話好似晴天一聲雷，陶勒聽了不禁面紅耳赤，目瞪口呆，惶恐之餘，愧悔交併，不覺屈膝跪下了。當下，他便把獵鎗獵狗交給朋友，自己跟聖本鐸

進堂，求他鑒告，痛悔己罪。他告罷，接受了棄家修道的勸告。他把自己預備進苦修院。他的朋友們誰也不能相信會有這件事，他却一片誠心，當作一件大正經，預備遵命行事。過了一年，他果然進了苦修院，在會三十六年，竟像一位聖人一樣安然逝世。

聖本鐸不一定教人修道，有時候恰是相反，要勸人成家做世俗人，全看這人有沒有聖召。某青年男子以爲自己有天主的聖召要修道，聖人却勸他不如娶妻成家。他訓人多誦經文，勤行祈禱，却教那假熱心，或是嘴裏在念經，心却在盤算銀錢出入的人立即停止，免得犯罪。他洞燭隱微，知道各人靈魂上的光景各不相同，所以他用以導引人靈，使它得救的方法也截然互異。然而他處理這一切：微妙又煩雜的工作非常迅速，毫不遲疑，一着手就見功效；除非是絕對必要，他決不放鬆一步，任令遷延。他也不說明理由，多費時間，只看各人的光景對症下藥，藥方一開好，就打發那來求醫的人退下歸家。

五 療病奇跡

用種種方法療治人靈，感化人心，使罪人們救得靈魂，這正是聖本鐸所以實行他的使命。也許你要說這些事對於不信的人們是一塊絆腳石，了無用處。可是你要知道還有一塊更大的絆腳石咧，這便是他對於肉身的病苦不甚關心。

他的任務不在療治肉身。但我們會見他顯過靈跡，使嗷嗷待哺的上智院孤女們得免絕糧之厄。他也會一再大顯神奇，治癒了人們的不治之症，使瞽者復明，啞者復言，癱瘓的忽起行走，多年痼疾一旦根除。凡是經聖本鐸或是聖女斐洛默納的轉達而顯示的這種靈跡多得不可勝計。但我們若以為聖人把這些事情認為重要那就完全弄錯了。他所負的使命，是精神上的使命，旨在療治人靈，他所有物質上和肉身上的靈跡，不過是錦上添花，使頑梗的傾心向化，桀傲的不敢妄肆譏評而已，並不是非此不可的。

他做這些事恪遵聖經寶訓，效法吾主療人疾病只為贏得人靈，使人明知天主的全能的懿行。聖經上會記吾主說：『你走路吧，你的信德使你完好不殘咧』。

不論認作療病的原因，或是結果，我們該加重視的是信德，不是療病這件事的本身。但人類的本性見了一個瞎子頓時變成亮眼，總比看見一個靈魂復得天主的聖寵容易感動。這原是人性的弱點。聖本鐸以為這種弱點也該顧到，不過療治肉身的靈蹟該越少越好罷了。

然而他宅心極慈善，憫恤人的憂苦無微不至。這就使他有了能力，不忍不利用，不忍見人感受痛苦而不加援手；而且要立刻援救，不稍延擱。曾有一個窮苦病廢的婦人搭公車到了亞爾斯，扶着拐杖站在人羣中，候聖人經過。維神父一見她的神色，便知道她的心事了，不禁大動慈懷，對她說：『你行走呀！』這婦人還有些躊躇，副本堂董格南（Tocumer）司鐸，便說：『婦人，神父教你行走，你就行走呀！』她於是

丟了拐杖，行走起來了；一切病痛也都沒有了。朝聖信衆目覩靈奇，歡聲雷動，堂場上頓時喧擾起來。維神父便命婦人帶了杖快走開。他自己也就走開了。

有一次，維神父便告訴別人下面的一件事，他說：『今天我鬧了一個大笑話，真教我羞愧極啦。只恨找不到耗子洞可以鑽進去。……天主還要顯聖跡，我真沒法擺脫咧。有一個婦人帶一個眼下生大瘤的孩子來見我，拉住我的手，一觸着，瘤就消退了』。有一個人便說：『這回，你不能再說是聖女斐洛默納做的了』。聖人說：『嘻，大概聖女也有份咧』。

在聖女斐洛默納經堂裏，有許多瞎子，啞巴，害肺癆病的，和癱瘓殘廢，沒法醫治的人聽了聖人的指教，齊來乞恩求佑。他先把他們教訓一番，堅定了他們的信德，再給他們明白指示那樣的罪過妨害着他們獲得天主的恩寵，教他們真心悔改，然後命他們去向聖女求恩。他說得斬釘截鐵，堅決萬分，全沒有「假使」，「但是」等，這一類假定的話。他要是說：『不行』，或者說：『你不配』，那就鐵案已成，決沒有獲得痊愈的希望。

聖本鐸最不喜歡病人立即獲得痊愈。他曾對副本鐸董格南說明緣由，以爲這些事情未免惹人紛紛議論。他又說：『我曾懇求聖女斐各默納在本村聖堂裏儘量療治人靈，却在別處治愈肉身的疾病。這回我的祈求她總算答應了。有幾個病人到這裏來開始恭行九日敬禮，却在他處結束。他們的祈求果然也蒙聖女俯

聽了，誰也不會看見過她行的靈跡，也不會聽人說起」。然而聖女聽了他以後，他又覺得受累了。一天，有人聽得他在彌撒中責備她：「大聖女啊！你要是不再發聖跡你的名望就失掉啦。」便在這當兒，有一個正在與祭的朝聖信友忽覺得身上的病痛頓時沒有了。

但慣常維淮的司鐸總以為世俗人有病在身，未嘗不是有益的事情，有時候更大有益處。他每說：「這個可憐的肉身遲早要死亡朽腐，原是沒有甚麼了不得的。」因此，他對久病不痊的人們常懷着一種見解：「這是他的十字架，讓他留着吧。」

這種見解也是聖人們共有的見解。聖人們個個是如此，便是那些最和善，最富同情心，慈祥愷惻，滿面春風的聖人聖女們，也決不教人放下自己的十字架，不去背負。他們的師主一生諄諄訓誨的集中點，便是他自甘被釘十字架上的犧牲精神。以人道主義相標榜的現代人士只圖肉身享福，滅除人羣的痛苦；不論他們抱着怎樣的見解，這種福利在這世界上只佔着空間的一點，論人生的過程，不過是時間的一瞬，對於救靈要事實在無關重要；便是對於肉身，也不見得是福利，因為靈魂如果不救，肉身也連帶要遭永禍咧。人生在世所當努力尋求的真福是死後享見天主，萬一失落靈魂，就永遠不能和天主相見晤對了。這才是最大的痛苦咧！在世時，肉身害一點病痛，受一點苦難，只要為救己靈魂有益處那真是再好沒有的事情。

有一個孩子渾身傷痛，片刻不得安寧躺在板床上抬到亞爾斯村，看來已無生望了。聖本鐸見了他便變

着腰，對他說。『可憐的孩子哪，你痛得厲害嗎？』孩子說：『不，昨天的痛苦今天已不覺得了；到了明天，又把今天的忘了，』——『想必你很願意醫好吧？』——『不，我沒病前，犯過許多罪，醫好了，說不定又要犯罪。照現在的光景，我穩當得多咧。』維神父於是說：『這些有天主聖神常住在心裏的孩子們，真教我們覺得羞愧呢。』

又有一次，他說：『十字架是升天堂的階級。凡是不喜歡十字架的人雖則也能得救，却難得多了。他在蒼穹中只像得一顆小星。那爲天主受苦奮鬥的人要像太陽一樣，光明燦爛，美麗非常。』的確，他所有夢想的境界，是被釘十字架的全人類，充滿洋溢於天庭。

這是殘暴嗎？不，這是愛德！超性的愛德；是我們對同類應有的第一愛德。因爲人生的終向是超性的天堂。聖本鐸常不憚煩地說：『我們該愛慕十字架。這原是吾主給朋友們的恩典哪！』

在這信衆麕集的亞爾斯小聖堂裏——這不過是一條直達講道台的狹窄甬道——有一個在儕輩中最是位卑職小的小本鐸，像農家的長工一樣，躑躅行走。如今來堂的這班信衆知道自己爲甚要來嗎？當天主聖寵的神光掃射到他們靈魂上，督促着他們到他跟前跪下告罪的時候，要這長工一般的人給他們做些甚麼呢？療病的靈跡無非是一種「贈品」，用以招致怯弱的靈魂，使他們獲得神力，出堂時有忍受一切苦難的決心罷了。事實上，這些信衆來的時候原想脫卸各人的十字架，但結果往往適得其反，却從這位聖人領得十字

架回去背負，更從他學得救靈要道，愛慕十字架，要從此承行主旨，欣然樂受神形困苦，諸般艱難。而且假使他們不肯甘心受苦，維雅納神父還願意自作祭牲，代他們受苦做補贖咧。

第五章 成功的代價

一 每天二十小時的工作

維雅納司鐸聖德巍巍，到此已登峯造極。朝聖的信衆和好奇的遊客，目觀靈奇，爭相傳述，便有無數信衆遊客絡繹而來。這些素來不信的人們一朝被化歸來，舊時同儕也願相偕同往。不但法國各省，和隣國的人民專誠到亞爾斯瞻拜求恩的所在多有，便是海外信友也有許多人慕名而來，不怕長途險阻，特地到這荒僻小鄉村觀光謁聖，一親本鐸丰采，那裏，朝聖的風氣由平民提倡在先，繼則中等階級化除成見，追隨於後，不久，上流社會的智識份子便也翕然風從了，其中不乏名人學士，藝術專家，神學大師，和教會高級神長。那譽滿全歐，巴黎聖母大堂著名講道師賴高譚（*Lacordaire*）司鐸也會紆尊降貴，到這鄉村小堂登台宣講，還知道增光生色的却是他自己，不是那胸無才學的小本鐸。來村朝聖的信衆日盛月增，這窮鄉僻壤的一角，頓時變成了車水馬龍的熱鬧要地。於是交通事業就跟着突飛猛進，來往各鄉村的公車服務先組

織通行；接着，專班列車也開駛了。同時，旅舍飯店也如雨後春筍，相繼勃興；當然，這替旅客們解決食宿問題，是必不可少的。不久，朝聖信衆來的越多了，漸至逆旅不能容納；因此，私家宅屋便也成了外客的宿舍。每當信衆擁擠的時候，聖堂內外，人山人海，幾乎沒有插足的餘地；不拘那一個要到告解座前，和聖本鐸作片刻晤談，往往非等上一星期，十來天不可。因此，這座亞爾斯鄉下小聖堂便成了一處教人學習耐心等候的絕妙去處。

這種種的盛況，不久遍傳全國，頓時成爲茶餘酒後，用資談助的地方新聞，也成了家喻戶曉，爭相告語的民間韻事。一般厭故喜新的當代人士，頭腦裏滿佈着十八世紀的無神思想，對於少數公教學者所發崇正黜邪，用以挽救世道人心的迫切呼籲早已置罔聞了；如今一旦在光天化日之下，好夢正酣的時候，忽聽得有人鬧着一件不能置信的事情，而驟然驚醒，只聽道路喧傳爭說着：是呀，老朋友們，法蘭西出了一位聖人啦！」

他們原想：「法蘭西早已把聖人們掃除乾淨了，那裏還有聖人呀？——當然，大革命時代偶然有幾個因着宗教狂熱，始終被虛偽的致命榮光所眩惑的是例外。」然而我們却見里齊安的修女德肋撒死了以後，才發生的事情，這亞爾斯本鐸沒有死，便已發生了；大家都說他是聖人。

這當兒，整個法蘭西民族在問：「誰願意看見一位血肉的聖人呢？」

然而事實上，誰都沒有不願意。便是那些不敢走上他的告解座，或者覺得沒有這意思的人也能從外面自動看出一位聖人是一個極忙碌的人，至少這一位是如此。你且聽我講來！這位聖人每天半夜裏敲過一下鐘就起身，到聖堂裏祈禱了；接着，便給婦女們聽告解罪，要到六下鐘才開始行聖祭；祭罷謝聖體；以後，便給衆信友服務；訓示，指教，祝聖聖像念珠等。八下左右，他告退，休憩片刻，走到上智院裏喝半杯牛奶當早飯，却沒有麵包。管院修女們有事和他商議，向他請示，他就一邊走，一邊指導，到了八下半，他又進更衣所，給男信友們聽告，十下暫停，念日課。到了十一下，他再到上智院給本院孤女們和院外的孩子們講解要理問答，同堂聽講的大人們也很不少。午時，他念過三鐘經，便回本鐸館舍進午餐，却要費一刻鐘走過那方場，因為那時有大批信衆正在這裏等他經過，爲瞻仰他的丰采，求他祝福，請他訓示。便在吃飯時他也不得安閒，他的朋友們，趁他吃飯時向他訴說心事，求他指教。他站着吃飯，一邊吃，一邊答話，連靜坐一半分鐘的時間也沒有。吃罷午飯，大約已十二下半了，他便出門探望病人，常有一班好奇愛問的信衆，護送他前去，一路問長問短，刺刺不休。隨後，他回到堂裏念中正經，一念罷，便又步上聽告座，聽婦女們告解了；聽到五下鐘，再聽男子們自訟三小時；到了八下，便念晚課和無原罪聖母串經。

經過了這麼一天的煩重工作之後，也許你以爲他總應該進晚餐，預備安息了。晚飯他究竟吃不吃，我們不能確定，但無論如何，他的事情還多着哩，他還得料理幾件更煩雜的事情——也許有幾個頑梗不化，或

是不容易說服的人，必須他細細開導。此外，他也該念完大部份的日課經，晨經和讚美經，等到諸事完畢，已鐘鳴十下了。然而便是這麼晚，他還不能算定上床安歇，好幾次還得再進堂多聽幾人告解，往往要挨到深更半夜，才回房安睡。可是下一天，他仍須照常辦事，一下鐘就起身。所以他睡不到一小時，便已過了這一天，不管睡得够不够，又須開始另一天的功課，在深夜一下鐘離床下樓，提着燈籠，進聖堂，朝見天主了。

你要是屈指一算，便知維雅納神父每天至少工作二十小時，却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光陰十五六小時，有時候還不止此數——完全是在聽告解座上過度的；不是在若翰經堂裏給婦女們聽告，便是在更衣所裏硬板凳上，給男子們料理靈魂要務。這樣說來，他和天主相偕晤對的時間，難道只有兩小時麼？不，他常常和天主在一起，未嘗有片刻相離。

這便是他三十年中始終不改的工作時間表。

x

x

x

天主和他刻刻相偕，這真是亞爾斯人和朝聖信衆的大幸運。還有那專務恭敬天主的主日，主日的祈禱，和本鐸的講道，使信衆得和這位入聖超羣的神牧同堂昭事，參與他祭獻天主的大典禮，聽得到一位聖人

的訓誨；這便是這一方公教信友們的大福份。

維本鐸宣講聖道，如果有功夫預先準備一下，講來固然很好；沒有準備而隨口講來，那更是動聽得多。因為他未經思索而信口說來，就把他的衷忱肺腑傾吐無遺了。除了他所有愛主愛人的深情迫使他攻斥罪惡，不得不稍留餘地外，其他一切他都要慷慨直陳，毫不隱諱。他講話發音，比別人並不異樣，可是他的容貌姿態，却和人大不相同，忽而大聲疾呼，忽而痛哭流涕；神往時，容光煥發，悲憤處，泣血椎心。大家看他似乎和罪惡死力搏鬥，像拳賽圍場中大力士的摔角一樣，難解難分；又看他似乎神遊天上，目覩天主的光榮，要在堂聽衆也能睜開神目跟他一同瞻仰，並把這種力戰罪惡的精神化爲一陣狂風，吹進聽衆的靈心。他所有對朝聖信衆的嘉言箴訓，寬厚溫和，却又崇高卓越，要比對屬下教友的訓話更是普通周到，却也一樣率直，一樣親切。他的良言善訓，總教素不相識的人們聽了心悅誠服，感激振奮，不但對大衆都可適用，對個人也都各得其宜。

聖本鐸在講道中和在聽告時一般，憑着直覺的作用，很自然地給一般靜坐諦聽，心懷疑慮，或是有所希求的信衆各樣正確的答覆。他在告解座中用釣竿漁人，在講道台上却用撒網捕魚的方法網得人靈。咸歸聖棧。從此，他所關心的不只是本村的事情了。既然法蘭西全國人民正在轉向着他，他也轉向着全國了。因此，當巴黎馬賽，里昂等處虎疫盛行的時候，他在講道台上大聲喊着：「教友們，天主正在掃蕩這

世界咧。

他在講道中，列舉事實闡揚基督的福音，給聽衆講論聖人們所有種種的矯情奇行：比方聖若望天主爲求人輕侮，情願裝作獸子；聖本篤使聖茅魯（*St. Maurus*）在水上行走，以及聖味增德費廉愛所有種種被人目爲最壞表樣的聖跡等等。他見便是一班思想純正，明白事理的人也竟受了那唯性謬理的影響，往往贊成一種折衷的說法，所以他決計使信德絲毫不沾染這種謬理的流毒。他有這種決心原是顯而易見的。

你要說：『這些只好講給孩子聽』！但維雅納司鐸本來是和孩子一般的天真，對這些事深信不疑，也要其他的人們像他自己一樣篤信着。因此，他對一班沒信德或是信德不堅的聽衆，不住提濟經訓，諄諄誥誡：『你們務必再做一次孩子呀』。他於是根據自己的經驗——當然不說明是他自己的——警告世人，切勿以爲如今思想是解放了，新道德，比舊道德好得多；教他們知道聖經實訓亙古常新，聖教會，聖人和靈跡依然如故，至今未嘗陵替！

亞爾斯聖堂裏朝聖信衆擁擠得竟難插足，上自王公貴顯，主教樞機，絲冠燕服的紳士，羽帽華衣的命婦，下至短褐布裙的村農村婦，突然目擊當前可歌可泣的事實，怎不感激震奮舌播不下呢？

他們見維雅納神父登台講道，發出微弱顫抖的聲音，訓誨信衆；話說够了，再向他們大聲疾呼，該詛咒的就詛咒，該祝福的就祝福；講到罪惡處，更涕泗縱橫，唏噓嘆息；一切話都說够了，哭也哭够了，才

見他緩步下台。彌撒後，他們爭先恐後拿聖物或是伸手觸着他的衣服：甚至有人奪他的日課經，聖像，偷剪他身上的白衣，或是氅衣，剪得一小片，便珍同拱璧。他的脾氣再好沒有了，每見聖物鋪出售他的肖像，却畫得全不肖似，便不禁仰天大笑。信衆跟他一路行走往往設法逗他發笑；他總不以為忤。凡是遠行朝聖的信友總要買幾樣聖物回去留個紀念；到亞爾斯的人雖則嗜好不同，却都覺得必須買一幀本鐸肖像，才不虛此一行。但維神父從不肯坐定了，讓畫師給他造像，所有的肖像，都是急遽繪成，全失「盧山真面」。聖本鐸見了，忍不住哈哈大笑，說這是他的「鬼臉」。

舉行大禮彌撒，宣講吾主聖訓；午後舉行聖體降福，公念申正經；這是聖鐸主日上的三樂。有時候，他稍有餘閒，便到他辛苦創辦，用以收養孤女，也可借此躲避塵囂的上智院撫慰羣雛，流連片刻。這也是他的賞心樂事。他早已渴願隱修了，但等朝聖狂漸漸超冷落，本村神牧後繼有人，便可交卸一切職務，在上智院退隱潛修，安度殘年了。所以他對自己親手創建，神女們的大家庭格外關心愛護，還想在那裏造一座小經堂作爲日後舉祭祈禱之所。但天主的聖意要他援救多靈，死而後已；他自己已備備功全，不必更求精進了。何況榮主救靈的大功業是司鐸們的最高理想，與其獨善其身，何如兼善天下。因此，天主特以種種的措施，阻止他不使實現他久懷渴盼的心願。他鑒於各方面的反對，終於認明了，天主的聖意，不得不放棄他一己的私意。

二 因爲不講究外觀受到僑輩的非難

聖教會對於列入聖品一事非常鄭重，這實在是不錯的。許多聖人聖女們生前聖德昭著，死後靈跡甚多，衆口交譽，上下咸孚；然而聖教仍須三番五次傳集人證，仔細審查，依着法定的程序，經過許多煩重的手續，耗費了數十年以至數百年的光陰，必須有關各方毫無間言，然後成爲定案，定期舉行最隆重的儀式；宣佈某人列入聖品，昭告普世信衆一體公開敬禮。聖人聖女們生前不必說，便是死後不多年，無論如何決不會輕易斷定列入聖品的。因爲基督的教會負有訓誨萬民的最高使命，不能錯誤，一切自非極端審慎不可。再則世間有真聖人，也有假聖人，彼此極相類似，一時不易辨別，若非博訪周諮，證據確鑿，衆意衆同，歷久不渝，聖教會決不遽下判斷。

大抵大聖人們都生在混亂紛擾的時代，那時人心陷溺，信德日趨薄弱，人民見異思遷，都覺得信仰固然需要，却和原有的真信仰愈離愈遠。因此，有的信奉邪神；有的崇拜和平女神，自由女神；有的相信仙佛輪迴，甚至有相信新教主不出旬日就要降生的。在這樣的紛亂時代，便有江湖術士一流人物出而問世，自命爲廣行靈異的聖人，弄一點小技巧，小魔術惑衆欺世；一般愚夫愚婦居然深信不疑。於是托爾斯泰便做了先知，盧梭更被人目爲天主遣使的人了。當聖本鐸在世時，輪迴參禪的邪說盛極一時。各種半政治半

宗教性質的支派到處宣傳活躍。一班浪漫主義的官紳學子被誘受惑，誤入歧途，因而失落靈魂的不知凡幾。有許多自作聰明的智識份子原想尋求真道，反致失却真神，慘遭永禍，尤足令人痛心疾首。因爲平民雖然不失信德，可是全國的優秀份子却是一批一批的背棄聖道了。這時代真是江湖術士，遊方僧道得勢的日子，也就是魔鬼猖獗的日子；因爲地獄裏的魔鬼原是天神出身，雖然被罰下獄，仍有和天神一般的絕大能力，在天主許可的範圍以內，可以隨他運用，

魔鬼有一種最乖巧的詭計，就是造就假聖人，借此破壞真聖人的信譽。這些假聖人摹仿真聖人的行爲，篡奪了真聖人的地位；往往有許多人上了當，受他們的哄騙。聖教會知道魔鬼的這種伎倆，時時刻刻提防着上當的危險；所以在調查審問的時候務必格外注意，不厭求詳，不嫌時費。

假使這假聖人是一位司鐸，事態就格外嚴重了。因爲這種事情勢必牽涉着聖教會的榮譽。如果是一位某會口的本堂司鐸，那更不消說得，簡直是了不得！

維雅納神父聽說一千八百年來，本堂司鐸列入聖品的一個也沒有，便覺得十分駭異。自從聖教會創建到如今，成聖的有教宗們，有樞機主教們，有主教們，有修士修女們，也有世俗中人，但在各會口的本鐸中，竟一個也沒有，而且連影子都看不見。據大多數人的推斷，整個世界中要修成聖德，再沒有別的處境要比本鐸的處境更難了。這多麼使人灰心啊！所以他雖然願做聖人，可是撫躬自問，只覺得毫無把握。

那時，那境的同事們大概看待他還算不差，却也不像以前那麼要好。大家只要不嫉妬，那就甚麼都好。但顯然一個人名望越高，嫉忌的人就越多；對於那素不相識的，道聽途說，大都不肯信以爲真，也就不致感覺不快；但曾經相逢見面的人，勢必不免相形見絀，自慚弗如，而心懷嫉意了。

於是維雅納司鐸受僱輩攻擊了。先有人說他衣服不潔，身上太髒。其實，這是不確的。他雖然諸事忙碌，洗滌不勤却没有像聖拉伯爾一樣，身上窩出了白虱。他未嘗想不到不時換洗襯衫袴，不過對於表面的服裝，他還是要謹遵經訓，教人看看適合基督代表身份所應有的神貧的表樣。他僅有的一件聖衣委實敝舊不堪了，他叫人修了又修，補了又補，洗刷了不知多少次數，要穿到灰敗剝落，無法再修補時，才棄置不用。他的三角帽比較耐久些，因爲這是絲絨製的，要比毛布堅韌得多。只是襠邊夾裏早就脫落了，絨球雖則還沒有脫落，却已變得不成模樣了。他穿着一雙鄉下人穿的大皮靴，破舊得連靴幫也快要脫落了，只得用長帶子繞上幾十轉，硬把它網住。他從不用油擦靴，以爲油是皮革的一種化粧品，就是一種奢侈糜費的東西。每年神職人員舉行避靜神工時，他總是這樣打扮了去參加，便是應王教的邀請去赴宴，也是如此。

那時，里昂區的神職人員篤守向來的習慣，認真保持着十八世紀神職人員雍容華貴的氣派。他們一見亞爾斯本鐸穿戴得這種模樣，便以爲他不免有些矯情干譽，還因此猜疑到自己被人批評。每當神職人員舉

行集會時，有的見了他遠遠躲避；有的背着他，說長道短，講的話很不客氣。這一切，他都全不掛懷；他所有唯一的宗旨，只在引人譏笑輕侮，好隱起自己週圍的光榮。他每說：「不差，有許多人果真勸告過我，但這有甚麼妨礙呢？我的外貌儘够了，因為我原是全區最小的司鐸，而且始終是如此呀！」

他的儕輩於是攻擊他，責他勾引鄰境信友們丟下自己的神牧，到他那裏；這真是一種不可寬恕的罪行。他們說：「這些信友本會口的神牧都是有學問，判斷正確，名實相符的司鐸；如果他不是用陰謀的手段或是用不體面的自我宣傳去勾引他們屬下信衆，這些教友怎會丟開自己的神牧，去請教他人呢？」

天哪！他們爲什麼跑到他那裏呢？不是什麼人都知道他的學問是有名拙劣的；拉丁文不大懂得，倫理神學，更是一竅不通，考起來總不及格嗎？讓他晉陞司鐸還是格外開恩的呢？這一切光景他的儕輩都耳熟能詳，不難據爲口實。看啊！他們於是設下陰謀，一齊發作了。有許多會口的本鐸就在講道台上當衆宣佈，禁止屬下信衆到亞爾斯向這麼一個愚昧無知的人求訓誨；有些本鐸更對信衆大加明嚇，警告他們，要是違背了這命令，就不給他們解罪；末了，他們竟邀集同志開了一個會，議決給主教遞一個公稟，其中有「目前情勢愈演愈烈，危害人靈實非淺鮮」等語。

同儕們這樣攻訐詆蔑，要找些證據，羅織罪狀當然並不困難。到亞爾斯的人雖則大多數，解罪歸來，覺得意志堅定，心地光明，却也有許多心懷缺憾，大感煩惱；特別是一班素稱熱心的婦女，聽聖本鐸的訓

導恰和她的私意相反，悶悶不樂，自必不免怨望叢生了。

這班婦女自以爲良心坦白，靈魂毫無斑點，要比別人格外潔淨，大有自命不凡的氣概，很不願意有人把她們和尋常的好人混爲一談，總想天主真正看得起的一定只有她們，再沒有別人。不拘那一位新到任的司鐸一旦受人稱道，她們便急急前往，請他相見，和他晤談，以爲向來別的司鐸們誰都不能了解了她們，如今這一位或許能識得。她們於是大模大樣，向他傾筐倒篋似的把自己的假好處，假正經和盤托出，還要仔仔細細講得一句不失漏，爲表明自己是怎樣了不得的人物。至於那當司鐸的，他的本分惟在聽人隨意講述自己靈魂上的光景，如今聽她們背書似的背出自己的日記像長篇小說的，嚙嚙叨叨講個不斷頭，他只能趁空兒插上一兩句，表示自己理會得這班「寶貝」的價值，到了該說幾句教訓她們，指導她們的時候，只能對她們自己早已定下，有時還說是直接從天主聖神得來的方針加以贊同。她們中，有幾個還說自己蒙主奇恩，見過種種異象；有幾個更輕描淡寫，沒事一般，不說自己已踏上了聖本篤在他會規上所講的「謙德的階梯」（當然是高級）便說已進居和聖女德肋撒所居一般的靈魂的宮殿。於是這位不幸的司鐸如果不準備給這班人敷衍，奉承，那就好比遇到了豺狼，不免要被它反噬了。

事實上，亞爾斯確有這種可笑却很可怕的妄人成羣結隊而來，一試聖本鐸的眼力如何，這一帶地方所有的瘋子傻子，個個像魔鬼一樣潮湧似的齊向聖本鐸的聽告座衝來。這在一位會對付，會敷衍的司鐸，聽她

們告罷，很客氣地說幾句，打發她們退下就完事。無奈這樣做法，勢必要耗費寶貴光陰，雖神父却不能浪費一分一秒，耽誤他的救靈大事。他不憚煩勞來聽告，原不是爲敷衍那些不要他療治的靈魂，欣賞她們的幻想。因此，他聽不到幾句話便斷定她們的來意，知道她們不是來掏誠相告，真心求他指導，便直捷痛快，止住他們的絮聒，很簡單地命她們念幾遍補贖經，把一切都忘掉了，不必胡思亂想；或者說：「你去問你慣熟的聽告神師吧。你的事情，他比我懂得明白」。如果這人不肯聽他的勸告，屢次再來和他糾纏。他就命那奉派照料信衆，維持秩序的女糾察上來，把她帶下去。她們爲了愛德，當然對她很客氣，却也很堅決，非請她退下不可。這班婦女就誤會了聖本鐸的善意，以爲他若不是不了解她們，必然是蔑視她們。所以她們心懷怨望，一回去就逢人告訴；有的還不過是素來有些脾氣，品性頑固，不可理喻罷了；有的竟心懷惡念，故意中傷，不把聖本鐸的訓話據實報告，還花言巧語，說他怎樣徒有虛名，毫無實際，不肯料理她們的靈魂要務。這些話，第一個聽到的，便是她們的本鐸。

三 德化庚被繼遭同事們的環攻

那些攻擊維雅納司鐸的人，一時還找不到可供藉口的充分資料，所以起先還只說他是愚昧無知，熱心過度，太不自量，只想導引人靈。會有人寄給他一封匿名信，說：「你玷污了你的身份」。又有一封，說：「

人家說你是聖人，然而來請教你的人，沒有個個改過回來呀。你的熱情誤用了，很該教你節制一下；否則，我們沒奈何，只得稟報主教了。第三封匿名信差不多已達到了膽大妄爲的地步，竟說：『像你這種人，只懂得一點神學，萬不該走上聽告座』。

維神父認得出同儕諸鐸的筆迹，所以逕自函覆；他的回書真值得教人覺醒。他寫着：『某某本鐸大鑒。我極誠懇地感謝你，因爲你肯教訓我，待我真好咧。我承認我自己是愚昧無知，不能稱職。假使鄰近各會口的信友們，在我手裏領了各樣聖事，仍未改過，真教我十分悵惘。你要是認爲適當，就請稟明主教。我希望他要加恩譴責我。請你代求天主，使我多行善工，少做害人事』。

在另一覆書中，他說：『我的甚親愛可敬的同事，我多麼該愛你呀，因爲你真識得我一點不差咧。既然你是這樣好，又這樣仁愛人，關心着我的可憐的靈魂，就請你幫助我，求得我久求未得的恩典，就是有人來接替我所不堪勝任的職位，好教我退居隱晦的一隅，痛哭我一生的罪過。我原有這許多補贖要做，許多眼淚要流咧』！

他的同事們於是撰就了一封冗長而細經斟酌的呈文，臚列種種事由，向主教呈控他種種的不善，其中却有一位參加簽字的某司鐸，不知是爲賣弄他的英雄氣概呢，還是爲表示追悔，竟把原文照錄一份，逕寄給被控人。維神父看了一遍，便在呈文上加簽自己的名字寄回原處。這是表示他自己和原告聯合一致，控告

自己。他抱着和他們同樣的見解，想自己真該獲咎受譴，所以他也向主教請求，懇賜譴責。後來，他曾語人，說：「我刻刻期待着人們拿棍棒把我逐出，把我吊起來，並把我關在監牢裏，結果我的生命。我以為人人都該伸手指着我，一致唾棄，因為我久據一處做本鐸，不但尸位素餐，無善可述，反成了爲善的障礙」。

這樣看來，聖本鐸不但認自己無德無能，不想導引人靈，且更直認自己愚昧無知，斷乎無此能力。然而事實上，我們雖則但能約略計算，可是算到他去世時候，證以後來魔鬼的招供，總計先後被他感化悔改的，確在八萬人以上。然而他總以爲自己毫無成就，換一個做起來，定必大有作爲勝他百倍。

根本論起來，他的思想是對的。聖人們都是這樣想法；他也必這樣想法咧。我們不妨平心討論一下。他看自己只是一無所有，他以爲天主的聖寵經由他的手，播散到衆人靈魂上，却沒有他的事，也許竟不由他作主；他以爲自己也許竟阻礙了聖寵流動的路綫，在聖寵播傳同樣的情形下，換了一個聖德更成全的人，能和天主的聖寵切實合作，或者至少不讓自己從中作梗，也許會有更多的成就。這就是說在同樣條件下，換了一個人說不定會有比他所有更好的成績，給天主聖寵的洪流做溝渠也好。做工具也好。他的同事們把他估計得很低，他却把自己估計得更低。他們侮辱了他，他却欣然樂受，而且懷着一片至誠心，從不懷疑會有人，侮辱他，聖五傷方濟各會訓人最真最純全的欣樂，惟有在完全自卑自下中得來：這個秘訣他

已學得了。

一個人的德行能修到這樣的境界，天主自然要把他陞舉起來了。同事們呈控聖本鐸的公稟終於達到了主教案前。那時，正當大亂初平，管轄亞爾斯的貝來（*Belley*）本牧職權，原很容易像別的許多本牧區一樣，落到一個顛預麻木，只能做行政員，不能做宗徒的主教手裏。聖教會原是人事的組織，誰都知道，有時候要比國家還要但講人情，只盡人事。然而天主保存這聖教會，就用這種人情人性的事實，證明神的護佑委實是必不可少的。幾時天主容許庸才不德的神長高踞要職，無非是要試驗我們信德的深淺，真偽罷了。但這回天主却簡選了一位聖人做貝來主教，為保護一位做本鐸的聖人。

蒙寧司鐸和這位譚維主教（*M. Devie*）相知有素，對他非常敬佩，始終不憚煩地向人頌揚。他富有才德，辦事幹練；秉性溫良，洞明事理，觀察入微。而且識得人好歹，愛救人靈魂。他有這一切好德性，而且都要依據超性的見解做事。他接到公稟後，便批示「來呈業已閱悉，聽候核辦可也」。他知道這件公案該怎樣辦：被控訴人所有不平凡的活動，從不會使他感覺煩惱，也不覺得爲了謹慎起見，一切行動該加節制，這件事該怎樣處理，他早已胸有成竹了。但他還良心作事，仍派他的總代牧到亞爾斯查辦，俾他日後定案時，作爲有力的根據。總代牧等查辦回來，只覺得莫名欽佩，不由不嘖嘖稱羨。他們向被控人略問根由，準備替他昭雪，不料這位亞爾斯本鐸非但不欲辨明冤誣，反自請處分，甘受譴責；不等來人把話說

完，便表示自己所有唯一的心願：「躲在洞裏哭自己的罪過」。任何查辦人員遇見了這樣的被告，除了衷誠欽佩，相對無是外，還有甚麼話可說，甚麼意見可以發表呢？

譚維主教見自己所料不差，心中自是快慰。但他要使原告諸鐸俯首帖服，便溫諭維雅納司鐸，務必把他在告解聖事中先後判定，良心上的疑難案件彙集呈報主教公署加以審核。結果，在他呈報的二百件案情中，維神父的判斷，和公署最精細神學家的判斷不同的只有兩件。譚主教於是把這回的控案斷結了，證明亞爾斯本鐸並不是一位才疎學淺的司鐸。

一天，譚主教當着許多神職人員，其中有幾個是反對聖本鐸的同僚——大聲說道：「諸位，你們有時候要笑人愚妄；這樣的愚妄，我却祝你們多少也有一點：這種愚妄決不至損害你們的智慧咧」。又有一天，他和人談起維司鐸，很莊重，很堅決地宣稱：「不錯，他的確是一位聖人，是我輩所當敬慕而奉作模範的聖人」。一次，他又對那懷疑維神父學識的人說：「我不知道他書讀得好不好，却知他蒙受天主的啓迪」。

一八三八年，譚維主教按臨亞爾斯，照常由謝來邸主招待供應，但進膳時，維神父並不列席相陪。主教向人聲言，不願使本鐸受到拘束，不如聽他自便，隨意做些聖善的事情。

譚主教逝世後，維雅納神父分得他遺贈的一件長白衣，却把它當作聖物一般什襲珍藏，始終不肯穿

服。他期待着這件聖衣要顯示靈蹟；盼不到，還很覺得詫異。

這樣，聖本鐸仍在亞爾斯繼續供職；他的地位比以前更見得穩固了，誰也沒法把他攆走。那些控告他的同事們也都悔聽人言，認識了自己的錯誤，一個個都來求他寬宥。

四 副鐸的凌侮

前面，我們講維雅納司鐸受儕輩羣起非難，甚至列舉罪狀，聯名向主教呈控，這是他一生所受最大的痛苦。幸而他有一位賢明的上峯，識得他的真價值，不用他自己聲辯，就斷得明明白白，終於使儕輩心悅誠服，不再有所懷疑。他經過這回的風波，想必不致再遭儕輩的窘厄了，豈知還有一場最後的磨難等着他去挨受；而且這個磨難也可說是最厲害的磨難，更教他加倍難受。然而他却知道怎樣去背負天主加給他的這個重大十字架；他的聖德也就因此而更進一層。因為前回的磨難是不由他不受的；這回，他儘可以避免，然而他竟樂受不辭。前回磨難他的有一羣，這回却只有一個。這人便是他一手提拔的後生晚輩，新任

亞爾斯副本鐸賴蒙 (Raymond) 先生。

一八四五年，他見朝聖信衆越來越多了，教務日見煩劇，便請主教添派一位副本鐸，襄助他料理一切。上峯便派了那年紀約在四十左右的賴蒙，以為這一措施，對他是一種好轉變，要使他省却許多心力。

不料天主上智在其其中自有安排，利用這措施給他一種更好的轉變。

這當兒，維神父的年紀已到五十九歲，可是他的聲望，遠在他的年齡計數之上；他的德業全不是通常近六十的年齡所能造就。他如今已到了德高望重的地位，到處有人仰慕，得人尊敬，受人愛戴；假使他不是這樣謙遜，又不是這樣不怕煩，那麼，他功成身退，大可享受安閒的清福了。無疑地，天主要掃除魔鬼誘惑他犯驕傲罪的絲毫機會——這實在是決不會的——因此，便給他遣來了一位妄自尊大的助手。

賴蒙先生全賴着聖本鐸提拔，才爬到如今的地位。維神父一生樂善好施，不拘那種善舉，一經着手與辦，便慷慨輸將，傾囊相助，不稍吝惜。他見賴蒙有志修道，便一力資助他進修院攻讀；以後，一切費用都由他一人供給，直到學成晉鐸爲止。據加大利納貞女說，賴蒙副鐸是一位有能耐的司鐸，把職權兩字看得十分認真。只是他往往但顧自己，不顧別人。他的學業成績總算不差；天資敏慧，口才也很好。他有寬闊的肩膀，響亮的嗓音，表示他有指揮領導的資格；一朝分發到一處頭等會口去服務，就會教人看出他是個天生的領袖。

他對他的恩師果然真心仰慕，十分欽敬。但他奉派充任亞爾斯副鐸時：必以爲這位忠厚的老本鐸早已打算把一切職權都交給他，自己甚麼都不管了。且不問究竟如何，事實上賴蒙司鐸，一到亞爾斯，便有立即「取而代之」的心意。他以爲這個年高力弱的老頭兒自必不勝煩劇，必須有人替他，照料他；如今朝聖

信衆一天多似一天了，更非有一個精明強幹的司鐸指揮管理不可。因為外鄉人既然越來越多，品類不齊，就不免薰蕕混雜，莊嚴清靜的聖地，竟降作喧嘩擾攘的遊場。一般借名朝聖的遊客以爲這裏可以隨意行動，暢所欲言。這種情形斷不可再行放任；如今必須用堅決手段控制一切，把一切事情納入軌範，使羣衆遵守秩底。這些便是他到任後所抱的意見。

賴蒙先生的這種見解，固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可是他忽視了一個基本要點，就是這些事情，全是跟着維雅納司鐸的聖德發展演進的。這冷落荒僻，外鄉人素不重視，更不屑涉足的亞爾斯村完全是因這位聖人來此乘鐸以後，才逐漸改觀，造成了目前的盛況；如今不論是誰，若要教這窮老頭兒讓位，必先撫躬自問，有沒有和他一般的聖德；能不能度他所度的生活；能不能得天主的光照，信衆的愛戴，罪人們的信賴？要是能、能、就行；否則便該退避三舍，輕易嘗試，那真太不自量了！然而賴蒙明知他的恩公是聖人，竟忘却了自己的本來面目；不知自己不能幹聖人幹的事情，只想自己精明強幹，總能制服萬千朝聖信衆，因此看不起這形衰力弱的老頭兒，一心要他讓位。這就可見他真是個荒謬狂悖，昏愚懵懂，不識高低，不知進退的人哪。

他到任後第一行動便是佔據了本鐸的寢室。聖本鐸却欣然遷居樓下，並不爲了這種喧賓奪主的姿態感覺不滿；雖則是下層的臥房而且有點暗和潮濕，他也全不在意。以後會口的薄冊上簽名時，竟簽「本鐸賴蒙」

，不書副本鐸。但他總嫌諸事不稱心，便先和他的下屬作對。被他挑別教訓的第一是那忠厚靈敏的雅達那修士；其次是上智院的修女使女們，維神父的衛士；最後，竟連他的恩公上司一併教訓起來了。

維神父諸事容忍，額蒙就要他把所做的一切事情，件件通知他，便是想做而未做的一切也得報告。有些事情他認為辦法不對，便擅作主張，逕自裁決施行。上司的主意他要改就改，概不用商量提議。聖本鐸在講道台上說的話，他要是認為不合，等他一下台就跟着踏上去，加以駁斥。維神父却並不責問他；付了一會兒，就順從天主的聖意，屈服了。可是他的左右都不服，向副本鐸羣起詰責，教他作事總得想想清楚，不要胡鬧。本會口的信友們也舉出幾個代表，敬請額副本鐸切勿干涉老神父生平的習慣。他們還逼着聖本鐸遷回自己房間裏，說額先生如果不喜歡住在樓下，不妨搬到村子裏居住。也許他知道自己的行為太荒謬了，不敢再攪衆怒，便一口答應，去住在村子裏。

然而俗語說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額蒙總是額蒙，這些教訓並不發生澈底的效用。因此不幸的維雅納神父被這築傲不馴的屬員欺凌侮謔，處處悉心忍受，竟忍耐了八年之久。加大利納貞女曾說：「這年紀輕輕的東西是天主差來，試試自己忠僕的耐性的」，亞爾斯人也都抱着同樣的意見，因為那時合村信衆早已不比從前，把思想集中於天主了，對一切事情都要從天主一方面着眼，才會有這種超性的見解。

聖本鐸的日常生活，和作息的程序，前面我們已經講過：他一天到晚要爲許多事情勞神焦慮，又被那些心懷憂慮的人包圍壓迫，要他代爲解憂釋慮。這已够煩，够苦了。他原想有人給他分勞，不料反來了一個教他受罪的人，事事要反對他，無端給他添上了許多煩惱，使他飽嘗凌侮指責的苦；這真是那裏說起！然而聖本鐸不但一味忍耐着，還竭誠留住他，不讓他走，要把他潛移默化，使他改過遷善。他鹵莽浮躁舉動狂妄，處處凌侮他的嫡親上司；維神父雖則諸事容忍，怎禁得他的左右代抱不平，交口指摘？維神父却處處迴護他，事事原諒他，老是做他的帮手。大家礙着聖本鐸的情面，只得耐着一腔怒火不敢發作。也許有幾個激烈的，不體諒一位聖人的用心，反怪他老糊塗，賴蒙先生只知道趁自己的脾氣，只覺得這怪老頭的許多不是，那裏知道他爲自己受盡委屈啊？那裏知道自己加給他的痛苦有多少啊？

然而賴蒙使聖本鐸受苦多端，也使他的聖德進境不少——使他謙遜克己的德行達到登峯造極的境界。同時，他也借此機會代罪人們多做些補贖，對於他拯救人靈的大功業的確大有裨益。賴蒙雖然不是聖人，却使維雅納神父修成更大的聖德。天主打發他到亞爾斯做副本鐸，又許他久留不去，正是爲了這個緣故。維雅納神父事事奉行主旨，自然也要留住他；受了他的欺侮，反一味護住他的短處，甚至要和他同進退，不准人告訴主教。每見有人爲自己代抱不平，把賴蒙攻擊得厲害，或者因爲他犯了衆怒，要被屬下衆信友驅逐時，他就發了急，說：「你們當真和他過不去嗎？好吧，我同他二齊走便了」。

無奈賴蒙老脾氣始終不改變，大家也就始終反對他，不住逼着聖本鐸呈報上峯，把他撤職。後來，維神父實在拗不過合村人的壓迫，再也不能包庇了，只得答應請主教把他遷調，却仍替他要求調一個好缺份，否則還是讓他留着。那時，正當聖主日內，他把雅達那修士喚來，口授他這封公文的措辭。但雅修士寫畢後，他拿來從頭到尾讀了一遍，隨又把它對摺一撕，再一撕，撕成四片，只說：「吾主在這幾天中背負他的十字架，我爲甚不能效法他的表樣呢？」

最後，賴蒙已在亞爾斯挨過八年了，終於覺悟到自己多麼不利於衆口，更明白了惟有聖人才能做一位聖人的後任，因此自請去職，便得到了一處本鐸的職位。維神父和他分手時，惜別依依，深爲悵惘。他去了下一天，便給他寫了一封信，說：「你爲我真有益呀。你給我帮忙真不少呀。我心裏常常掛念着你咧」。

賴蒙司鐸偶然也有好的時候，這是我們不能不信的。他和聖人相處八年，聖人去世前，還和他見過一面，他表示自願給他立傳。無疑地，他對這位恩公心懷敬慕，欽服，非常，只是他對自己的本領還要佩服罷了。他以爲聖德對着智慧，該拜下風，因此他不但欺騙了自己還要對自己獻媚。他不知凡是聖人，愚昧中自有過人的智慧；總比那聰明而非聖人的人更見得穎慧百倍咧。

維雅納神父從此不再聽到賴蒙先生的當面搶白了，反覺得丟失了甚麼似的，悵悵不歡。他曾對後任副

鐸表示不滿，說：「你甚麼也不說。你一點也不肯責備我。……我已不能比從前那麼好了」。

他這些話果真說得對。這時候他手頭所有做補贖的工具的確短少一件了，必須設法再找一件。他終於如願以償，却免不了因此大感煩惱咧。

五 上智院被奪

一切事物的給與和取去都在天主手裏，都是出於天主的聖意。眼前給與的多，以後取去的也多；但取去的愈多，以後給與的還要多。這的天主上智所有一種奇妙的措施。聖本鐸親手創辦，艱苦撐持，預備後來在此告老隱修的上智孤兒院，便在這時候移轉管轄，被人接收了。這也和一切世間事物一般，天主都得一一收去免得他操心掛慮。但對於聖本鐸，這的確是件大拂意事。這件事情經過頗為複雜。維神父素抱渴欲隱修的志願，一八四三年，他初次打算隱遯後二年，上智院的修女孤女們，深恐維神父早晚要去職，爲了某種緣由，便相繼散去了。後來，維神父竭力維持，大部份去的孤女便又陸續回來，可是這一下，上智院却已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啦。上級神長於是不能不開始懷疑這宗慈善事業能否持久了。眼前上智院全靠利納額薩納，瑪利亞費雅，和若翰納瑪利亞夏南三位女士忠誠盡職，一切院務才辦得井井有條，使諸孤女安居無恙。也許她們正在訓練後進，使將來繼起有人。但維神父一朝溘逝，或是告老還鄉，或則進院隱

修，那時經費沒有着落，教她們怎麼辦呢？所以上峯以爲如今亟宜未雨綢繆，把這件善舉建在比較穩固的基礎上，使一切悉遵常軌。這顯然是一種賢明的措施，便是三尺之童，也知道是天經地義。因此，貝蘭主教爲日後安全計，決定把上智院移交某一女修會接管，當下通知維神父查照辦理。他辦這件事的宗旨無非是爲顧全上智院的大局罷了。

這件事好比一位藝術家剛製定了一種傑作的草案，就有人教他讓給別人，照他的意思去完成。維神父對於上智院的屬有問題固然並無成見；並不因爲被人攘奪，心懷妒忌而感覺難受，更不爲要保持創辦人的虛榮而靳不交割；不過他有一段隱衷和常情不無稍異。上智院原是他生活的一部；這宗善舉和他救靈工作的運用密切相依，是他全部事業必要的一環。他需要合院神女們替他祈禱代他受苦，幫助他獲得天主的恩寵，多救幾個靈魂。但看天主爲上智院迭次顯示的靈蹟，就可以知道它是怎樣常蒙天主特殊的護佑了。聖本鐸每當久困聽告，神疲力乏，被不堪的罪臭薰得頭昏腦脹，下得座來，替罪人們不勝羞愧，痛苦難當的時候，幸有這濁世罪污不得進門的清靜樂園可以奔避，在那裏可以呼吸到比較清潔的空氣，便是一分半刻，也足使他排除積穢，恢復精神；所以他一離聽告座，往往飛也似的向上智院急急跑來，消愁釋悶。再則，他的衣服向交上智院修補，膳食也在那裏煮就——他常說飯菜吃得太多，這就是那裏管飯修女悉心照顧他的憑證。他每天又必在那裏講授要理。這就是他每天有一個當衆宣揚聖道的機會，把他自己的精神食糧分

給當衆。

我們不妨閉上眼，想像一下聖本鐸在上智院講授要理的光景。每天上午十一下至十二下，合院孤女們齊集在那裏樓下，沿着走廊一直過去，左邊的一間中，分作幾排和他對面坐下。朝聖信衆也可以來院旁聽，都在沿路窗前門外，廳集圍觀。這一小時中，聖本鐸便變成一個孩子了，像孩子一樣對孩子們講話，彷彿是聖經上所記吾主置身羣兒間的景象。他似乎眼看着那些天真爛漫，不染纖污的孩子們的容顏，從他們的臉上儘量吸取真道真理的神聖氣氛，再把它大量傾吐出來，使斗室中充滿洋溢着天主聖道的芬芳成爲一種全美善的交流。來此旁聽的院外人都都嗅到這種芬芳的氣氛，而且一嗅再嗅，從不覺得厭倦。這真是一處罪惡絕迹的樂園，大家都在這樂園中度着美滿豐富的精神生活，何必把它改絃易轍呢？聖本鐸不禁蹙眉蹙額，要向人發問。

然而他總得承行主旨，便遵照主教的決定，把這數十年來相依爲命的神女們的大家庭割愛讓人了。於是上智院就移轉管轄，由聖若瑟女修會修女們接收主辦。加大利納等這班人也就不得不告別出院。只過得不多時，孤女院便停辦了，一有甚理由我們可不知道——孤女們便遇到和師長們同樣的命運，悉遭遣散。小學部份繼續進行，雖然這種教育兒童的事業不合着聖本鐸創辦上智院的初衷。

這樣，他就該向那款待他的薩瑪里亞善婦人和那伯大尼的善人家道別告辭了。瑪利亞夏南只得回家，

依她的父母過活。賴薩納和費雅兩貞女不願回家，便在本鐸館舍附近租屋住下，除了終身奉事天主外，餘下的光陰，就用以服侍本鐸，照管聖堂，看顧病人，度她們的餘年。

但聖本鐸對於新到的修女們並無絲毫嫌怨。她們不受他管轄，也不依賴他維持生活，但他仍不時去探望她們。她們的經堂成立後，他給她們行開堂禮，又給她們主持行復願禮。那女子小學也像雅達那修士主管的男子小學一樣，辦得很發達。維神父也很喜歡；但這已不是他辦的學校了。以前上智院是他掛在心上的。一件世間事物。如今，天主已無情地突然把它打碎了，只給這位忠僕留着三件東西，就是祭壇講道台，聽告座，他心愛的三件世物。

在聖本鐸一生遭遇的逆境艱難，神形困苦中，這一件要算是他所受最大最難堪的打擊了。但這依然不是道：他一味奉行主旨，便是這樣最難堪的逆境，也泰然忍受了。他所有聖德的令名早已洋溢全國；如今他已不是只爲亞爾斯一村人，做亞爾斯本鐸了，却是蒙主特選，要他爲整個法蘭西民族，並爲全世界人類埋頭苦幹，廣救人靈，才加給他種種的逆境艱難教他效法基督，背起一個重大十字架，跟着他顛蹶行走，踏進純全的聖城。

第六章

獄魔出現大肆擾害

一 擾亂的動機

凡是聖人就不免要受魔鬼的誘惑。便是聖人們的師主，耶穌基督在世時，也曾一連三次受到惡神的試探；第一次在曠野中，第二次在高山頂上，第三次，在聖殿塔頂上。那時，魔鬼是戰敗了，却始終不肯甘服；它的驕傲的惡脾氣偏要向聖人們進攻，在聖人們手裏吃的敗仗越多，越是要向他們尋釁。它總想有一次要得勝，便是已被九百九十個聖人打得頭破血流，還是希望着有一天，也許那第一千個會被它摔跌壓倒。

魔鬼專和聖人們作對，正因聖人們是極難打倒的緣故，才覺得值得較量。它以為常人們自願做肉身的奴隸，身後禍福不很關心，雖則不肯放過他們，但至少認他們是不堪一擊，可以手到成擒。它要引常人上鉤很容易，只須誘他驕傲，教他貪財，挑起他的淫心，發動他的邪念，就教他的靈魂跟着它陷阱的機括，一骨碌滾下地獄的深淵了。芸芸衆生都因着原罪的帶累，本性上早已有裂縫，再加上各人自己犯下的諸般罪過，這裂縫就加闊了許多；魔鬼只須隨時撥動它的拇指，使這裂縫常開着，其餘的事情，就可以讓人順着犯罪的習慣自己去做；教他自掘墳墓，自墮地獄。

便是用聖德做甲冑的聖人們，靈魂上也不免要有細微的罅隙。但聖人們的祈禱，克苦和善功，合着天主聖寵的扶佑，就把這罅隙補滿了，把靈魂上的弱點加強了。要發見聖人們的弱點，要看準那鎗尖可以刺透的地方，往往非有天神般的智巧不可。但「混世魔王」的撒彈和他手下的億兆么魔，出身原是天神，

雖已被罰下獄，依舊不變它們的本質，不失它們原有天神的本能，不過只能用以作惡，不能用以行善罷了。天主許它們在人世間奔走馳突，在某種限度內揚威肆虐，擾害人靈。人類受他誘惑，墮入陷阱的，委實不少。然而我們只要不上當，它的誘惑便是我們立功勞的機會；它雖然最恨我們立功勞，但它只想引我們犯罪下地獄，攻擊我們志在必勝，也就顧不得許多了。

魔鬼大抵躲在一邊，在暗中施展它們的陰謀詭計。它們也知道人把自己看得最重，最喜歡自作主張，便是不肯謹遵天主聖寵的指引，也未必願意服從另一主子的命令，甘心做它的奴隸。所以它們非常機警，只怕被人識破，不肯去驚動他，或者惹他生氣。它們看各人的脾氣，幻想，謬誤的理解，把自己偽裝起來。因為人總是自以為是，認直不曲的，魔鬼借人這種弱點作掩蔽，人就很容易在自己不知不覺中上了它的當。

所以，幾時魔鬼見人奮勉力行，向着純德的境界邁步前進，它就利用他的德行進攻，不在他的罪過上着眼了。它於是千方百計，督促他立下不能實行的大志願，使他担負他所不能担負的重大責任，趕他一攆進它的圈套，便耐心等待着，看他有一天覺得厭倦了，再誘他灰心失望。它仿效天主聖神的啓示，冒充天神的傳諭，使人受愚；對於一位聖人，它只要設法使他覺得自己的聖德，這位聖人就被它半征服了。但它所有最可怕的武器就是使人猶豫不決地狐疑：使他心旌搖搖，六神無主，有了好志向，不敢放胆追求；半

生努力，忽然壯志消沈；渾身麻木似的，懶洋洋不思振作精神，繼續上進。

魔鬼到了智竭技窮，一切陰謀詭計都不中用的時候，便老羞成怒，揭破假面具，和人肉搏了。說得準確一點，就是到了圖窮七見的時候，它就借形出現了，現着凶猛醜惡的形態，對人大施恐嚇，使人心驚胆裂，惶懼不安。魔鬼也有大能力，在某種限度內，能控制一切物質，大則移山倒海，飛沙走石，小則發響放光，播烟造霧，做出種種駭人的舉動。只要天主許可，它在世界上差不多甚麼都做得。但對於尋常恭敬天主，謹守規誡的信友們——便是安分遵良心作事的教外人也是如此——尤其是胆小害怕的，天主總不許魔鬼這樣恐嚇擾害，或在暗中傷害他們的肉身，所以我們儘可放心，不必害怕。不過我們如果偶然見到一兩件怪異的事情，切勿以為這和魔鬼全不相干，須知世界上到處有魔鬼，只是我們的肉眼看不見罷咧。

維雅納神父聖德巍巍，從魔鬼手裏奪下的靈魂，據魔鬼自白，就有八萬多，魔鬼當然把他恨透了。但他和天主相偕，也必不怕魔鬼來相恐嚇，所以天主許魔鬼現形恐嚇他，攪擾他，只是不許傷害他。可是天主許魔鬼誘惑他，擾亂他，到怎樣的程度，那我們除非將來到了天堂上，斷乎不能知道。

看來，他的老對頭——撒彈——不久就放棄了它向他本性弱點進攻的努力，但看他信、望、愛、三德這樣堅深真切，祈禱克苦又那麼虔誠嚴厲，便知魔鬼要從這幾重門戶向他進攻，斷沒有成功的希望。魔鬼諒必會在他的聖台上，苦工的分寸上，以至善功的價值上，給他播散疑雲，力加蠱惑；但看他後來再三想遷迹

隱修，便知道定必是因受了魔鬼的誘惑所致。無論如何，魔鬼和他交戰了數十年，吃的打仗一定不在少數，我們只須一看它往後的無聊舉動就可以證實了。事實很顯明，如果它能設法擾亂他的心，打倒他的靈魂，它就不至像頑皮孩子一樣，攻擊他的肉身了。一個精靈鬼怪，迷惑世人，不能如願，設法使人神昏顛倒，聽它擺佈，到了萬分無奈的時候，才會現出醜惡凶暴的本性來嚇唬人；發出響聲，燃起假火，拋磚擲瓦，舞動傢具雜物，做出種種怪異，鬧得人寢食不安；甚至咆哮怒罵，揮拳動武，一洩它的積忿。只要人鎮定心神，見怪不怪，抱定宗旨不理睬，它就無計可施，不得不自認失敗，終於遠走高飛了。因為天主不許它害人肉身，把人弄死，它做出這些醜態，不過是虛聲囑嚇，頑童似的和人搗亂罷咧。魔鬼不能使維雅納神父受它誘惑，眼見一切陰謀詭計都不中用，便拿出這種頑童的手段來對付他，在一八二四到一八五八年這三十五年中，常用這種愚頑拙劣的故伎，來恐嚇這位嚇不倒的聖人，攪得他通宵不得安寧。

魔鬼明知既不能遷誘惑害聖本鐸的靈魂，這樣興妖作怪，又不能害死他的肉身，爲甚還要這般頑皮，不憚煩勞攪擾他這麼久呢？難道它真是優得和頑童一般嗎？不！它自有一個道理。它恨聖本鐸不捨給它自己的靈魂，更恨他還要從它手裏奪去它已經攪得的許多靈魂，縱然不能積極攫取他的靈魂，也必千方百計消極阻止他這種和自己利益大有妨礙的努力，不讓他安安穩穩專做拯救人靈的工作。所以他在世界上活一天，它就一天不肯放鬆一步。大概魔鬼這樣擾亂聖本鐸的用意，不但使他不能歛神祈禱，用心默想，更要

使他神疲力乏，夜裏不得安眠，白天就不能工作，因此誤了他拯救人靈的要務；最好使他受不了它的搗亂，不敢在亞爾斯繼續居留。這樣，它計劃多年，百計驅除這位聖本鐸的目的就達到啦；它和聖本鐸作戰數十年，總算獲得局部的勝利啦！再則，傲惡成性的撒彈到處發揮威力，攫取人靈易如反掌，這樣的慘敗真是難得遇到的；如今在亞爾斯，不料竟會遇到這樣的勁敵，數十年來枉費心機，連遭敗北，真所謂丟盡醜臉，掃盡威風！它猴急了，才不怕出盡醜態，拿出全副本領，作最後的掙扎，希圖趕走聖本鐸，全全它的面子。這也許是它爲驕傲心所驅使的一種動機，因爲它從被罰下地獄的時候起，一舉一動沒一樣不是帶着驕傲意向的。

也許你要說，天主的忠僕維雅納司鐸，每天二十四小時已用二十小時爲天主服務了，爲甚還許魔鬼這樣擾亂他，不讓他安睡幾小時呢？須知天主待聖人和常人不同；天主對聖人們所有的期許，當然要比期待我們的奢得多。他要提高聖人們在天堂上的位置，要他在自己永遠的榮光中，像一顆光芒萬丈的一等大明星，在自己的身邊輝煌照耀，要站得越近越好。聖人們要達到這種境界，非付一筆絕大代價不可。天主曾教人知道，一個人把自己獻作祭牲，該犧牲到怎樣的程度原是沒有止境的。天主又知道自己特選的靈魂所有種種的缺點，不妨用聖寵補足它，不但智慧、學識、體力、健康等、各樣的缺憾都可以補足，便是飲食、睡眠、也未嘗不是如此。維雅納司鐸每天睡眠只有三四小時，本來就不够，這在我們常人們勢必天天

疲倦得甚麼也不能做。他却托賴着天主聖寵的扶佑，簡直一點影響都沒有。那麼，他即使夜夜通宵不眠，也必蒙天主加以神力，白天照常工作二十小時，決不至睏得鑽天打鼾睡。事實上，他的確是如此，既不會作輟，也沒有害病：這豈是人本性的力量所能做到的麼？

二 恐嚇騷擾的慣技

魔鬼究竟用怎樣的技倆來恐嚇聖本鐸，和他搗亂呢？

依據最近的傳記，魔鬼對維雅納神父施展詭計，是在一八二四至一八二五年的冬季開始時起頭的。那時維雅納神父正想創辦上智院，只怪他克苦肉身，太不顧恤自己的形骸了，幾乎把自己弄得奄奄一息。魔鬼就趁他病重心虛的機會來誘惑他，使他只想自己要死了，在驚恐戰慄中，預備去見天主；數着生平行事，直數到那些絲毫不足介意的極微細事情，更想到所有應做而未做的一切事件。

魔鬼見他害怕，便運用它的狡獪伎倆，使他越想越可怕；使他漸漸由恐懼而變爲失望。它把他的弱點格外鋪張揚厲；把不相干的小毛病，不經意的小過失擴大到不知幾千幾萬倍，教他看成失落靈魂的大罪，想像萬丈深淵的地獄，就在他腳跟前，張開大口，吐出烈焰，但等他一咽氣，就要把他吞下去；更湊到他耳朵邊，悄悄警告他，說：「回頭，你就得下地獄喇。」

然而真聖人決不失望，他在莫可名言的劇痛極苦中，暫時讓魔鬼佔着上風；一會兒痛定了，便又顯着聖人的本色，和魔鬼奮鬥加倍勇敢，愛天主的心也加倍熱烈了。

那時，聖本鐸剛買了一座房屋，要開辦上智院。魔鬼本恨他到亞爾斯奪了它的地盤，把它的朋友們從舞場上，酒店裏，大批拉到聖堂裏恭敬天主，和它絕交；如今又要興辦這件大善舉，預先見到上智院未來的善果：不但將有許多無告女子——這些都是它可以穩拿到手，並用作陷害人靈的工具的——虧着他得救身靈，而且還要憑她們祈禱補贖的無上善功，襄助他從事榮主救靈的大功業，給他做有力的後援，頓覺得自己又要感受更大的威脅，自然更把維神父切齒痛恨了。它於是不再游移，立即開始攻擊。它見從前的伎倆不能收效，就另換一種方法來磨難他。這種特殊的方法，依着那位專門研究這些事情的蘇德隆（Soudron）司鐸的說法，叫做「魔鬼的騷擾。」

上智院一開辦，魔鬼就來和聖本鐸爲難了，不過還沒有現形，只利用各樣的聲響，做出種種的怪異，使維神父震驚恐懼，不得安眠；忽而在這裏忽而在那裏，好像千百成羣的模樣，如果仔細搜尋，却是踪影全無。它作怪的方法很多，起初却專揀一樣，再三再四的鬧個不休。總之，蘇德隆神父所說的「騷擾」兩字，實在是再貼切沒有了。它在這屋裏到處騷擾，耗子似的溜來溜去，出沒無常。起先，維神父睡在床上，聽到撕破蚊帳的聲音，只怕蚊帳被耗子咬破，便掀動牀帳趕走它。豈知撕帳的聲音越發厲害了，他起

來一看，却甚麼都不見；等他上床再睡時，又聽得撕起來了。他於是拿了一隻叉放在枕邊，等聽得有響聲，便拿叉敲樓板，想把老鼠嚇走；却依然毫不中用。他聽耗子撕了一夜，清晨起身，却見帳子上一點沒有鼠咬的痕跡。以後，一連好幾天，夜夜都是這樣。但這當兒，維本鐸却還沒有想到這是魔鬼作祟。他找不到耗子的影踪痕迹，雖然很有些奇怪，却依然漠不關心，不再去尋根究底。

魔鬼於是換花樣來恐嚇了。一天，正當夜深人靜的時候，維神父忽聽得外面牆門上，發出三下極重的敲門聲，場地上又有人吶喊聲，響得十分厲害。他便問：「是誰呀？」却不見有人答應，便安然就寢了。不料他還沒有睡着，又聽得三下敲門聲，這回敲的不是牆門，却是樓梯門了，只得起來再問，依舊沒人回答。他想一定有歹人要來行竊本鐸館舍裏所有謝家捐獻的珍貴物件，只得大着胆子，下樓巡視，却又甚麼都不見。這才使他有些害怕了：只怕盜賊光顧，因此不敢獨居。

聖本鐸於是請了兩個胆大力強的村人來睡住宅裏預備有什麼意外的事。他們一連幾晚都來了。但沒有發見些什麼。於是聖本鐸斷定這一切的怪異的確不是人幹的壞事，而別有原因。據聖本鐸自己說：「一個冬季的夜間，下了一場大雪，變得滿地雪白。將近半夜時分，我忽聽得三聲巨響似乎敲着場外的牆門，就立刻從床上跳起來，一口氣跑下樓梯，衝到場地上，向外追出去：原想這回總可以追上賊人，喊人捉住了。不料我非但不見有人影，聽不到甚麼聲音；雪地上更不見有甚麼脚印，不禁十分詫異。我仔細一想，

才恍然大悟，相信這一定是魔鬼來嚇我，決不是人做的事情。我於是一心依靠天主，求天主保護我，扶佑我，下次魔鬼再來磨難我的時候，盼天神們到我身邊照顧我。」

的確，可憐的聖本鐸，在初次受到這種磨難的時候，簡直怕得要死，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他不怕爲天主致命，却怕這些無端發作的怪聲，躺在床上，牙齒捉對兒相打：這不是有些可怪嗎？其實，窮兇極惡的魔鬼是可怕的，正如盡善盡美的天主是可愛的一般，怕魔鬼正是人本性的常情，毫不足怪。再則，他生平沒有經歷過這些事情，一朝突然遇到，自必不免胆戰心寒。以後，魔鬼作怪的次數多了，他便司空見慣，想自己有天主的扶佑，天神的守護，知道魔鬼只能虛聲恫嚇，不敢實行傷害。他見它的伎倆不過如此，就漸漸的胆粗氣壯，不再害怕了。

撒彈見怪聲異響失了效用，便又花樣翻新，做出種種醜態。它作法使床帳飛舞，使椅子顛倒豎起，使傢具自移自走。有時候，魔鬼用鐵錘在地板上敲釘，或是鋸木、推刨、砍斧頭、鬧個不休，好像要把房屋拆成粉碎。有時候，它學着憲兵的脚步，使勁踏着樓梯，來回上下；在桌子上，煙鹵管上，洋鐵罐上，作打鼓的聲音；在樓下飯廳裏，怒馬騰躍似的；又在場地石板上，作馬蹄得得的響音；一會兒，好像一隊哥薩克騎兵在屋外經過，陡起一陣喧嘩，又像有一大羣人在場上忿爭怒罵，或是集會聚談，言語龐雜，人聲鼎沸，聽不出說的是甚麼話。有幾夜，聞上羣羊奔奔，像有大隊騎兵在大街上列隊經過。

我們試一讀加大利納貞女的日記，便覺得她記的很有趣味。一天，維神父告訴她：「魔鬼正開始做出一種聲音，好像有人用鉄箍箍着木桶」。在一八二五年八月十八日的日記上，她寫着：「今天，魔鬼躲在煙囪上唱歌曲，唱得像夜鶯一樣」。又有一天，她記着：「它學獅子怒吼；又唱了一支歌，聲音很尖銳，聽來很刺耳。維神父還說，「惡鬼的嗓音真難聽極咧」」。

有幾夜，魔鬼特別忿怒。聖人被它抓住了兩隻脚使勁搖動；朦朧間，又覺得有一隻手在他臉上掠過。魔鬼更揭開床帳，現出惡相，站在他面前，像狗一樣對着他打噴嚏；有時候嘔出石子，做出要把他吞噬的模樣恐嚇他。有時候魔鬼拖他的床在房裏打盤旋，又把他從床上舉起來；一次竟要抽掉他身下的草墊，把他扔在床下。維神父嚇極了，趕緊劃十字，它才逃走了。魔鬼擾害聖人慣常用的總是野蠻手段，但偶然也用軟手段，想迷惑他。某一夜，聖人剛上床安歇，忽覺床上的硬板變成了極柔軟的絲絨褥，正在詫異的當兒，便聽得譏笑他的聲音，說：「妙啊！妙啊！」說着，魔鬼就把他按住了，使他不能動彈，把他的床當作搖籃一般顛來擺去，又說了許多輕佻穢褻的話來迷惑他。聖本鐸更是怕得厲害，便急忙畫十字趕走它。

惡魔不但在聖本鐸的住屋中，趁黑夜大肆搔擾，便是在相距很遠的地方，光天化日之下，也不讓他獲享安寧。一次，維神父到蒙梅勒（*Montmerle*）襄助舉行四規會，正當就座聽告時，忽覺座椅動搖不已，

像要連告解座一齊倒塌下來。又有一次，他一早步行到聖倪利維講道，在路上忽見遍地榛莽，像俗語所謂「鬼打牆」似的，到處走不通。很多時他出外歸來，往往看見那懸掛在樓梯轉角處，他十分心愛的聖母領報油畫像被魔鬼弄髒了，甚至滿染垢污，不堪入目，洗了幾次也洗不清。

有時候魔鬼竟忍不住現形開口，對聖人大肆咆哮，惡聲辱罵，却因此無異不打自招，供出了它磨難聖人的用意。一天夜裏，聖本鐸聽得大聲叫罵：「維雅納！維雅納！吃蕃薯的傢伙！嘻，你還沒有死嗎？咱早晚要擒你到手！咱已經拏住了你啦！」

撒殫這樣虛聲明嚇，顯見得這是在萬分無奈時，聊以解嘲的話。它要是真個能拏住聖人，還肯這樣說嗎？

聖本鐸不但肉眼看見了魔鬼的本相，他的神目還能看出魔鬼的借形。一次，他看見一大羣蝙蝠在房裏緊挨着天花板，飛來飛去，打盤旋；一會兒，又齊來倒掛在帳頂上，變做一團漆黑。一天，清晨三下鐘，他又在堂邊公墓上見魔鬼變作一頭黑狗，目光灼灼，鬃毛挺豎，正在一處墳墓上用爪爬泥。那裏，葬的新死的某人，原是沒有領過告解聖事而死的。他不常看見魔鬼的真面目，却識得它種種的變相，遠遠裏就嗅得出它從地獄裏帶來，烟薰火炙的臭味。

三 驅魔的大權能

這一切獄魔爲厲的怪異，當時曾經許多人陳述作證，不容加以否認。在亞爾斯本鐸的本傳中，魔鬼作祟的情形，記載的還有許多，本書限於篇幅不能逐一講明，只得揀幾件主要的事情約略敘述一下，便是那最多疑的人聽了，也必要然變色，却不能不信以爲真。

魔鬼騷擾聖本鐸三十多年，雖則到處失敗，總是惡心不死，非但到底不肯放鬆，反更再接再厲，越幹越兇，在聖人去世前三年中，還使了一次狡猾伎倆，竟在大白天放火，燒掉了聖人的臥榻。這件事情發生在一八五七年二月二十三、四日，正當信衆公行敬拜聖體，舉行四十小時聖時敬禮的日子。這天，剛過半夜，維神父便已進堂聽告了。那時聖堂裏正顯供聖體，信友們在堂敬拜的很不少。將近七下鐘，有幾個信友路過本鐸館舍，見維神父臥房裏着火冒烟，便急急跑進聖堂，向他報告。這時候，聖本鐸正要離聽告座，準備舉行聖祭，一聽得這消息，便掏出房門鑰匙交給來人，去開門救火。同時，却淡然回說：「這惡鬼捕不得籠裏的鳥兒，便把籠子焚燒了。」他說着，就走到堂場上，向救火人員舉手祝福，隨即回更衣所，斂神誦禱，預備起彌撒。這當兒，合堂信衆都替他代抱不安，管更衣所的熱羅尼莫修士以爲聖人還沒知道明白，便去對他說：「神父，是你的臥房失火呀！」聖人聽了，微微一歎，却不答應，仍安步登

台，照常舉祭。一會兒，火救熄了。那時，代理董格南担任副本鐸的青年司鐸蒙寧便跳入房中，察看究竟，只見聖本鐸的臥榻，帷帳，和四周的傢具雜物都燒燬了，但火勢延燒到聖女斐洛默納的聖骨龕前，就剎然停止。這聖骨龕供在一個衣櫃上；龕子前面的東西都燒成灰燼，後面的却絲毫未損。從上面的天花板直到下面的地板，可以劃一條直綫，燒着和沒有燒着的界限極分明；教人看了不勝驚奇納罕；而且天花板離地既很低，又極乾枯，從帳頂上延燒着火，真是再容易沒有了，然而竟沒而燒着；這真教誰都懂不來。這火起得極突兀，熄滅得也極奇怪：

聖本鐸又說：「我久已求天主賜我這個大恩了，終於得到了俯允。如今，我在本會口中真正是最窮的人了。別人窮縱窮，總有一張床，我却沒有呀。」

我們聽了聖人的話不必認爲詫異，我們該記着他受魔鬼的擾害叁拾伍年中，一到夜裏，魔鬼差不多三天兩頭來攪擾他。據蒙寧司鐸說，一年中，魔鬼要來作怪兩百次。聖本鐸自己，也曾說：「魔鬼和我，形式上可說是同伴。」他和他談起魔鬼並不忌諱。第一，他想在人前譏笑魔鬼的醜態，足使它的傲惡大受打擊；在他看來，魔鬼所有這種種的詭計，便是對那受它侮弄的人，斷沒有甚麼光彩可言，對魔鬼本身，那是更不體面了。再則，近世人們有許多竟不信有地獄，魔鬼，等事；他挺身作證，旨在使人不再忽視這種可怕的現實問題；緊記魔鬼是人類的大仇，要慎防魔誘，切勿墮入它的陷阱而失落靈魂，慘罹永禍。

魔鬼這樣大肆騷擾，如果它的目的只在使聖本鐸不得安眠，那麼，它總算已得勝奏凱了。每天，離神父清早下樓時，常見他容顏慘白，眼眶深陷；走起來天一脚，地一脚，搖搖擺擺，像要倒下來似的，顯見得是倦眼惺忪，神疲力乏，再也支撐不住了。不過他深切相信天主決不捨棄他，仍滿懷希望着，耐心等候着苦盡甘來的一日。他最怕通宵不能合眼，所以臨睡不熄燈火，遇到被惡魔鬧得不能安枕的時候，便借燈先注視壁上掛着的聖像，定神默禱，免得虛耗光陰，胡思亂想，中了魔鬼的奸計。

他自己曾說每見魔鬼來恐嚇騷擾，便畫一個十字聖號，念兩遍經，作爲打退魔鬼的利器，有時候還擲揄它。這當兒，魔鬼暫時安靜一下，一會兒，又咆哮起來了。但不久聖本鐸就知道它的用意了：魔鬼咆哮得越厲害，作怪得越可怕，他心裏越覺得歡喜高興，因爲他已看出了，這是大罪人已得天主聖寵的推動，要來向他告罪悔過的先兆。他每逢隔夜被魔鬼大事騷擾，第二天他總能網得「大魚」，這是曾經他屢試不爽的。

魔鬼的氣憤難再自制，就借它的女性工具的口對聖人罵個暢快。

一八肆零年一月二拾三日下午，聖本鐸正在聖若翰經堂聽告，忽然來了一個住在般依盎物來附近某村的某姓婦人，跪在他面前行告。這當兒，十來個亞爾斯本村的女信友都在這經堂裏環立着等候輪到。起先她們看這婦人並沒有甚麼異樣，不料她一跪上告解座，就開口罵聖本鐸。她說：「你這醜陋的黑蝦蟆，多

麼使我受苦啊！你看，黑蝦蟆多着啦，却沒有像你那麼難爲我的。我和你勢不兩立；可是有時候你却幫了我的忙啦。你爲甚要盤問那些到你跟前告罪的人們，查究他們的良心？難道我教他們做的還不夠嗎？你一心想告退隱修，爲甚還不去呢？你爲甚起得這麼早啊？那穿紫衣的（指主教）教你保養好自己，你不是違背了他的命令嗎？你講道理爲甚講得這樣簡單呀？你假裝做一個無知的人。你爲甚不學都市裏那些大人物講道呢？我多麼喜歡些長篇的大道理啊，它對誰都沒有什麼作用，只讓人各管各的過活，喜歡怎樣就怎樣……」

更有一個給魔鬼攪擾的女子向聖本鐸高聲的訴說：「假使世上有三個像你這樣的人，我的國土就要完全給毀滅了。你已經在我手裏搶救了八千多的靈魂」。

確實的，魔鬼已經弄到沒了主意。憤怒蒙蔽了它的眼。它不由自主的什麼都說出來。它甜言蜜語的勸誘；它威脅恐嚇。它因爲不聽天主之命而至失落天堂，却以聽命的德行來辯護它的行爲，同時它還承認他已得勝了。它受了挫折；它意氣用事的把手裏的將牌也完全放棄了。

四 遁逃的誘惑

但現在維雅納神父再也不害怕它了。因着聖寵的助佑他的德行已達登峰絕頂的程度，他像一座堡壘般

高高壓在魔鬼頭上。不過魔鬼這個陰險的傢伙却不是常常明攻作戰。它磨難和攪擾這位可憐的聖本鐸的鬼計，真是層出不窮。它用種種方法使他不能寧睡。或許正因着這個緣故，它破壞了他內心的和平，要好好地做省察和默想祈禱等神工，內心的和平像是一個必要的條件。假使它在聖本鐸的省察工夫上找到了破綻，能使它得益的，它是太聰明了，把這點破綻說出來。它清楚地認識聖本鐸的謙遜的德行，他對於自己是常抱着懷疑的心情，所以魔鬼不惟不時把這種心情留給他，而且還盡力地給予他機會使他加重這種心情。

維納納神父感化了——或許他以爲他感化了——罪人，更多的罪人，數不盡這麼多的罪人。但他對於自己的靈魂究竟有些什麼感想呢？他常常關懷着罪人。他怎不爲自己着想？他到底是不是步武着基督的正道呢？因他從沒有想過自己靈魂的拯救和保證它不會失落的方法，他這樣問得正好，他對於他自己的主要本份——拯救一己的靈魂！不是有了不盡責的嫌疑嗎？我們要得救和成聖（本來就是一樣的事情）就是因爲我們想死後能夠面對面永遠的看見天主；假使我們在天堂看天主的話，我們在世時不就要好好的預備嗎？他在什麼時候才開始這件善工呢？

在這個熱心的靈魂上就有這一塊能受損害的地方。後來他所受的誘惑和飾辭都集中向着這塊地方來攻擊。

若翰瑪利維納在還沒有到十一歲的當兒，就懂得祈求上主在於賞給他諸德行之前，先賜予他幽靜。

爲使他有機會默想天主的聖善與光榮；爲使他與天主的密切的結合更爲深造，他生性是爲隱修生活的。

他童年時代的心願直至他死後都沒有改變過，相反的，他年紀越大，他退修隱居的願望就越見加強。但是他現在的生活却是充滿了各種的活動，特別在告解神工上，他耗費了他整個的精神和時間。很多時他簡直連吃飯的機會也找不出來。這樣一來那裏還有空閒去檢察自己的內修生活呢？他在堂裏除了舉行聖祭外，就是聽告解。他連斂神默禱一會兒的工夫也沒有。那裏還有時間去善備一己的靈魂爲接受天主的啓示呢？

「我們就讓他這樣下去吧」一天，魔鬼這樣的對自己說。當維雅納神父做省察的時候，他常常給自己提些檢討的問題。但是奇異的事！無形中這些問題好像有人給他作了解答的。

但是「是誰呢」？是自己嗎？是真誠的熱心，克己，愛德！還是自私，怠惰，畏懼自己所應要做的事？給解答了？是否天主要把他從這些沒有效果的工作搬移到別處呢？是不是魔鬼在推動他呢？

要把他的內心裏這種感覺，觀念和理由的確切的泉源找出來，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當兩個動機好像同時在催逼着要求接受的時候，我們怎能辨別那個好像更重要的動機，是孕自自私心還是爲魔鬼引誘呢？

「你在拯救別人的靈魂，你自己的都快要失落了」。

「人是天主造生的，你應該追逐，設法實現你渴求天主的慾望」。

「引退吧。不要待至臨終時才料理你靈魂上的事」。

「你沒有許多的時候給你痛哭悔過你的罪。現在立刻去做吧」。

照我們所能觀察和判斷的，維納納神父是常常都活在天主的眼前，他們的事沒有一件不是爲天主做的，從朝到晚源源不絕，成羣結隊來朝聖的人們，都到他那裏辦告解。他待他們每一個人都像待我主耶穌一樣，不過他們是耶穌戴上一塊面紗罷了。他愛護，撫慰，訓誨。但是他覺不着一刻的安寧，除非他能够享見我主耶穌的本性本體。

聖本鐸像感覺到假使他使盡他餘下最後的一點力量去尋求一個機會；使他不斷絕的與天主面對面的密談誦禱，他將永遠不能證明他的愛慕天主的心，其實他所做的事都是祈禱工夫，不過他夢想着一件的工作，這件工作就該是他的唯一，純粹的祈禱——這工作的自身就包含所有一切的要素，專門的和無盡期的。

魔鬼當然知道一位聖人的禱告，像在沙漠裏的苦修士或在監獄裏的加都削會(Catharine)，在天主面前是比尋常人的更有效力，因此在救靈工作上，祈禱是比其他各種外界的工作更爲有效果。但是它魔鬼給奢望的心情蒙蔽了。它要看見自己所做的事立奏功果，它要停止人們到這裏來朝聖，因爲這樣，它力說聖本

鐸去追蹤那更難走的道路。它說：最偉大的聖人都是從這條路跑的。維雅納神父那裏會猜得着，這麼正當的和顯明適合天主聖意的一個志願，會打從魔鬼那裏來的呢？

於是他下了決心。

一八二七年他去求見主教，他求主教准許他離開亞爾斯，主教於是派他去芬倫（Kareins）教區。維雅納神父不敢承認隱修院才是他尋求的處所，所以他繼續在亞爾斯做下去，不過在晚上的時候，他的靈魂就好像生了翅膀的，把他帶至任何一個苦修院的一隻角落裏，在這塊地方他默想，誦禱和做補贖，時候一天一天的過去，這個誘惑也一天一天的強起來，他再也不把這種吸引和誘惑，隱藏起來了，這個新聞很快就傳了出去，但主教即像漠不關心的，一點什麼的表示也沒有。一天，聖本鐸對加大利納說：「我求天主賞賜我的東西他差不多都給予我了。唯是爲我自己的他就不答應我。對於這一段話加大利納毫不在意的答他：『那是因爲你求天主讓你離開亞爾斯的緣故。但離開亞爾斯却不是他的聖意呢』。

後來他感覺他再不能長此下去了。於是在一個很黑暗的晚上，大約二下鐘的時光，他潛行離開他的住宅。他急急地跑在路上很短的時候就把小鄉村留在後面了。他有些什麼計劃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到了康白（Les Combes）一條路旁的一個十字架下，大約是這個十字架使他停留下來吧，忽然的，他問問自己這樣的逃走了是不是天主的聖意呢，他回到亞爾斯時，就像他逃出來時一樣的快。於是他再開始那不自由的生

活了，所經過的情節是短而快，有些像傷口迸出的血一樣。我們可以想像出來魔鬼的失意，我們的聖本鐸在出走的當兒，它一定用靜寂的脚步跟隨着他，很得意的在磨擦他的手。這是維雅納神父第一次逃走的經過；這件事發生在一八四〇年左右。

經過這一次他就害了一場病，已經有好多年了，他害着很厲害的腦系病和腸胃病。在一八四三年聖母月的第三天，當他在誦經的時候，他突然間昏倒了，在堂裏的人把他抬進住宅裏，大夫診斷是胸膜肺炎，以一個長期缺乏營養和休息的身體，而且是消磨耗盡，在已有六十上年紀的人，那裏還有多少復原的希望呢？他的心已經弱下去了。

但維雅納神父要活下去，他告訴我們他聽見魔鬼們在他的四周得勝了似的呼喊著：「這一次你可不能脫逃了」。

其後它就讓大夫去照顧他。

那些來朝聖的人，因為沒有什麼事情做，都在聖堂和村莊的四周遊蕩着，他們固執的拒絕到別的神父去辦告解，因為當然啦，主教已派別的神父來代替維雅納神父了。一籃一籃的聖相和聖牌給送進來了。神父一面哭一面的祝聖了他們，那些更熱心一點的信衆，簡直不願回家去。他們在斐洛默納聖女的小堂裏點上了無數的蠟燭，念了無數的經，所有一切受苦難的信衆的祈求，都一致奔向天堂要求天主發一個聖蹟。

在十一日那一天，貞信（Janseens）地方的神父給維雅納的神父付了臨終聖事。在一息兒的時間，什麼人都知道了這個消息，他們都跑來停留在樓梯上，或天井裏，只要有一點兒駐腳的地方都給擠滿了。他們知道聖本鐸若應了聖女斐洛默納一百台彌撒和一根大的蠟燭放在她的聖像前，假使她允聽他的祈求。

過後，他就失去了知覺；事情好像這樣就完結了，大夫給他聽脈後，只給他三十分鐘的時候不會再多了。

維雅納神父完全聽清楚大夫所說的話，他心裏在想：（這裏也是他告訴我們的），「我的好天主呀！難道我就這樣空着手到你身前嗎？」

他全神全力的向聖母，天神之后和他的小聖女祈求，立刻就可以睜開雙眼而且可以說話了。

第二天早上，因為他還有一些生氣和活力，於是他獻上了他所應許下的一百台的彌撒的第一台。我們很容易想像出來，那一天到堂與祭的教友和朝聖者的極度的熱情。

在獻祭時，正當疾病轉機的時候，維雅納神父的心情態度忽然變為很安祥的。那個輔祭的彼天能是一位小學校校長，看見他的雙目像定了下來，他好像向着什麼人作微笑，他的面容是異常的快樂，許多次他溫柔的道出聖女斐洛默納的名。後來他從這種神樂回復過來。他對彼天能說：「我的朋友，我的病痊

癒了。」

當信衆離開堂裏的時候，聖蹟已經完成了。

十六天後，聖本鐸自己可以到堂裏舉祭了，但是他解明這個聖蹟（這是他祈求天主賞賜他時候，是專爲他妥備終臨的），他說：這是天主示意他，要他一定要進苦修院，度隱修的生活。他給予自己恢復健康的機會，他每天吃兩頓相當好的飯餐，中午還有些肉和一杯四份一滿的好酒，他沒有拒絕大夫的忠告——完全轉換空氣。此外主教也命他靜養，並且委任了頓蒙神父代理教區裏一切的事務。於是聖本鐸寫信給他大箇里裏的兄弟，托他預備了他的舊房子。他的意思是在那裏靜待上峯的命令，他希望他將會被派到一個細小的堂區，在那裏他或許能夠有很多的時候，爲做默想和誦禱之用。

這是他的最奇怪的幻想了！因爲很顯明的，不拘他到那裏去，朝聖的人們也一定一樣的跟着他跑。這是他一部份難以相信的謙遜，他永遠都不承認，就是對自己也不肯承認，那些如潮水湧進來的人們，是爲瞻仰亞爾斯的聖本鐸而來的。

他教區裏的信衆，沒有接過什麼確實的警告，不過他們對他卻有點懷疑，所以他像以前一樣準備好了，到晚上的時候，就悄悄的跑了。但是他不能這麼忍心不到上智院去告別呀！當然啦，在那塊地方他們都大哭起來。不多時全鎮的人們都知道了這宗事，在十時，所有的人都在守衛着各路口，維雅納神父不敢

從門口出去；他從後面的園籬爬了出去。守衛的人都看見了他，於是他們立刻衝上去懇切的求他回轉來；小學教師在科綱（*Le Hornou*）把他趕上了，因為他不能使他改變他的主意，所以他們就一同走。他們一連念了十串玫瑰經，跑了七個鐘頭的路，聖本鐸就回到他的老家了。

但他只得有一夜的安寧，下一天是星期四，嘉理公爵親自跑到大笛里裏來，但是維雅納神父沒有接見他，主教特別送信來說：「除了比理的教區外，維雅納神父不得到任何別的地方。」

到後，在星期五，亞爾斯的信衆都跑到他的門外，跪在地上要求辦告解。「亞爾斯再不是單在亞爾斯的地方了！」

這位可憐的神父，除了向里昂的主教求得解罪神權外，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呢？

星期六的那一天，從他以前的教區來了二十三位青年代表，聖本鐸這時才開始懷疑自己的意志是否亦是天主的聖意，他答應到府偉亞（*Fourvières*）去求聖母光照他的明悟。

到星期一的一天，什麼都完結了。天剛一亮的時候，約翰瑪利亞離開了他的祖居，永遠再不回來了。

李門神父去接他。他答應了把他帶至寶門聖母（*Notre Dame de Beaumont*）的地方。大約有六十多的公里路在當美（*Dombes*）的中心。他差不多還沒有到達這塊地方，剛在舉行聖祭的時候，他就說：「天主不在這裏，讓我們回到亞爾斯吧。」

他一面哭泣，一面誦經。從寶門乘馬車至安比利揚（Ambrières）從安比利揚跑路至亞爾斯，他一句話也沒有說過。聖堂的頂已經可以看到了，兩個鐘也在響了。整個堂區的信友，就是打禾的也放棄了他們的工作，都跑出來歡迎他。

「因着我走了你們都陷在失望中嗎？」他說：「不要緊，現在什麼都復原了，我的孩子們，我再不離開你們了。」

他四周巡視他的堂區已有好幾次了，每一次他都是喜悅至透不過氣來的樣子。當他祝福教友的時候，他的手是震顫的，他答應了以後再不離開他們，在十年內他要堅守他的信約。

當他休養了幾天後，看見像人山人海的朝聖者擠湧在他的告解座前，他很單純和坦白的說：「假使我不回來，這些可憐的罪人將要怎樣呢？」從這句話，我們總可以相信以前他是沒有想到這一層了，他要遁逃的誘惑是否這般強烈，它把他爲他們的需要的着想也一同攆走呢？

一位聖人的生命中，常常藏有無數矛盾的事實，我們不是個中人，是不能想像出這個靈魂掙扎的悲劇是怎樣的，這時他自己獻自己爲祭品，已成了全燔之祭——他再找不到更深切的磨難了。

五 一場風波

維維納神父服從一切了；但是他的病症還沒有治好，病疾的細菌已生存在他血脈裏已有五十年了，單

爲天主的原故而愛天主——所以現在還會不時的復發，他屬下的信友不相信他犯了罪。維雅納神父沒有犯罪——因此他們才會感到害怕，理由是很顯明的，假使上次的逃亡在他良心上是對的，那麼那是很可能的，他將會再來一次這樣的逃亡，問題只在聖神的默啓吧了。

一八四六年他進了聖母第三會，一八四八年他做了方濟會的第三會的會員。他還想進加寶貞（*Capuchin*）苦修院，在辦告解時他已對神父說過了。但有一位神父極力反對這個提議，剛在這個時候，那些聖母小兄弟會（*Marists*）的修士在尼理亞（*Nejliere*）的地方，創立了一所舍院，是專爲隱修的修士的，這所院裏的規律，是不分晝夜完全要守靜默的。

維雅納神父以爲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比里的熱心的主教剛在這時死了——在不久以前，好像聖本鐸實現自己的願望的唯一阻擋，就是這位主教的力量和友情。

這是他精神上的錯亂，還是聖神默啓呢？聖本鐸是否以爲所有一切障礙都清除淨盡呢？不管怎樣，在九月一日的一天，他秘密地告訴加大利納，在五月他將要到他的姐夫家。這地方是靠近里昂的。這就是他預備進尼理亞隱修院的第一步。

這個和鸞的婦人聽了立刻呼喊起來；維雅納神父命令她靜下來。很湊巧的，剛剛下一天，李門神父，聖本鐸的很好自大的助手，介紹一位新助手陶嘉尼耳神父給他，陶神父是一個老實人，他是很仁慈而且足

充滿了熱誠的。李門神父還告訴聖本鐸，新的主教說：自此以後這堂區不拘留需要多少的神父，他一定供給他們多少神父的。當然啦，聖本鐸把這件事當爲天主給他的一點示意！

根本他知道主教一定反對他離開亞爾斯，所以他決定了到了來不及的時候才讓主教知，因爲這個緣故，他寫了一封信交下給加大利納。這封信的日期是很難決定，或許就是下面的一封也不可定。不過就算不是這一封，信裏的大意，大約是這樣：

主教大人尊前：我的健康是不停的壞下去了，晚上一部份的時候我要被迫在椅上度過，許多時候我得每一個鐘頭起來三，四次，在聽告座裏，我常感到頭暈目眩，而且還昏去兩三分鐘。

因爲我的年齡和虛弱的關係，我願意永遠的離開亞爾斯。

可憐和不快樂的僕人，維雅納。

加大利納把秘密告訴了瑪利亞，聖本鐸早已安排好的，這兩個可憐的女人的感覺是像死神已臨到她們頭上似的。她們已準備好幫自己最敬愛的聖本鐸逃走了。但是這樣的年紀——已是六十七歲有多——顯明的他不能跑這樣長途的路，於是她們和管堂商量找一輛車子，管堂的告訴了亞那打斯亞修道，亞那打斯亞修道轉告訴了陶嘉尼亞神父。

「留心點呀」新副本堂神父說，「他啓程的時候就喊我呀！」

在午夜的時候新副本堂神父已在方場裏看守好了。從窗口裏，他可以看見維雅納神父的行裝——一本大日課，一頂帽，一把傘——顯然的，他是在準備出發了。

聖本鐸下樓去，他去找加大利納和瑪利亞，她們一個拿了籃子，一個拿了燈，但是他們發現了副本堂神父，管堂先生和亞那打斯亞……：……：……修道橫在他們要走的路上。

聖本鐸說「你們出賣我」。「你到那裏去」？雅達修道問。「你想離開我們去嗎？很好，我們就立刻發出警報吧。」管堂先生也插上一句：「我們就和你一同走，像出遊一樣吧」。

「很好」我們的聖本鐸這樣的回答。他已很快的決定了怎樣做。「讓我走吧」！

但是管堂先生捨他的提燈，他的做作像是引領着他，其實所照引的路不是渡過了小橋到科曼去的，却是那條曲折的道路回轉到村莊去的。

現在那些嘈鬧的聲音已告訴了在堂門和住宅四面在看守的人們了，維雅納神父被捉獲了，但他什麼都不管，他再試逃走出，當他將要橫過小溪的時候，陶嘉尼亞神父再和他爭論了。

「神父呀，你不能再前進一步了」。說完了他把大日課拿去。

「還給我」。但大日課已不見了。

「很好，我就到了里昂再念我的大日課吧」。

瑪利亞費雅姑娘反駁「什麼，難道你整天都不念大日課嗎？」

「我還有一本在家裏，我就回去拿。」

於是他就回到住宅裏，在那裏三鐘經正在響着，維雅納神父立刻跪下來虔誠的念好了。

在他凌亂不堪的書房裏，他費了許多的時間找尋他的大日課經，當他在尋找的時候，他偶然注意到那位已去世的主教的肖像。

「他在天堂裏對你的行動也要皺眉呢，」副本堂神父這般說。

「不，不，——他不會責罵我的，他現在曉得，我是怎樣的需要爲我的罪惡痛哭和作補贖。」

因爲他的固執，或許是他的不決斷的心情，使他面孔罩上一種憂鬱的表情。他差不多和市長碰個滿懷，後來就像流星般溜了出去天井裏。

但是天井是充滿了人，他們輕輕的執着他的手，他們以微笑來驅逐他的憂鬱，他像是軟下來的；他一面笑一面哭，但到底沒有讓步，他費了很多工夫，把門開了；可是一大隊的婦女衝出堂外來，在他面前跪下來。

「聽了我的告解再走吧！」「還有我的」——「我的……」——「索性不要走吧！」

陶嘉尼亞神父乘着這個機會說：「什麼？聖本鐸，聖人的自傳你是完全能背誦出來的，難道你却忘了

聖瑪爾定嗎？王冕已在他的手裏了，他還說：我不拒絕工作。還有聖斐理伯乃理，他說：「雖然我已立在天堂的門內，假使一個罪人求我爲他解罪，我也立刻放棄上天的朝廷，回轉世間來爲他辦告解。」

當聖本鐸看見他們這般地熱誠懇請他的時候，他慢慢的感覺到這是天主的聖意了。

「讓我們進堂去吧！」他說。他在聖體龕前滯留了許多的時候，後來他進去更衣所裏戴上他的領帶，向着告罪架前就走，信友們像勝利了的把他抬進去了。

彌撒後，總代權神父步到了，他帶來了主教的公示。維雅納神父從來都沒有這樣的安祥的，上前接受了這件公函，當別人和他說起這一個奇怪的晚上所發生的事的時候，他唯一的回答是：「我不過是像一個小孩子一樣的做吧了。」

我們知道這件事從始至終，聖本鐸是像失去了自主力一般；他是着了魔——或者最少是給魔鬼引到邪途上，因爲魔鬼所能成功的地方就是把一點可怕的詭辯學——一位司鐸可以服從天主，而不服從聖教會的——輕輕的置入他的良心裏；以前我們說過，這是聖本鐸的唯一可以致傷的弱點——魔鬼正把它的指頭放進去。

魔鬼對於聖本鐸的一生，都像把持得有點難以解釋的力量，而這一次尤爲顯著，差一點它就成功了。這都是聖人們的必經的歷程，却是天主的聖意，他們不時會忽然地給沙鐸——同樣把我主耶穌帶至高山上廟的尖頂上的沙鐸——帶至深淵的邊沿。

六 更驚駭的戰術

現在聖本鐸才知清楚天主的聖意——要他放棄了他孤獨隱修的生活的念頭，本來這是個很正當的願望，——而且它還永遠的保留在他的心中——好像是他的最後唯一的一點私心，他應該要把它克制淨盡的。

假使他自己沒有揣度到這一層魔鬼和它的兇狠的攻擊，定會使他清楚了這一點，魔鬼已下了它的最後孤注，但它是失敗了。

不過一年後，它再試驗一種驚駭戰術，我們不大清楚其中的內幕：誰是裏面的主角我們也不知道，但作品却打上了作者的印色。

一天晚上，大約十一下鐘左右，一部兩隻馬拉的馬車疾馳穿過這個小鄉村，然後停在堂門前；有幾個人從馬車下來等在住宅外，當聖本鐸照常在午夜出來的時候，其中一個人上前來一手按着他的臂膀，一面很熱誠的說：「神父呀，假使你愿意離開這裏的話，我們已整備好這部馬車了。……」

維雅納神父却也不慌不忙的回答：「我沒有得到主教的准許」後來他就躲進堂裏去了。

同年，他的兄弟因為病重的緣故，他答應了到大笛里去看望他。

陶嘉尼亞神父給主教的信裏這樣說：「因為不習慣乘車和舊病復發之故，他不能忍受車馬的顛簸，當



◁ 堂新之建重後世去鐸本聖 ▷

他抵達柏士弱的時候，他說再不能前進了，他感覺自己漸漸的弱下去。道路是蓋滿了冰和雪，在上去大芳山的時候，他的心病已發作得很厲害了，他走下馬車來攀上山去，他們想從圍籬上弄根手杖給他，他拒絕了，因為他說：「這是偷別人的東西」，他們碰到了一個賣捧桿的人，於是他以四塊多錢買了一根；他就這樣的走完三四公里的路，有時乘車，有是步行。」

到了柏士弱，他再不能挨下去了，他需要回轉，當他在路上時，他碰到了一部車，坐滿了來這裏朝聖的教友，他們大感失望而將要離開這裏。他們看見他的時候，立刻認得他，就回過來跟他走。在這羣人中，有些已經四十年之久沒有辦過告解了。

「你懂了沒有？」管堂先生對他說：「天主親自把你帶回來做最中他聖意的工作。」

他沒有回答，他的靈魂的力量已復元，他再不感到疲倦，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坐在聽告架裏聽聖功。

他的兄弟不停的催促聖本鐸來見自己一面，聖本鐸沒有答應，他連送葬也沒有去，因他不能確知自己還有多少精力，但自此以後，他克己的工夫已達到最高峯的一點了。

他一生的大誘惑也就此完結了，他已走到最危險的一塊地方的邊緣，再踏前一步，他就要掉下去；可是他克服了這個大誘惑；這個誘惑反而助了他，使他的靈魂得到完全的潔淨。他沒有經驗過更危險的誘惑——因為它戴上爲了天主的愛的假面具。

第七章 生活較好的一段

一 健康是真壞透了

維納的神父不停的做事：聽告解，回別人的信，聽別人訴苦，哀矜，還債，忍受副本堂神父的壞脾氣，撒殫的惡計，牙痛和胃病，鬚毛襯衫的刺痛，缺乏睡覺和食物：還加上他對於自己的聖召的懷疑，和自配不上天主的感覺——我們一定要把所忍受過的一切同時提出來，因為所有這些事情都是同時壓在他的肩膀上，——誰可以像他背上了這麼多的十字呢？我們不能否認他要逃走的緣故，不是因為魔鬼的引誘，却是因為他的肉體吃不了這麼多的苦。維納神父的健康是真壞透了——他的可憐的肉體，再不能再忍受多一點磨難了。幾年後，他得到一種痛苦不堪的咳病，這個咳病使他常常不能睡，雖然魔鬼這時對他也完全失望了。

天主拒絕賞賜這個可憐的肉體一點休息，但這個肉體還忠於牠的職位；也不知怎樣的，牠只極力繼續他的工作。整件事實都是十分玄妙：一位醫生在聖本鐸死前十年多，曾檢驗過他，這醫生說：「依照他身體的狀況和他度的那種生活，科學不能夠解釋，他怎麼仍能活着」。生命上最低限度的需要他已經沒有了，但是他的熱切的活動却沒有緩慢下去，有的時候當他強迫自己做當時要做的工作——講道理或是聽告解

一時，我們可以看見他團皺起來，好像他的精力完全給榨取出來一樣。但忽然間，他的工作把他精力拖回來，聖寵給他缺乏的力量；鐸品遮蔽了他人性的弱點。

直至臨終時，他還是一樣的敏捷，給人的忠告還是很清析和毫不遲疑的，視覺也是一樣的靈活，聽覺一樣的敏銳；只有他的聲音是差一點，但他永不節用牠。最使人驚奇的是他的和霽的性情，不拘是疾病，痛苦，疲憊與年齡，牠們都不能改變一點他的溫柔的性情。當他離開告罪架時，他對人類的罪惡終加以壓倒；當他從祭台下來時，他的眼淚從眼裏直瀉下來；他虔誠的哀禱，使到他全身震動；每天混合在一大隊的羣衆裏，——在路上，在更衣所裏，在堂裏的任何一個角落裏，都是你推我撞的，但他却從沒有失去他的笑容，他的溫柔，他的全備的禮貌。

他之所以成聖，就全在這一點。對於規則的事，他是極度的剛強；對於別人的弱點，却是寬柔無比；對自己，是一點憐惜都沒有；對於別人就只有溫柔與仁愛。「亞爾斯的本堂神父」蒙年神父這樣寫，「從來沒有比別人先坐下來；從來也沒有讓別人立在他面前的」。不拘什麼恭維的言語——就是最謹慎的——他都不接受；每次碰見人的時候，他都是這樣說：「你好嗎」？我們知道他不好交際：「爲說話而說話」，爲他是浪費光陰。雖則如此，當他款待他的其他的司鐸，親屬和朋友的時候，他總是興高彩烈，談笑風生。雖然他對於與天主沒有關連的事，是沒有一點好奇心，但事無大小，他都看在眼里。他從來沒有看過火車

，他也不想看見一部，當別人對他提起的時候，他說及厄里亞先知的火焰一般的馬車，他常常都是這樣把正在言談的題目，很靈巧的引導至超性的境域；他的意思是不拘做什麼事情，我們都不應該離開這塊超性境域的地方，因為我們在世唯一的工作，就是拯救我們的靈魂。

無疑地，他有天賦的聰明和才智，而超性的智慧，使他知道怎樣利用他的才能，本有的才智，因着超性靈能的協助，好像他的性靈變為更豐滿，更充裕了。我們有數不盡這麼多的紀錄關於他的反駁：有愉快的，有幽默的，有鋒利的，有深刻的。

有人替一位貴婦向他要點聖骨，他的回答却是很幽默：「讓他自己造成聖骨吧」——還有一個人問他怎樣去天主那裏，他回答說：「朝直走像礮彈」樣就得了」。

「死不過是我們肉身的洗滌吧了。」——「這個世界不過是一個堆棧。我們停留在那裏不過是一息間的時問。」——「死就是我們的賠償」——「當你去辦告解時你該要明白清楚你將要做的什麼；你是將要把我主耶穌從十字上脫下來。」——「我們應該十分恭敬的劃十字，我們從頭上起——那是首領，創造者，天主聖父；從來是心，是愛，生命，救贖的表記，就是天主聖子；再後來是肩此力量的表記是天主聖神。」——「每一事物都提醒我們的十字聖架。我們本身的樣子也是十字的形像。」

所舉的例子不是一種美麗的詞句，而是從默想中得出來的，我們應該慢慢的細嚼閱讀——以成爲我們

靈魂上的神糧。這些語句的作者不是一個不可以接近的聖人；相反的，他不過是一個像我們一樣的人；他吃，渴，睡，想，都和我們一樣，所不同的就是他接受了天主的默感，在神學上，上面所舉的例子是一點也沒有錯的。聖本鐸慣常用的一句句語給予蒙年神父很深刻的印象。「聖人的心是液體」維雅納神父從沒有讀過聖多瑪斯的超性學，在這本神學書裏，這位聖師曾說過相似的語句：「愛情的第一效驗是把心化為液體。」

有人說：聖寵勉強了我們的本性，但在聖本鐸的行實裏，我們有最好的例子證明這句話是謊謬的，而這句話的反面才是真確的。聖寵幫助我們受了傷的本性結了疤，使它復元了本有的全備德行。在這本的自傳裏——包括着不平常的生活，有些異教徒還說畸形的生活——我們找出法國村夫最忠實的典型。他所有的性格——詭謀，機智，禮讓；和禮貌都是滋養在堅固和磐石般的基礎，就像聖貞德和聖方濟各一般，這種性格沒有慢慢的磨滅了，相反的，它們漸漸更顯現出來，在他後半段的生命，他更能完全的發展自己了。

照理，他這樣過份的工作，度着絕對嚴厲的生活，磨難他的身體，應該會影響到他的性格——最少令到他的頭腦不這樣地清爽，但事實是：他的精神一點也沒有受損，正如他的五官至死還是一樣的完好。醫生和心理學家，一樣的解釋不來這件奇異的事，福德來（*Frend*）著名德國心理學家最喜歡用「抑制」來解釋每一件事物，所以在維雅納神父的情境中，他定要說：「維雅納神父支配環境的時候，多於受環境的支

配」。因此我們應要打從別的地方找尋這樣特別事的理由——超性的。

在過去的頁數我們不停的說及一個題目——祈禱，求得聖寵，天主對祈禱的回聲；現在我們應該仔細點研究一下這個題目。

二 愛慕與聽命

「維雅納神父差不多再不祈禱了」你或許會這樣說：「他依戀和惆悵地回憶起他的童年時代，當他在牧羊時，他怎樣的能有空閑時候給他安心默禱。他嫌惡他的新生活，他悲歎自己現在再不能常常的有時候來祈禱，因此他三次的企圖要逃走……」你儘可這樣無了結的說下去。

天主知道自己爲這位聖人所定下的計劃，天主比我們的聖人所知的更爲清楚，比我們所知也更清楚。當天主把他召回做這種工作的時候，定以他所行的祈禱爲他需要已够了。或者維雅納神父雖然在祈禱中，但沒覺察自己在祈禱。假使他以爲天主派了他做瑪爾大（*Martha*）的角色，那麼，他是誤會了。

「瑪爾大，瑪爾大，你因爲多事操心過忙……」

聖本鐸的生活雖然是這樣的勤勞，這樣的忙碌，但是他却永遠都不會從我主耶穌的口聽到這個柔和的責備；他在整整三十年中，沒有一天的休息。

我們這樣的把天主的朋友，分類出外修內修，又有甚麼意思呢？外修的標準也不過以祈禱來量度，維雅納神父過着像瑪爾大的生活；其實他却是瑪利亞。

他說：「我們祈禱越多，我們越要祈禱，我們的祈禱也越覺卑微」。維雅納神父渴望着能够行更多的祈禱，正因他行了這麼多的祈禱，這麼大量的祈禱，因為他活在祈禱裏——像一條魚，牠活在水裏，但他覺不着自己在水裏，雖然牠需要整個巨海洋的水，才能感覺牠是活在水裏面。就打算在最幽隱的苦修院裏，維雅納神父也不會滿足他的祈禱的慾望，因為他所要的是整個的數量，而天主特選之器的渴望，只有在天堂才能得滿足。

祈禱是什麼呢？主要的是有指定的方針。一個人安置好他的思想，言行，身心，連同他以為是最輕微和最沒有意思的舉動，使他們朝着予人酬報的光明走去。一位修女很熟練的整理一個傷口，或機械式的打掃廚房，她引着綳帶和掃帚朝着天主走，假使她有堅強的信德和愛德，她所做的一切都成爲祈禱，雖然她開始工作時沒有直白的說：「主呀，我把我做的工作獻給你」。維雅納神父自從知道自己除了舉祭和念大日課經外，他再不能額外保留他一部份的時候單爲天主，爲默想或誦禱之用的時候，他定下志向，不拘做什麼事情都是爲光榮天主的，他這樣從朝至晚的工作，直至休息的時候，他和天主好像再沒有什麼簾幕相隔開了。他再把天主找着了！其實他一分鐘也沒有和天主分離過——他才快快活活的躡身入天主的懷抱裏。

一個靈魂需要些特別恩典才能達到這個程度，我們不能渴望這樣就得這樣的，這是一件禮物，免費的，但仍需要代價才可買得來的，禮物不是要交換的——就算可以交換，也是很不相稱的交換。一個靈魂所給予天主的是很微小；其餘的都是天主給予我們的。假使天主拒絕給予我們，我們也不能說他不公平，但天主永遠都不會不愛我們的。

爲着得着天主的禮物，你們聽聽亞爾斯的聖本鐸給予天主的代價是什麼：

早上那怕只是一秒鐘的工夫，他把身心歸向天主感謝他賞賜他的生命，他跪在聖龕前，深信所有一切有生命的，能思想，能呼吸有靈之物——特別是他自己——他們之所以能活着，思想，和呼吸完全是因爲聖龕裏活着的基督的能力。我們爲什麼要在深奧抽象思想中找尋天主呢？他的天主性和人性不是都同在這一塊小小的麵餅裏嗎？神父只要說幾個字，天主自身就降臨了。這件高貴的禮物是我主耶穌自己——是降生的基督，給釘苦架的基督，復活的基督——和天主聖父天主聖神同性同體的。這裏才是世界真的中心點。只要看看這件禮物，已是很足够了，但是神父還能用手觸摸他，司鐸們還把他放進口內，作爲他們靈魂上的神糧。

註 ① 正確一點的說接受：因爲我們不能給予我們沒有接受了的东西，就像理維亞 *Jaques Riviere* 說：天主教最能使人生氣的一點就是：不拘怎樣做一個人總不能得到他有點功績，因爲他能做善功的善意和力量也是天主給予他的聖寵。

，假使我們能够整天的保存在我們心裏，我們在聖祭內領受了的天主，我們什麼艱苦也不怕，什麼磨難也可以忍受了。

「我把他放在右面，他就停在右面；我把他放在左面，他就停在左面，」亞爾斯的聖本鐸當說到在聖體聖事內的天主時，曾這樣說：在這裏，我們得到聽命最大的教訓，當天主在我們靈魂裏的時候——每個沒有大罪的靈魂，都有天主在裏面——我們也應該讓他指揮我們的一切，決定我們一切的行動，他對我們說：「向右轉！」我們就應該向右轉。他說：「向左轉！」我們就應該向左轉。天主住在我們的靈魂內，我們要退讓，讓天主來執政。

「當維雅納神父在祭台下講道理的時候，他常常給耶穌聖體感動，至幾不能言語和呼吸。」蒙年神父曾有這樣記載：「聖本鐸有一天說：

「我們信德內的對象好像離開我們有九百英里遠——好像天主和我們相隔有一重海。假使我們有聖人的活潑信德，我們將要像他們一樣，看見我主耶穌；有些神父每天在祭獻中看見我主耶穌」。

聖本鐸有沒有親眼看見過我主耶穌？我們將要說到這一點。現在讓我們看看他奉獻點什麼給天主。

我們已看見了，他在一天裏爲他最重要的事是聖祭；所有其餘一切都從這事開始，從這事推動進行。他

在舉行聖祭時也不是太快——爲恭敬之故，也不太慢——因怕惹起別人的注意；此外，蒙年神父這樣告訴我們：「他寧願顧全別人的利便，不寧願單尋求自己的私意和熱心」。有一位來朝聖的人，他輔聖本鐸的彌撒已有好幾次了，他注意聖本鐸所需要的時間，比別的神父較長一點的地方只在領聖體前。聖祭內的禱文完了後，我主耶穌和他的僕人就作一次密談。維雅納神父熱情溢滿的望着隱藏在麵形內的耶穌，他的口像在說話的樣子，他停下來，他好像在聽——好像再說話的，然後很費力的，好像一個朋友將要和一個朋友分離了的——遲疑了一會兒才把麵形嚥下去。

另一人述說：「有五分鐘的時候，他像忘了一切，完全浸溶在天主裏」。他流淚。我們看見他望着麵形，有時候是哭泣着；有的時候是微笑着。

有一天，他天真的自承他敢向我主耶穌這樣說：「我的天主呀！假使我知道我將會這樣的不幸，不能永遠享見你的聖容，我現在就不讓你脫離我的手了」。

直至感謝經念完後，他好像溶化在天主裏。在講要理時，他曾說「當我們領聖體時，我們的靈魂是浸溶在愛的甜蜜裏，像一隻蜜蜂在花裏一般」。

但過後他要回到戰場上了。

因爲他的工作是這樣的不安定，他的思想也常常分散開來。爲着能使他整天有固定的思想，他每天選

一些重要和簡易的道理做默想材料，他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在這端道理上。主日默想聖三的道理；瞻禮二默想天主聖神；瞻禮三護守天神；瞻禮四天堂；瞻禮五聖體聖事；瞻禮六耶穌苦難；瞻禮七無原罪聖母。

同樣的事，他的大日課經也依據紀念耶穌苦難的情境來分配。

默想這些道理後，他默想聖人的行實，這爲他是毫無困難的事情；每位聖人在聖教會內都有他的地位，像維雅納神父，他自己有他的更衣所和聽告座一樣。

「我的天主，我的萬有！」

這短短的誦句，從來沒有停止的，在聖本鐸腦子裏盤旋，或在他心裏低唱，像一隻金色的蜜蜂一樣。當他坐在聽告座裏聽聖功，或教訓別人的時候，就像有兩個人在他身內的：一個呢，在按來辦告解的人的需要，分給他們天主的恩典；別一人在說：「天主！我愛你」。第一個之所以能够這樣快捷準確的應付別人的需要，正因爲有了這第二個愛慕天主的人的幫助；第二個人也沒有因第一個人在工作，而把愛慕天主和祈禱的事務分了心。他的意志立好了，其餘的自然會照樣做去。對受造物，他完全是主動，自動的爲他們服務；對天主，他完全是被動的，他只有愛慕與聽命。

當維雅納神父施天主的恩寵予人的時候，沒有一分鐘他不是不在接受天主的聖寵，所以我們都驚奇他怎能這樣維持下去。

三 神交密談

這裏，你可得到他能够這樣生存下去的秘密。他用不着渴望「最好的一份」，在他的憂慮，他的誘惑，他的苦難和每天的過份工作上，他已找着「最好的一份了」。他好像是柔弱，但他却是堅強；他好像是疲乏，但他是隨時準備作任何的工作；他像是苦悶，其實他是快樂；他的荒涼孤寂的情緒，是不可與天主賞賜給他的安慰同日而語。

他好像再不是活在這個世界了，他孤獨的離開人羣，好像已在享受了天堂的永福；不過不拘什麼事情，他總是一樣地謙遜的忍受了；雖然能看見和感覺到的慰藉，在神修的路上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天主却不會輕視它，而不賞賜給他的聖人們，讓他們先嘗嘗一點肉身復活後的天主真福，或許維雅納神父在舉祭時，他的肉眼會看見我們的救世主——所有血肉和筋骨。但不管怎樣，有很多次我們發現他和聖母在談話，而且有的時候從他無意中流露的言語，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他的小聖堂和他破舊的寢室，常常有客人從別一個世界來看他，天主在這裏聽朝！

因此：「你晚上是在祈禱嗎？」在他生命將要終結的時候，陶嘉尼亞神父這樣的問他。「只是當我覺醒的時候，因為我沒有多少時候了，我不能浪費一分鐘的工夫。」——你睡在一塊木板上。你睡覺的時候不

見得會是很長吧？」「啊」聖本鐸樂而忘形的回答：「我不是常常睡在木板上的……」但他沒有說下去。陶嘉尼亞神父也沒有再問下去。

在一八五九年，有一些工作需要他的指導。「我也不大清楚天主的聖意」他說。斐洛默納(Philomena)到來。她從天堂裏來——她是美麗，發出亮光，四面是一片的白雲環繞着她。她向我說：你的工作是的，因為最高貴的工作就是救靈的工作。」

他不是常常把這些事情說出來的，相反的，因為尊敬和謙遜，他常常極力的把這些特別的恩寵隱藏起來，雖然是這樣，但有兩次——一次對陶嘉尼亞神父，一次對某年神父——他曾說過晚上的訪問者——這一次不是魔鬼；更有一次是一個聲音，——一個很柔和的聲音——低低的在他的耳邊說：『*In Te Domine speravi non confundar in aeternum.*』「主呀，我的希望完全在你的手裏，不要永遠的讓我逗留在惶惑中」。

他們建議或許是他的護守天神，他沒有說什麼。沒有信德的人自然有他們的解釋——他不過在做夢。假使他是在做夢的話，別人也在和他一同在做夢了，因為有一次仲理挨夫人（她是常常為聖本鐸的善功去募捐的）在一八四〇年五月八日早上到亞爾斯來，因為她有一個大量數目的錢，要交給聖本鐸，所以加大利納把她帶進住宅裏。當她走上樓上去的時候，她聽見兩個人談話的聲音，一個很柔和的聲音在說：「你想要什麼呢？別一個——是聖本鐸的——回答：『啊極仁慈的母親，我求你賞賜罪人改過，憂苦的得到安慰，

病的得到救助；但是我特別求你垂顧一位教友，她已病了許多的時候，現在假使她不能得痊愈的話，她只求得到善終」。

很湊巧的，聖本鐸所祈求的，正是爲仲理挨夫人自己，「她一定會痊愈的，不過現在還不是時候」，一個聲音這樣回答。仲理挨夫人一分鐘也不能耐下去了，她把門推開來，「你看我覺到怎樣的驚奇」！她說「當看見一位貴婦高度是適中，穿上一件長白閃亮的衣服，有金的玫瑰印在上面，她立在火壇旁，她的鞋像雪一樣的白，她的手戴上最寶貴而又發光的鑽石，她的額是給閃亮像太陽的星環繞着，我覺到頭昏，當我把眼睛抬起來看她的時候，我看見她很甜蜜和霽的微笑着。

「我的好母親呀！」我呼喊出來，「帶我到天堂去吧！」

「再過些時候吧！」

「啊，我的母親，現在正好」。

「你永遠都是我的孩子，我也永遠都是你的母親」。講完後我就看不見她了。

當仲理挨夫人回復了知覺後，她看見聖本鐸「立在檯旁，雙手緊靠着胸前，他的面孔發亮，眼在凝視着。」她害怕他是死去了，上前去拉拉他的衣服，聖本鐸說「我的天主呀，是你嗎？」

「不，神父，是我。」

維雅納神父的靈魂像從天堂裏回轉來的。

「你看見什麼？」她問

「一位貴婦」

「我也看見，她是誰？」

「假使你提及這件事的話，我永遠不許你再踏進這所房子裏來！」

「神父，我可以告訴你的猜想嗎？我想是童貞聖母。」

「你沒有猜錯。」

他對自己加上一句說：「和聖母，聖斐洛默納在一起，我們是怎樣地愉快的過日子！」

這種的訪問，不是新近的事。在一八二八年，一個婦人要想去辦告解，但聖本鐸和一位很高貴的女人
在更衣所裏談話，她的穿着很雅素，是那個時代的裝束，不過衣服完全是白色的。當那位高貴的女人走了
後，這個婦人跟着就跑進去。

「你剛剛怎不進來呢？」維雅納神父問。

「因為你在談話呢，神父。」

「啊，你看見那位夫人嗎？」

維雅納神父沒有再說什麼話。那位神秘的貴婦已不見了。別一個傳說或許是另外的一個故事告訴我們，聖本鐸說：我的孩子，你所看見的是童貞聖母，這是一個很大的恩典，不要對任何人說及這件事。

他有一個常來他處辦告解名方濟各賓丁的，他已在他處一連辦了七次聖功了，但他仍感着靈魂上不妥當，他以爲自己犯了大罪，所以他不敢去領聖體，他跪下來，預備去做第八次的告解，正當這個時候，維雅納神父不理他，就立起來和一位夫人說話，這位夫人是「異常的美麗，穿淺藍色的衣服，比神父更高一點。」

他們談話了——靜默的談話，聽不出他們的言語的——有半個鐘頭的工夫，那位夫人充滿仁慈看着方濟各賓丁，「他感覺着好像一個很重大的負擔，從他的肩膀上釋下來，聖寵像泉水的湧進來他的靈魂裏。」後來他把雙手捧着他的臉，幾分鐘後神父把手放在他的肩上，門是沒有開過的，但那位夫人已不見了。

「走吧！我的朋友」聖本鐸溫柔的說：「平安的去吧！你用不着來辦聖功了，天主的聖寵確實的流到你的靈魂上了。」

因爲他曾看見瑪利亞，滿被聖寵者。

經過上面的講述，我們隨便聽了什麼關於聖本鐸的故事，也不會覺得奇異了。有一位年青的神父，當他在亞爾斯度過一個假期的時候，有一天，大約午夜的時候，他注意到一個異常的亮光在聖本鐸的屋頂顯

現出來。還有一次沙郎（*Chalon-sur-Saône*）的本堂神父，看見維雅納神父在念夜課時——正確的一點說，在念愛德誦時——慢慢的從講壇上昇起來——直至他的脚突過講壇的邊緣上。」

或許，我們聽了下面的奇怪的故事，也再不會感覺到驚奇，這個故事是維拉方（*Villevrauche*）的一個很實際，而不是專務祈禱的婦人講述的。當她跪下來吻他的手的時候，她聽見他「嚴肅的但十分有禮貌的說：「啊，不要拿了我的指環！」

於是他看見了——從來沒有別人看見過的——一隻光芒的金戒指，在他的左手第四隻指頭上。根據我們所知道，聖本鐸在世時他的靈修生活所有一切的階段已經過了，他的人性所能接受的一切他也有了，除開享見天主的本性本體。他手上所戴的是靈魂上婚配的戒指，像聖女加大利納，和聖女德助撒她們是配給天主的了。聖若望就十字架者告訴我們：「這種靈魂上的婚配是不準許有苦難的」——不過爲了增加我們的功勞，天主也有時會破例，——他的母親就是一個例子。

第八章 臨終

一 末了的時日

自從一八五三年的一次的逃亡後，維雅納神父再沒有這種念頭了：不管他喜歡不喜歡，他得一世做本

堂神父了，他也知道這個了。

賴蒙神父已經走了，魔鬼也走了，但身負疾病，老年和朝聖的人——在他最後一年有百萬多——都還留着，不過主教給了他助手。他們的住宅是建築在一塊方形地上，而聖本鐸所得到的安慰，就是知道他自己死後也有別人來照顧他教區裏的靈魂。不過很顯明的，他的最重大的一部份的工作——聽聖功，教要理，講道理——是沒有人可以幫助他的。朝聖的人不是爲聽他們——助手，看他們而來的；不過最少他們可以用點巧計，使他避免些無謂的煩惱，和不需裏的工作。他們也可以照料他，聖若瑟院和上智院的修女，聖家的修士，他的僕人，市長和幾個他的安住下來這塊地方的朋友——居柯朱達安（*Quoi Julien*）偉利（*Varet*）巴子（*Pages*）——也很幫忙他。

他只好讓他們這樣做，他吃得比以前好；午飯時他有一點肉食和喝點酒；寒天的時候，他們私自在告解座下鬆了的木塊下，放進了一隻暖爐讓他的腳。此外，他還要習慣再不受別人凌辱他和反對他；他得接受，尊敬信任，拜服。所有這一切爲他不過是補贖，最少他沒有誤會那些好人對他的意見。他天賦的敏感告訴他自己不是什麼重要的人物。他最厭惡是世俗的名譽地位，他看見別人功高位重的，他簡直是畏懼到不知怎樣才好。他是比世界上最著名的法典師（*Canon*）還要著名，所以德維主教以爲用不濟把他昇上這一步，因爲這樣，當查拉當（*Chalandon*）忽然的把這個銜頭加上這個上了年紀的人的身上時——一八五

○年，十月廿五日——他只好屈服的讓他們把帽子戴在他的頭上，後來傳說，當聖神降臨誦文念完後，他迅速地回到更衣所裏，把絲和鼯鼠的披肩猛拉下來，當別人告訴他這樣做是侮辱主教的，他才把披肩再穿上來，但他很當心的，只躲在黑暗的地方，他回到住宅時，就像被判了死刑一樣。自此以後他沒有再穿上這件可怕的披肩，他把牠賣了，所得的錢他給做爲教區的基金。

兩年後，（*Castellane*）嘉土地蘭的侯爵，（*Trenouar*）的副提督提議，和民衆裁判部的部長也推舉，維雅納神父領受拿破崙第一設立的尊榮爵位，那時正爲皇帝的生日。

那個報告這樣說：

「人民對於亞爾斯的本堂神父的信托心是無限量的；他們有的是足以移山的天神的信德。很多聖本鐸的行實是不能以自然律來解釋的」。

這裏順帶一筆，現在的一個公務人員，假使他讀到這樣的一個報告，他將要作何感想？市長把這個消息報告了維雅納神父，他頭髮也不動一根的問：

「這是不是說我的貧苦的人民可以得些什麼利益呢？」

「不是。這不過是名譽上的光榮吧了」。

「這樣嗎？假使對於你是沒有關係的，就請你告訴皇帝，我不要這個銜頭了」。

市長當然沒有依照他的說話去做；但是聖本鐸不讓他們把獎章扣在他的衣服上。

他對一個來替他繪畫的畫師說：

聽我說話吧：畫上我的律師的帽子和獎章；下面就這樣的寫：空虛：驕傲」。

他恐怕天主會這樣對他說：「去吧，你已經得到你的酬報了」。

這些小事，引起許多旁觀者的譏笑——因為一個聖人當他要護衛自己謙遜的德行時，能造成許多很有趣的笑話的。他實行護衛他的謙遜，他害怕畫家雕刻家和拍照的人，一個畫師成功了替他起了一幅畫稿——因為這價，他差不多給聖本鐸拋出門外。

在這個時候最使人注意的有兩件事——一件是極大的喜悅；一件是極大的憂慮，喜悅的是：一八五四年十二月八日教宗必約第九位定立聖母無原罪為信德道理。我們不要忘記維雅納神父把他的教區奉獻給無原罪聖母；曾把一個小的，自己聖過的立體聖母像放在村裏每一間屋裏；曾把他教區內所有教友的人名寫在一條絲帶上；絲帶是放進一個心形的小金盒內，小金盒是掛在一個會顯過聖蹟的聖母像上。但我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曾親眼看見過無原罪聖母。為特別恭敬這個瞻禮，他在做大彌撒時穿上件華麗無匹藍天鵝絨有金像的祭披。他跑上講壇上講道理，黃昏的時候，他自己去打鐘，使信友們把燈照耀起來；他在街上領導着燈火遊行，因為他從來沒有懷疑過童貞聖母是染有原罪的，天主一造聖母時，她靈魂上即無染原罪。

他的重大憂慮也是關於聖母的。關於她的發顯在（*Tasaleto*）沙棘。一八四六年她在這裏哭着對兩個牧羊孩子講話，她托予可怕的秘密給（*Melanie Mathieu*）米蘭尼馬弟亞和（*Marimilien Giraud*）枝盧，兩個孩子的名，別人都是這樣傳說，用不着說，別人都懷疑這些故事，維雅納神父却立刻相信了這件事實。但在一八五〇年，枝盧這男孩子是被人領到聖本鐸這裏來，他是一個奇異的孩子，而且他對於這些反覆的詢問是感到厭倦，最少他給維雅納神父的回答是這樣的模糊，神父也開始感覺到有點懷疑。（*Grenoble*）居勞的主教所決定的，使他安心一點——但一點懷疑的心還是保留着，他放棄了他的一種神業功課，他以爲他這種善工給予他太多的偏情喜樂。他的意思是天神之后除了秘密的發顯給他外，現在却公然的發顯給兩個小孩子，他等待一點的表示，他已等了八年的時候。後來他才放棄了，因爲他需要一個數目不少的錢，他向沙棘的聖母祈求，後來他就得到這絲毫沒差的數量了，此後他最後的一點懷疑也消滅了。

他所感覺的憂慮也不過是像一點的暗影，意大利的戰役，教皇的地位，法國的局面。有人說他曾預告一八七〇年的戰役和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這或許是我們知道他能一眼洞穿將來的事實。不過不管怎樣，他常常都是安祥的接受一切，因爲他已習慣把人類的災難，妥適的放進天主的計劃裏了。他以爲除了感化活着的人，和爲死了的祈禱外，世上沒有更嚴重的工作了。

要描寫他在世時他靈魂上的情狀，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是極度的快樂；他常喜歡的迎接死。

二 最後的降福

當他年老的時候，他的長而鬢的頭髮已經斑白了有二十年了。我們不能想像他能够會更萎縮，消瘦，頹容，衰弱。蒙年神父說：「他的身體給予你，他不過是一個影兒的印象」。——事實我們可以透穿這個肉體，看見他的靈魂燃燒在雙沈下去的眼睛；從一個透明和黃色的臉，和手照耀出來」。他給一個不斷絕的咳纏繞着，當他下樓的時候，他要扶着牆才可以走；他常常都是快要死的樣子，但還不會死，到後來別人都相信他是永遠都不會死的了。他們以為天主賜給一個特別的聖寵使他的靈魂，爲了繼續他在世拯救罪人的工作，持久的活在一個殼，一個乾屍裏。他們說：一個屍體既然已活了這許多的時候，我們找不出什麼理由他不這樣繼續下去，直至世界末日。假使天主的上智是這樣安排的話，那嗎，維雅納神父可以永遠留爲亞爾斯本鐸，天主曉得這個世界是怎樣需要他呀！

他日常生活的方則一點也沒有改變過。他每天照常的聽十六或十七個鐘頭的告解。他有規律的在靠近聖母小堂的講壇下講道理，講天主的聖善。不過他祇可以用手勢，表情和從眼中流下來的淚來講道了，因爲他已經沒了聲音了。人都要和他更親近點，整個世界都給這一個衰弱而上了年紀的老人，從睡夢裏拖拉出來。他們爲着接受他最後的教訓，他的最後能使他們的靈魂再活過來的降福。常常空氣是混濁不清令

人難以呼吸的，不過他像從來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事實是他避隱着他所忍受的苦難的範圍。他決定死在工作裏，因為天主既然不讓他度着他所渴望的隱修生活。他看見他死的日子臨近了！我們儘可以相信他知道確實的日子。他不高興一個星期一個月的在床裏度他的日子，他把他所有餘下些少力量積集起來，他的意思是把它完全用盡了才算數，他對於這一點是十分清楚，他再沒有更清楚的打算了。

他現在習慣說及他的死了：「我們都要死的——死一定要來，而且不久就要來。」

一八五九年聖體瞻禮，他沒有舉起聖體發光，他只給他的教友他的「最後的降福。」

同年七月十八日仲理挨夫人——會親眼看見聖母的一個——去拜望他。

「我只有幾天的命了，」他告訴她：「我得要點時候來預備，不要告訴別人，他們一定都跪到來辦告解，我將要應付他們不來了，……不過我不知道，」這裏他哭着說「我已盡好我鐸品的本份否？」

「神父呀，你求天主賞賜你多點時候和我們在一齊吧！」

「不。天主不答應我這個。」

「那嗎，神父呀，你死在那一天呢？」

「不是在這個月底，就是下個月初。」

仲理換夫人在他死後的一天回到亞爾斯。

那一天是七月廿八。天氣更熱透了。他們都說，那天午夜的時候維雅納神父到堂裏去。他在房裏和樓梯上跌了好幾次，雖則是這樣，他仍是照常工作。」但當黃昏時他回到屋裏，他暈倒在椅上。

「我再不能繼續不去了」他說。他除了微笑外，從不向別人訴苦。

「罪人將要害殺罪人……啊！我認識一個人，他一定要好好的受刑罰，假使他不是到天堂的話，我常常都是這樣的想，就算沒了天堂的永福，我們只要在世上能够愛慕天主，服侍他，和給予他光榮，他足夠我們的享受了。」

這一次，他的最後一天真要到臨了。早上一點鐘他叫（*Catherine Tassasne*）加大利納。

「我的臨終到了」他說「你快打發人去叫（*Jassan*）亞爾山的本堂神父吧！」

管堂先生常常是像他的影子一樣跟隨着他。那一天他發現他睡在床上像冰一樣的凍了。陶嘉尼亞神父來到，他找說話來安慰他。

「聖女（*Philomena*）斐落默納一定像在十六年前一樣的醫治好你的」。

「雖然是聖女斐落默納也沒有用了」。

這是第一次朝聖的人不能看見他下來，有些人跪到他的床邊辦告解。

早上，他讓他們放一塊床褥在床上。什麼放到他的唇邊他就喝什麼，有些蒼蠅飛在他的臉上，當一位聖者瑟修會修女用一塊手巾把他們趕走的時候，他柔弱的說：「把這些可憐的蒼蠅留下來給我吧，除開罪外，我什麼都不憂慮」。

他的告解是簡單清楚和實際的，沒有失望的痕跡，也不是心神超拔的樣子，他好像是快樂。

朝聖的人都圍攻他的房子，他們送物件上去給這臨死的人祝福，有些人享有特別恩寵的，親自領了他的降福。一衆的人擁在方街裏哀懇他，他從他的床裏降福他們，小小的鈴聲告訴他們，他的手舉起來了，於是他們都俯伏下來。

亞爾斯成爲一塊祈禱和流淚的地方，教友和朝聖的人們都熱烈懇切虔誠的向聖女斐落默納。祈求，盼望她爲他的朋友發一個聖跡，一個「緊合着雙手，來求她轉達天主爲他治病，他凝視着她，一言不發，於是她做一個手勢，表示這是不可能的」。

聖本鐸就這樣的度過四天，有一個立在旁邊的人說：「我不看見他的唇在移動，不過他的眼睛是穩定的向上面朝，好像他在默想，我相信當時一定有些異常的事在他靈魂內發生」。

星期二，三點鐘的時候響着的鐘聲告訴我們，我主耶穌到臨聖本鐸的住宅了。「二十多位司鐸抱着蠟燭，在前面引導」。

他說：「最後一次領聖體是哀傷的事情」。

沒有人扶助他，他自己坐起來，雙手埋着，眼淚從眼眶裏湧出來，他的聽聖功的神父送聖體給他，後來就傳終油。

黃昏的時候，卑利主教來看望他，維雅納神父認識他和感謝他。早上兩點鐘的時候，正當年青的蒙平神父在誦禱爲臨終的經文——（*Veniam illi obviam Sancti Angeli Dei et perducant eam in civitatem caelestem Jerusalem*）的時候他「毫無掙扎，毫無痛苦」的在我主耶穌的懷中睡着了。

在新耶路撒冷，那一天有極大的喜樂。

三 逝世

後來就開始傳開來，他曾做了多麼的工作了。自從他死了的一天，除了哀悼和懊悔外，還來了很多很多的證人，肉體給他醫治好的，靈魂爲他挽救了的，他創立下的基業，他指導了的聖召——所有這一切都證明他不絕地爲天主工作的事業。

在（*Pauisborel*）波理保祿的油壺裏，我們可以看見聖本鐸立在祭衣所的門旁，打着手勢，告訴聽告解的人上前來。他的祭衣給吹着的風吹亂了，風是他的熱愛一個最完美的象徵，只要他一行動這些風就要

衝襲過來。一大隊——三百位司鐸，六千的信友——送葬的人在八月六日那天，都感覺到這很強有力的風，他的屍體是放在地下的一間房裏；他戴上他的硬白領。兩天兩夜了信衆們都到這裏巡禮，他們看見這位聖人像生前一樣的安詳和溫柔，他們找不到一點他已是死去的痕跡，他所遺留下來的一點物件，爲了不要給熱心的信友都拿走了起見，都給鎖起來了，婦女們都用圍裙盛滿了聖相，念珠，十字和聖牌帶來，她們把這些東西觸動他的屍體。當棺木拿進來的時候，靜寂的嚴肅，好像把握了這偉大的生命的美麗的，浸透了個中的氣氛，於是來的人都跪下來了！不，不是所有的人都跪下來。

一個不相信有天主的人看見這種情形，好像執行聖女貞德死刑的人一樣的大聲呼喊起來：「這是一位聖人」於是他感受到聖寵的激動，也跪下來了。

若翰瑪利維雅納不是給抬進墳墓裏；他是給抬進凱旋門裏了；哀悼他的人隱藏了怎樣的喜樂，他們的跟淚濺怎樣的亮光！

不過歸結起來，這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他不過是一個安份守己的鄉下小堂裏的本鐸吧了，不過他立定志向做一個完滿的，無瑕疵的本鐸直至氣息。

「這種的事情就發生在法國」——故事就這樣的說——「發生在一個世紀，當失去了，信望，愛才是光榮的一時候。

三年後（Langalerie）龍嘉萊理主教開始進行，封聖品的工作，他收下了七十個證人的證件。一八六

五年他把抄了一份帶到羅馬去，一八六六年二月六日教宗必約第九已開始進行列品的手續了，雖然照章是要等待十年後才可以的，後來因着羅馬被敵人的侵略，這件事項也給阻滯了，在一八七二年十月三十日亞爾斯的聖本鐸是被宣告爲（Venerable）。一九〇五年正月八日必約第十一以前也是像他是一個小堂口裏的一個本鐸——宣告他爲真福人而且稱他爲「所有在法國裏負擔管理靈魂的司鐸的主保」。最後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一日必約第十一在羅馬聖伯多祿堂，在三十五位紅衣主教，二百主教之前，宣告他爲聖若約翰瑪利維雅納。

自此以後他有他自己的敬禮和聖龕在亞爾斯，這裏成爲一塊聖地。朝聖的人不像以前這麼多，但仍是絡繹不斷的，聖蹟雖然不像以前的多，但不能說他們不是聖蹟，他們爲他和他的小聖女築了一間大聖堂，但這間聖堂又不能顯示他的光榮——因爲他是醜陋的——又不能說是太單簡的。因爲他有過份的精巧的裝飾，可是我們可以閉上眼睛，謙遜的在他聖龕前以精神，誠意來祈禱而且必約第九所維護下來的那座舊小堂，也是理想的藏身所；唱經樓已經沒有了，專爲不要阻礙眼睛看見一些毫無價值的「華美的物件」；但是其餘所有的一切——大小的跪凳，小堂和更衣所——都是完封沒動的。早上當聖本鐸的承繼者給予幾個信友和修女一個默想的題目時，聖人的靈魂好像還在留連在這個地方似的，同樣的，他的撲實，靜寂和祈禱仍逗留在這裏。

【完】

亞爾斯本聖維雅納傳

一九四七年七月出版

定價：港幣 一元五角

著者：Henri Gheon

譯者：王昌社

出版兼

香港干諾道中八號

發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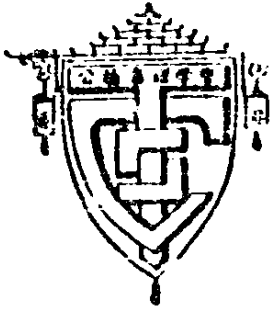
公教真理學會

皇帝行公教進行社

承印者：聖類斯工藝學校

24
209172
J7

209172
11



H. K. \$ 1.50

L-3/0005/085 VI/47